

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ト作ラレシ。此詩ノ心ハ。古來ヨリ文苑傳ニ載セアル程ノ文人ニ。廉藺相如ノ様ナル人ノ。目ヲサマス程ノ國ノ爲ニナル大功ヲ立シヲ述ヘ傳フルヲ見ルコトナシ。去程ニ今ノ世ノ鄧大夫ハ鄧景山ナリ。聞ル文人ナレドモ。人情ニウトキ者ユヘ。士卒ヲ撫ルコトアタハズ。士卒皆怨ミ憤リ。敵ヲ攻ル戟ヲ倒ニシテ。鄧大夫ヲ攻メ害セシトナリ。是浮華ノ文人スキト世ノ用ニタ、ズ。却テ大害ヲ取出セシヲイタメリ。子美ノ人品。天下ノ豪傑。有用ノ人ナルコト知ベシ。通鑑文宗紀ニ。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ムトアリ。李晟ハ唐ノ名將ナリ。張延賞ト云フ文人ト同時ノ大臣ニテ不和ナリシヲ。時ノ天子御世話アリテナカナヲリセシユヘニ。晟ヨリ延賞カ女ヲ己カ子ヘ娶ラントセシニ。延賞許容セザリシヲ。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于内ト。唐張延賞傳ニアリ。武士ハ義心アリテ。大方ハ氣分サツバリトシタルモノナリ。文人ハ柔弱ニシテ。氣分ネチミヤクシテ。蛇ヲ見ル如キモノ多シ。是經義ヲ以テ心ヲ洗ヒ根本ヲ養ハザル故ナリ。趙宋ノ王欽若。常常己ガ文材ニ誇リ。武士ヲ輕ゼシニ。眞宗帝澶淵ヘ幸シ。契丹ノ敵地ヘ臨マル、トキ橋ヲ渡ルトテ。欽若戰栗シカバ。高瓊ト云フ大將後ヨリ勵シキ聲ヲ出シ。ケ様ノ所デコソ詩ヲ作ルニ好ケレトテ。辱ヲカ、セシトナリ。明ノ太祖詩賦ノ爲ニナル。元陰時夫カ所集ノ羣玉韻府ヲ時時觀ラレシヲ。解縉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ト申ス。帝遂擲其書不復顧トアリ。然ル故ニ興國ノ君臣ハ。心ヲ經學ニ

留メラレシコト見ユ。元史商挺傳ニ。世祖留意經學。商挺與姚樞等纂五經要語トアリ。又明ノ仁宗太子ノ時。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楊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トアリ。朱子作注ノ苦心。垂教ノ深長。王應麟玉海ニ。黃氏曰。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用心如此。學者願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朱子言三十始爲集注。至老改猶未已。非艸艸看者。陳氏曰。集注遍閱諸家說。雖一句一字皆爲抄掇。旋加磨刮。翦繁趨約。不啻數百過。又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ニ。只有講學脩身。傳扶大教。使後世輩知此道理。朱文公德行知識ノ高大ハ。固ヨリ間然スベキナシ。聖人ノ道ニ入ルヲ求ムルコトハ。朱子ノ注ヲ以テ階梯トナスベシ。偏見固陋ナルハ。朱學ノ末弊ナリ。

代奕雜抄卷下終



唐宋八大家文楷

三冊 出來

代奕雅抄

二冊 出來

寬政十三辛酉年

正月吉辰

名古屋本町九丁目

書肆

本屋久兵衛梓

今時操觚之家。以著書相矜。至稗官野史詩話之流。上梨棗者。日月孔多。大抵皆蹈襲摸擬。或復臆斷

懸想。覽者弗唾棄則倦寐。求其開卷有益者。不易得耳。西島元齡鉛槧之暇。撫拾其所見聞。旁

徵瑣事。歲月之久。積累成帙。名曰坤齋日抄。蓋其考鏡明備。蘊蓄富贍。攬要咀華。刺瑕指類

辨駁異同。不遺餘力。則使讀者確然得所依據。洵足以為藝圃指南。其究心良亦勤矣。余激賞之

餘。慙慙傳播。欲俾後進者各挾一編。以朗心目也。刻成。為書卷端。以寓丘揚之意云。時著雍

困敦榴月下浣五日。林訖書於九香艸堂。

河三千敬書







剃眉	一三	髡頂物	一四
婦人爪痕	一四	脩文殿御覽	一四
煖笙焙笙炙笙	一五	欸乃	一五
祖述	一五	述者不如作者	一六
八袞	一六	尙書孔序	一七
雁有靈性	一八	畢方	一八
以塔代墳不可妄用	一九	落日兩竿	二〇
春立	二〇	百壽圖	二一
人不可不以不學	二一	坡公詩文有所胚胎	二二
伊州歌作者	二二	褐	二三
象眼	二三	中元供祖先以雞冠花	二四
王荆公客于改過	二四	棍徒	二五
熠燿東南飛	二五	欸識	二五
火主	二六	摹手	二六
湯蝦詩	二七	橫土立土	二七

坤齋日抄卷中標目

五十七則

涎衣	二七	懷中蠟燭	二七
夜半鐘	二八		
菽寺樾寺	三一	曼陀羅	三一
凍湖見狐行方渡	三二	二詩一意	三二
考亭	三三	鍊券	三二
搗衣用石臼	三五	鏤雞子	三四
迂叟	三六	小兒噉稱德萬歲	三五
以幾官稱人	三六	沈李	三六
樵堂集	三七	矢口竹	三七
不借	三八	拳	三八
檀弓句讀	三九	雀爲佳賓	三九
黑瀨川	四〇	世子	四〇
		枕草	四〇



釜神	四一	浮子	四一
屋舟	四一	寤生	四三
一字行	四四	杜牧詩	四四
蚩吻	四五	操弓不反檠	四七
馬騰園丁賣花	四七	紫微花	四八
百日紅萬年青	四八	七字	四八
楊世昌	四九	宰我爲田常所殺	四九
詩中多地名	五〇	甲子晴	五一
白雲集	五一	城主	五一
倭詩	五一	燒筆	五二
摸方巨山詩	五二	作詩八字訣	五二
蟹六跪而二螯	五三	放砲	五三
響卜	五三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五五
卻說一枝	五五	鯉魚風	五六
論語作者	五六	取名連姓	五八

坤齋日抄卷下標目

命名不謹	五八	一日百詩	五九
詩有所本	五九	門禮	五九
唐土農估竊附主人姓	六〇		
五十七則			
積句成篇	六三	飲器非洩器	六三
脩用地名	六四	黠者以烏賊墨書契	六四
飲酒論升合	六五	稱支那爲唐	六五
馮婦	六六	鯨魚	六六
杖鬚	六七	鈴索	六七
執輿	六八	方履	六八
獨立禪師	六八	妖夢是踐	六九
打夜狐	七〇	古人不滿詩有改作者	七〇
婢詩	七一	臥龍梅	七一
石菖	七二	穢冢	七二



猿鬼戲	七三	鬪紙鷺	七三
樂天墓	七四	招魂墓	七四
喪家宴樂	七五	其未得之患得之	七五
艾納	七六	巨人跡	七七
盜跖吟口	七七	狼	七七
美人半身圖	七七	黃金一釜	七八
毛寶白龜	七八	口號	七八
素面	七九	一枝紅艷	七九
焚書坑詩	七九	全唐詩話	八〇
伐松詩	八二	九言詩	八二
唐氣	八三	同時詩人有同趣詩	八三
青蟲詩	八四	多記典故	八四
旨茗旨鵲	八四	一句兩韻	八五
鍾馗詩	八五	藥石	八六
二合之音	八六	梁景鸞五鶴圖詩	八七

山人	八七	木下人	八七
風帶	八八	暴庭	八八
樂天無兒	八九	我馬玄黃	八九
放鄭聲鄭聲淫	八九	君子國	八九
燕毛	九〇	乾坤百戲場	九〇
萬物皆備于我矣	九一	魚清羹	九一
子者男子之美稱	九一	王粲覆棋	九一
省字	九二	王孫賈	九三
薩天錫詩多踏襲	九三	傲不可長	九四
六十八則			



# 坤齋日抄卷上

西島長孫元齡著

## 古者以銅爲兵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鑄三鐘。杜註云。古者以銅爲兵。說者以爲金者五金之總名。鐵亦可謂金。銅恐不可爲兵。余云。鄭以鑄三鐘。則金之爲銅明矣。古者以銅爲兵器。有明證在焉。漢書食貨志。賈誼諫云。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註如淳曰。古者以銅爲兵。秦銷鋒鋦。鑄金八十二。又韓延壽傳。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陶弘景刀劍錄。夏禹子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二銅劍。長三尺九寸。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隋王度古鏡記。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東



觀餘論銅戈辨云。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按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註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註曰。古者以銅為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母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為純鈎。越王勾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二。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闕五字。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冬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形範正。工治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其銛至可以割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以上東觀餘論。郭子章劍記云。廣異記。唐武勝之知靜江。忽見灘上雷公踐雲逐小黃虵。使人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劍。晉書太康二年。汲郡家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寸。書目江淹銅劍讚一卷。齊永明中有人得銅劍。淹序而讚之。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劍于東坡。坡詩以

為謝。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芒。宋供奉官鄭文嘗官于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瀨江水退。漁人於沙磧得箭鏃甚多。形制不一。皆銅為之。歲有得十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夢溪筆談云。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也。古人以剡銅為刃。柔鐵為莖。不爾則多斷折。物理小識云。鉛錫入赤銅而熏煉之。其利鋒乃出。今又有作銅刀者。入錫則響。凡響銅磨之。即可剔頭。贊寧曰。煉時重男女以水灌銅。銅自分兩股。凸起者牡。凹者牝也。干將莫耶以此分乎。以沈方二氏之言參考之。則銅自有煉法。而可以為兵器。非常銅之所能為也。按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說者以金為赤銅。則古者以銅造兵。其證晰晰。又按韓非子十過云。趙襄子云。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鍊銅為兵。又可以見也。

霞

原希翊曰。邦俗以霞為霞誤矣。霞者所謂日燒也。朝燒謂之朝霞。晚燒謂之晚霞。田家五行云。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又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余按朝霞則雨。暮霞則晴。實如田家五行之言。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韋諷詩。報雨早霞生。且唐倍亦有朝燒晚燒之語。司空曙詩。晚燒平蕪外。朝陽疊浪東。李獻吉晚燒吟云。早燒不出門。晚燒行千里。楊用脩詩。丹林初曉



清霜重。紫谷斜陽赤燒微。

###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丘光庭曰。視其文勢。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余按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文亦有子字。則子字似不出于後人。丘說恐鑿。

### 坡公有琴瑟驩

坡公詩。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又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此等外如赤壁賦斗酒謀婦。室家琴瑟之驩。可想見矣。獅子吼之輩。豈無慙汗洽背乎。

### 戴式之詩

歸田詩話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余按此說誤。石屏續集云。三山宗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陽山外山兩句。未得對。用父以利名雙轉轂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會李好謙王深道范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說。鳴道以春水渡傍渡爲對。當時

未覺此語爲奇。江東夏潦無行路。逐所打渡而行。漂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在山。分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與鳴道共賞之。是戴氏所親記。宗吉之誤。不須多言。

### 詩題的對

韋蘇州詩題。有府舍月遊。李空同詩題。有谷園梅集。天生的對。

### 子莫

孟子曰。子莫執中。朱註。子莫魯之賢者也。按說苑脩文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位何如。顓孫子莫曰。云云。公孟不知。以告曾子。然則孟子所謂子莫者。顓孫氏其人歟。敢質識者。

### 陸放翁名字

四朝聞見錄。及梅圃詩話。七脩類藁。群談採餘。堅瓠集等。皆曰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然本傳不載此事。聞見錄又云。或曰。公慕少游者也。恐不免臆度矣。要之好事者之語。不足取信也。按困學紀聞云。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王伯厚亦宋人。此說可從。

### 提三尺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者。以爲模式。



三尺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隊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虎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按池北偶談云。唐詩空閒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後。陔餘叢考亦引高帝紀云。鹿門此詩。正用漢書成語。非杜撰也。王趙二家說出。唐氏之窺一洗。可謂無遺憾矣。然吳虎臣能改齋漫錄。卷九已引漢書紀傳。詆石林歇語之說。則此說不狃于王趙二氏。學者不可不知也。胡宿詩。三尺休彈上客魚。本于唐氏也。

對語

良齋雜說云。對偶之句。有可喜者云云。皆可解頤。而莫妙于王介甫三光日月星。劉貢父對以四始風雅頌。或出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機山對以四位公侯伯子男。幾于絕矣。余亦戲續狗云。四代虞夏商周。三王禹湯文武。又作一對云。三王禹湯文武。五子周程張朱。

田雞

朱新仲灣山集。淮人多食蛙。作詩示意云。田間有鳴雞。意謂田雞是蛙。而未得確據。後讀四朝聞見錄云。杭人嗜田雞。如南宋雜事詩注引。炙即蛙也。有舊以其能食害稼有禁。以上十字雜事詩注無。憲聖渡南。

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今之今二字無。都人習此。此字下有「味字」不能止。售者到作至刳冬瓜以實之。實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由是田雞之義。瞭然發蒙。又夢梁錄卷十三諸色雜買條云。又有挑擔擡盤架買江魚石首河蟹河鰻田雞等物。舜水談綺。蛙背有青筋如瓜者。唐人謂之田雞。尤賞味之。本邦出羽州人亦好蛙。名曰田鶉。必食背有青筋者。田鶉之名。暗合田雞。亦一奇也。郭璞爾雅注云。水鴨。侯鯖錄云。水雞。共以其味名焉。戲檢出食蛙事數條。懶真子云。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人蓮塘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按州恐北客。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武帝欲藉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朔諫以謂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師古曰。鼃即蛙字。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北戶錄云。蛤臚注理如常法。蛤即蛙也。周書腐艸為蛙。陶注本草。青脊者曰土鴨。黑者呼為蛤。南史卞彬為螺螄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以諷令僕。漢書言鄂杜之間。水多蛙魚。人得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利犬所傷。醫云。食蝦蟇可愈。而弟有難色。暢先食而弟方食。果能愈疾。即知前古之人食蛙久矣。南楚新聞云。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殺從原本。今按恐投字訛。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尚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蟇為上味。疥者皮最佳。故越人云。不可脫去。此乃錦襖子。行營雜錄云。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



瓜切作蓋。剝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墨客揮犀云。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盛。西溪叢語云。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豺豹。按周禮蠃氏。鄭司農云。掌玄蠃也。即蝦蟆屬。玄謂蠃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擅滅宗廟羔兔蛙。不知古為上食也。能改齊漫錄引東臯雜錄。又引漢書曰。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槁簡贅筆云。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兔蠃。師古曰。羔兔蠃所以供祭也。靈龜貢。靈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云爾何耶。白樂天和張十六蝦蟆詩云。嘉魚祭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為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蟆。亦讀漢書不熟也。可談云。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寺塔記云。左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之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乃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月令廣義晝夜令。引晉書識閩鳴蛙。知昏文蛤。注蛤吳人食者。山谷詩。炮蛙煎鱸薦松醪。倪雲林秋容軒詩云。村氓報本妙蓮華。供佛燒香汲井花。獨有橋東白石叟。依然傾酒食。

蝦蟆。嶺南雜記云。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項短身青黑色。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此錦襖子。言鯖云。鼈與蝦蟆乃二種。鼈青而小。蝦蟆黑而大。背有硃罽。鼈用人以為常饌。蝦蟆不中食。但可治鼓脹等疾。昔人不能辨耳。余按說郛。同九十五。收宋司膳內人玉食批。中有湖魚田雞。則宋人食蛙。雖御膳亦供進。可謂已甚矣。明人顧璘辨蛤。和涇川公詩。明詩綜三十二云。河豚自此賤。况復論魚蝦。明世亦重之。

### 凍雨

人有以凍雨為冬月雨者。誤。離騷云。使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為凍雨。昭明太子錦帶書五月云。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李嶠五月奉教作云。池含凍雨氣。人或據此為夏月之雨亦誤。其實通四時暴雨可謂凍雨。淮南覽冥訓。降扶風雜凍雨。高注云。凍雨暴雨也。宜州家乘。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同月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程嘉燧富陽桐廬道中早春即目。寄吳中舊朋云。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錢謙益壬午元日雨雪。讀晏元獻公壬午歲元日雪詩次韻云。九天凍雨合銀河。一夜飛雲照玉珂。可見不必夏月也。

### 紅樹

紅樹謂霜紅也。司空圖碧雲蕭寺霽。紅樹謝村秋。許渾崑路晚依紅樹宿。鄉關朝望白雲歸。又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歸。放猿詩。又鳥散綠蘿靜。蟬稀紅樹凋。朱文公秋山有紅樹。陸放翁青林紅樹。



川秋是也。

吳融有紅樹七言律。亦謂霜紅。見于本集及唐百家詩選。

又有為花樹者。唐太宗初鶯一鳴紅樹。歸雁雙雙去綠洲。

王維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許渾袖拂碧溪寒。繚亂。冠欹紅樹晚徘徊。春日詩韓文公春風紅樹鶯眠處。似妬歌童作艷聲。司空曙日暖風微南陌頭。

青田紅樹起春愁。歐陽公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馮延登淑景晴薰紅樹暖。蕙風輕泛碧

叢低。耶律楚材沈香亭小園紅樹。太液池清映綠苔。春日宮體詩毛奇齡碧蘿紅樹荆門春。是也。

### 文選國讀本

大唐新語云。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

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揜口

而笑。由古事攻古實疑雅俗稽言共引溫庭筠乾牋子果如新語言。則古來文選作者。皆載其字也。臯兼山先生刻文選國讀本。

去字而載名。雖於義無所害。於學者好古之心。不無遺憾矣。

### 半子

猶覺寮雜記云。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余按半子自唐人語也。

余庭壁事物異名。壻半子引劉禹錫文。嚴維詩。老夫寧有力。半子自成名。

### 唐人刻意五言

唐人尤刻意五言。詩中言及者。為不謬也。今拈出于此。方干贈喻臯云。纔吟五字句。又白數莖

鬣。又貽錢塘縣路明府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又送吳彥融赴舉云。上國纔將五字去。全家便待一枝歸。雪中寄殷道士云。六出花邊五字成。杜荀鶴云。一生看老却。五字未逢知。又云。

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又云。名因五字得。命合一言通。裴說云。清吟五箇字。穩泛兩重湖。殷文圭寄賀杜荀鶴及第二云。一戰平疇五字勞。書歸鄉去錦為袍。李洞寄南岳僧云。五字句求方寸佛。

一條街壁兩行蟬。貫休云。無端為五字。五字鬢星星。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

### 子欲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說者曰。東方俗美。故夫子欲居之也。本邦在東方。則夫子欲居者。豈在本邦乎。余按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言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說者之言。或援此歟。然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語。則非東方俗美故夫子欲居之也。要之魯國于東方。故以其所近而言九夷耳。浮槎之歎。亦以瀕海之國也。

### 紫彭亨

山谷詩。君家冰茄白銀色。殊勝頂裏紫彭亨。張以寧錢舜舉畫紫茄云。江南頂裏紫彭亨。標致錢郎巧寫生。不知彭亨為何義。意謂菜中之菠稜得諸頗稜國而語訛為菠稜。則茄子豈得其種于彭亨國歟。後讀韓文公詩。初悟彭亨是膨脝之省字。而形容茄腹之脹滿如肥肉也。城南聯句云。苦聞腹膨脝。又石鼎聯句云。豕腹脹膨脝。陸放翁新作火閣云。中安煮藥膨脝鼎。亦形容之語。



井

本邦俗字井中加一點作井字。取以石投井之義。器物中有井。蓋大器而盛下物少許。有投石於井中之象。然此字亦有所本矣。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俗字云。研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又湧幢小品云。井東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

東西晴雨

關東諸州。得西風而晴。東風而雨。關西反是。唐土亦有相似。續博物志云。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赤字

赤地赤族赤貧赤股赤手赤裸赤脚赤條條。皆謂空盡無物也。本邦俗語有赤空言赤他人赤下手等。可謂的當字義。

東涯詩有所本矣

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東坡詩。豈憶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陳與義詩。不煩白水真人力。便有青州從事來。共本于韋莊。東涯先生詩。青州從事吾知己。白水真人久絕交。蓋有所本矣。

潘閔詩

東坡言。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余見之實以不知其人。為遺憾焉。後讀老學菴筆記。始知潘道遙作。又讀南濠詩話。得其全篇。意如得不世之寶矣。詩話云。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何人作也。劉孟熙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閱潘閔集見之。始知為閔。夏日宿西禪院作詩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為疑。若為似。與此不同。潘道遙名閔。錢塘人。知不足齋叢書十集收道遙集。

灘

邦俗指大洋為灘。考字書。斷無洋之義。增韻灘也。廣韻水奔流貌。集韻水濡而乾也。是皆灘之義。謂淺流也。漪蘭侯詩。雪濤出沒遠州灘。山根泰德詩。周灘三百里。藝海一孤舟。可謂誤用。

剃眉

本邦女子既嫁。削去眉毛。俗謂之元服。猶男子加首服。未知其所起矣。余謂是始于畫眉者。古者畫眉。先削眉畫以墨。後或中饋紛然。兒女成行。既削而偶有不遵畫者。遂因循為俗歟。于今宮人貴女以墨點額。為楚宮揚眉之狀。謂之掃眉。是古之遺風也。然削眉者而可。不削者尚如此良可笑矣。唐俗亦削眉畫以墨。故有十樣眉等名。削眉畫眉之事。見於猗覺寮雜記云。婦人削去眉。



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眉去毛。以代其處也。

### 髡頂物

邦人剃頂髮。興于足利氏之末。以干戈日尋。戴兜鍪如巾帽不堪鬱蒸也。東西洋考云。男子魁頭削髮。海國聞見錄云。男束帶以插刀。髡鬚而雜頂額。皆謂今之野郎頭。因謂徐文長詩。幾鳥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鳧鷖。似謂和寇者。髡頂物。蓋指邦人也。髡頂物字甚奇。

### 婦人爪痕

唐山婦人不剪爪甲。海國聞見錄載。本邦婦人爪甲無痕。惟恐納垢之事。則唐山婦人有甲痕可推知也。按譚賓錄云。錢有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后指一甲跡。因是有之。此事温公考異雖所不取。考異卷九云。薛瑄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上有甲痕焉。凌瑄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亦可為唐山婦人不剪爪甲之證。東坡物類相感志。亦有滌甲痕之法。則素不乏其證也。

### 脩文殿御覽

東涯先生秉燭譚云。脩文殿御覽一千卷。梁時所輯。意為太平廣記事文類聚之類。見於具平親王弘決外典抄引用書目之中。又記改元考書中亦有之。為本朝前代通用之書。而不聞今行於世矣。中華之書無言及者也。余按通史略載脩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祖孝徵撰。繼古叢編云。脩文殿御覽有花生

香一門。又按隋書經籍志玉海丹鉛錄宛委餘編雅俗稽言等皆引之。則非唐土之書無言及者也。可謂千慮一失矣。

### 煖笙焙笙炙笙

槁簡贅筆云。笙中有簧。以火炙。樂家謂之煖笙。陸魯望贈遠詩云。妾心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巧於用韻。余按煖笙之事。詩人往往用之。秦韜玉云。纖纖軟玉捧煖笙。深思香風吹不去。歐陽公云。寒簧暖鳳嘴。銀甲調雁絃。宋无云。薰爐宿得沈香火。暖却春纖暖玉笙。李孝先云。暖笙初學鳳綿蠻。王世懋云。似怜黃菊明朝別。醉後猶聞煖鳳笙。又有焙笙炙笙。癸辛雜識。自十月旦至二月終。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于上。復以四和香薰之。劉禹錫云。日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崔灑云。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白石先生倡家雪云。細炙銀笙來度曲。秋玉山青樓曲云。公子將歸還炙笙。

### 欸乃

欸乃漁歌也。然顧菴居士集。有欸乃認歸樵之語。樵歌亦可為欸乃。

### 祖述

豹隱紀談云。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髮為愁先白。顏因醉後紅。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余按東坡云。衰顏借酒紅。本祖隋尹武別宋常侍詩。衰顏倚酒紅。然改倚為借。更覺有味。可謂述者勝作者。

### 述者不如作者

賈島詩。隋柳入唐疎。傅若金云。六朝烟樹入唐荒。可謂述者不如作者。

### 八袞

艾隱筆記。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言鯖。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袞。今七十六十五皆稱袞。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袞。如第八卷之初展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皆如之。似亦有理。余按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然則九十可稱九秩。不止八十。不知秩秩帙袞四字可通用。共謂書帙。非秩膳之義。畢竟十年為一袞。尚如書籍十冊為一帙。故六十一可謂七袞。七十一可謂八袞。本邦人六十一方慶。即言鯖所謂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也。實可謂慶六十。然不慶七十二。而慶七十者。又所謂若正七十距生年六十九耳。不可謂慶七十二也。七十八亦可慶七十一八十一也。今標諸說以為證。容齋隨筆。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詩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訂譌雜錄。案

自六十一。案上原有白詩。與容齋所引同。故不錄。至七十。俱可稱七袞。自七十一至八十。俱可稱八袞。司馬溫公

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云是也。後世祝七十壽曰開七袞。八十壽曰開八袞。非是。近見一書。

謂禮年八十而有秩。故稱八十為八袞。六十七十不得稱袞。其說尤非。原注委秩帙三字通用。雲谷臥餘。今人

賀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按字書袞與秩帙同。書衣。又書卷編次也。與年壽絕無涉。

不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壬子歲。今年

六十二。又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云云。字書訓秩字與帙同。又與秩同。唐蕭至

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袞秩秩帙皆可通為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緝書帙然也。信如

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袞。八十者當云九袞。乃與古語合。第如其年而稱之。殊不宜也。

### 尚書孔序

孔安國尚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說者以為為隸古定。用隸書寫古文定之也。要未為穩。雲谷臥餘云。為隸古定。其語不明。余謂定其可知為隸。句古定定字譌。或是字字。否則書字。蓋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譯為今文。而古之科斗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是說有理可據。老學菴筆記云。孔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



之。以便讀誦。此說亦有理。惜未簡潔。

### 鴈有靈性

禮三年問云。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是言飛走之大。其性情有近于人也。就中陽鳥之有靈性。非衆鳥之比。嘗試舉其一。梅磻詩話云。遺山元裕之樂府摸魚兒注云。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賈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丘。群談採餘云。雁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言其義。近見吾友王天雨云。一張姓曾獲一雁。置於中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因名樓曰雙雁。秋坪新語云。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雁蓄之庭。雜鷺鷥中。甚馴擾。一日羣雁過空中。所蓄雁昂首長鳴。倏一雁飛落。蓋其牝也。交頸宛轉鳴聲咿啞相應答。如訴離愁。如話久別。而乍相親暱也。久之乃同去。明年雁來。前蓄者自投下。啞啞向鵝鷺群。如道故者。至前所嘗栖食處。徘徊顧視。旋復升堂入戶。周旋幾遍。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逐其群去。一時觀者莫不嘆異。合而觀之。人之不羞陽鳥者幾希矣。

### 畢方

襄三十年左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譖。甲午宋大災。余按此鳥恐是畢方鳥。東京賦注。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柳柳州有逐畢方文。序云。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如今火者可謂譌歟。注引神異經云。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所謂畢方鳥也。又引淮南子云。木生畢方。注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鶴。青色赤文一足。不食五穀。注所引一書。共不言爲火妖。然此鳥爲木精。木生火。所以爲火妖也。又按湧幢小品卷六云。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爲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是亦畢方鳥也。邦俗云。厥尾鳶飛翔。則主有火災。豈亦畢方之類歟。

### 以塔代墳不可妄用

葛原詩話云。塔素梵語。可用於佛家之事。而放翁詩有雲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邦人如用之。爲一笑種耳。然塔即言墳。於義無害。後編云。放翁云云。根據于東坡屈原塔詩也。以是例之。李白墳作李白塔。林逋墳作林逋塔。何爲不可。余按徐乾學讀禮通考卷八十六塔葬之條云。舊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爲封樹。冀類緇流。物議晒之。



又云。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賜揚州大都督。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輒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輒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孟郊詩題云。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陸羽墳。又帝京景物略云。少師姚廣孝。生不冠而髻。不受賜第而寺處。葬不墓而塔。由是觀之。塔字用捨可知矣。西湖志有慶忌塔之事。是後人之所為。而實非慶忌之墳焉。湖壖雜記。以為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畢竟後人哀屈慶二子不得其死。而為建墳墓。素浮圖輩之所為。而猶此。邦之某供養塔某菩提塔之比。如李白塔林連塔。不可妄用。

### 落日兩竿

葛原詩話又云。日幾竿字。人唯用諸日出。然日入時亦有用之。宋賀鑄烏江詩。殘日兩竿荒戍遠。青山滿眼故園非。余亦有所得。繫于此。唐杜牧齊安郡中偶題云。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烟柳影中。韓偓守愚詩云。一畝落花園隙地。半竿斜日界空牆。吳融便殿候對云。待得華胥春夢覺。半竿斜日下廂風。又宋張文潛詩。斜日兩竿眠憤晚。春波一頃去晷寒。

### 春立

葛原詩話又云。國歌立春為春立。詩用春立字。楊升菴歲暮云。村燈社酒簇辛盤。春立星廻腦已殘。以此例之。立秋亦可作秋立。余按不特秋立。又可作夏立。宋朱翌立夏前一日登馬氏山亭詩。忽驚夏向明朝立。葛原詩話後編云。前編證春立。引楊升菴詩。先此有孟浩然用春立字云。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余又有所得。薛能詩。春立窮冬後。陽生舊物初。

### 百壽圖

退私錄云。世有百壽百福等之圖。未詳其所起。楊文懿公集中。有大壽記。是或人之所珍藏。大書一壽字。字中盡以小壽字填之。豈朕于成化間乎。余按湧幢小品。卷二十四云。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敷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數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觀之則百壽之起于明可知矣。然讀書敏求記百壽圖一卷。百壽字。紹定己丑靜江令史涓刻于夫子崑。正德丁卯昆明趙瑩又得二十四體。編成一書。可謂無體不具矣。紹定即宋理宗年號。然則所濫觴已久矣。

### 人不可以不學

人不可以不學。昔人曰。人而不讀書。則二毛叟不如白面書生。顏氏家訓云。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顛。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痛爪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帝尋疾崩。遺



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况餘事乎。余云。後漢郭巨埋子。明江伯兒殺子。皆孝于母。而不慈于子。亦不學所為。行餘學文。聖言至矣哉。

### 坡公詩文有所胚胎

坡公書焦山編長老壁詩。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是出于鍊圍山叢談所載蔡君謨事。落第爾為中酒味。是出于唐李廓落第詩。氣味如中酒。赤壁賦水落石出。出于歐公醉翁亭記。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一段趣意。出于太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志林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即是主人。出于樂天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湧幢小品卷十八云。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可見大才如公。猶有所胚胎也。

### 伊州歌作者

打起黃鶯兒一篇。全唐詩話為金昌緒作。四溟詩話為蓋嘉運作。唐詩選為無名氏作。敢問孰是。答云。是非蓋嘉運詩。并非金昌緒暨無名氏也。唐詩紀事註。顏陶取此詩為唐類詩。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知新錄云。燕在閣唐絕句選凡例云。律詩不可作絕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為商

調曲。不過集狐為裘之意。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其立名有伊州涼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進伊州曲第四歌。用聞說黃花戍四句。此乃沈佺期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得此二書。可以決疑案矣。

### 褐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爾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即編棗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𦃟字從毛。鄭氏以褐為𦃟。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名義考云。褐說文編棗鞮也。馬絡頭也。亦謂之馬衣。賤者編棗為衣。寬大有似鞮。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於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屬也。亦謂之𦃟。其字從毛。康成杜預諸人皆誤釋。然則子朱子孟子註。以褐為毛布。承鄭氏之誤也。褐所謂不黃不皂茶褐色者。即柿油色之類。素賤者之服色。以之稱賤者。猶蒼頭青衣之比也。按潘岳藉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荀子大畧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僕之褐也。為賤者之服。可以證矣。因悟世說雅量篇。王僧彌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褐耳。褐當作褐。亦卑賤之稱。

### 象眼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余嘗見夏瑀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窳。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訛為商嵌。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筠廊偶筆云。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又小劍二。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合而觀之。相嵌古之遺製也。邦俗作象眼。音之訛。當作相嵌。

### 中元供祖先以雞冠花

邦俗中元祭祖先必供雞冠花。唐土亦然。楓窗小牘云。雞冠花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夢梁錄。七月十五日條下云。雞冠花供養祖宗。謂之洗手花。東京夢華錄亦載此事。

### 王荊公吝于改過

書云。改過不吝。語云。過則無憚改。人孰無過。過而改之。猶日月食。何損明乎。王荊公遺毀于千載者。職吝于改過之由矣。邵氏聞見錄云。王荊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神宗頷之。後山談叢亦載此事。後讀元豐類稿。知邵氏語不妄。今附其詩。過介甫歸偶成云。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音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吝于改過。隱然自見。友人安積長齋曰。荆公原過一篇。議論精確。極言過之不可不改。而其執拗乃如是。有言者不必有一德。信哉。

### 棍徒

文恭遺事載老棍光棍之事。其義欠明了。為可憾矣。偶閱湧幢小品云。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遲速。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殆取諸此。郝京山孟子說解云。培克。培哀通。聚斂也。又培格通。棒也。克勝也。以威力勝人也。貪而且狠。猶俗稱棍徒云爾。得此二書。疑案遽決。

### 熠燿東南飛

李陵別蘇武詩云。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說者以為熠燿螢火。是據豳風東山篇。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余曰非。若以熠燿為螢火。兩句各意。語不接屬。蓋謂晨風毛羽鮮明貌也。以熠燿為鮮明貌者。依鄭朱說。倉皇于飛。熠燿其羽。箋云。熠燿鮮明也。熠燿宵行。集傳云。熠燿光不定貌。宵行。蟲名似蠶。夜行有光如螢。然則為形容之語。不亦穩當乎。

### 欸識

余垂髫時戲學鐵筆。以陰陽文。叩諸一印家。答曰。是名欸識。余又正諸一書生。答曰。欸識者。直指印而言也。是名陰陽文。然疑團未解。後讀史記封禪書云。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欸識。註韋昭曰。欸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欸識註始見于此。而未得其詳。後讀游宦紀聞云。欸識分二義。欸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



陽字是挺出者。邵氏開見後錄所載亦同因悟所謂白字爲歛。朱字爲識。彼印家以陰陽文爲歛識。雖不無道理。以歛識爲陰陽文。則似歛識特謂陰陽文。彼書生能知歛識是通言。而不辨印家所說一印有陰陽二體。而謂之歛識。凡讀書人。潛心探索。書中自有餘師焉。要之歛識本係鐘鼎銘志。不啻印章矣。今拈出于此。訂譌雜錄云。周夢陽曰。博古圖古器俱有歛識。歛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凸出者。歛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歛有識。商器無歛有識。識音志。今人讀歛識。如識見之識。已謬。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爲歛制者。尤謬。霏屑集云。歛識乃分二義。歛爲陰字。識爲陽字。所爲識文歛文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夏用易篆。周商則盡書大篆。秦用大小篆。漢用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出。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歛居外而凸。按當作凹識居內而凹。按當作凸夏周器有歛有識。商器多無歛有識。賞鑿家須辨之。

### 火主

失火家俗謂之火元。唐土謂之火主。見晉書五行志云。義熙十一年。京都大火。王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

### 墓手

邦俗謂楓爲墓手。以其形似也。唐土人謂之鷄脚樹。亦以其似名焉。

### 湯蝦詩

余初不悟唐彥謙索蝦詩。鞠躬見湯王。封作朱衣侯之語。後閱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六。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隣有尙書某。緋袍出送客。則成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尙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尙書大驚異。稱爲奇童。因悟彥謙語。謂湯燦也。

### 橫土立土

土性有橫有立。關西多橫土。關東多立土。故關東牛蒡蘿蔔極長。關西者多短。又可見土有橫立之性矣。農人謂之立土橫土。唐土亦有此語。後山談叢云。田理有橫有已。從原本。今按恐立字。間。從原本。今按似衍。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言鯖云。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穴居。山西多窰房。即所謂陶復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禾。江南又有斜土。不畜水。亦不可種。

### 涎衣

邦俗以方幅繫小兒領下。謂之涎懸。唐俗亦有之。鄉談雜字。有領涎衣涎袖遺濕諸名。又言鯖云。幃涎以方幅繫小兒領下。謂之涎衣。舜水談綺又有護涎之名。

### 懷中蠟燭



都下有鬻懷中蠟燭者。其製蓋出于西洋矣。嶺南雜記云。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為心。盤折如膏環餽子。欲點則引長。其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 夜半鐘

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曰。美則美。然夜半非打鐘時。此言一出。諸說鋒起。揅擊殆至矣。可見具瞻之所歸。有過人必知之。今摘錄諸說。石林詩話云。此詩歐公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至吳中。今吳中實夜半打鐘。風月堂詩話云。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城外云云。永叔云云。予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偶忘之也。江浙間至今有之。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聲鐘時。某按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乃吳中舊事也。能改齋漫錄云。陳正敏遜齋開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之耳。且云渠嘗過姑蘇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開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云。此歐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鐘聲

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庚溪詩話云。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維一作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云。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云云。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老學菴筆記曰。張繼楓橋夜泊詩云云。歐陽公嘲之云云。後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襄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宿會稽嚴維宅詩云云。此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唐詩紀事楓橋夜泊詩註云。此地有夜半鐘。謂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歐陽以為語病非也。七脩續藁云。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溫庭筠非也。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喜極而夜半撞鐘。予意謙得句而撞鐘。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即以僧謙之事以較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一地。真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辨夜半之鐘。實有第惟姑蘇承天寺為然。按郎氏引紀聞過節畧。恐不得詳。今載本文云。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鐘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餘皆五更鐘也。予復意其巽固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鐘。蓋半夜打也。至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為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

以較從原本今按恐衍以字  
其巽恐當作誤明



鄴有遠鐘來半夜。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尙爾也。按郎氏以寒山原非承天。駁中吳紀聞。然墨莊漫錄云。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此。審如斯言。寒山亦待承天鐘鳴而打鐘也。紀聞說難遽爲誤。且引丘仲孚事爲證。實起于學林新編。郎氏以爲己說。不亦誣乎。又所引唐詩已經拈出。大抵明人隨筆多屬陳腐。是其一也。尤西堂曰。詩人與到之言原不拘時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鐘。蓋因張繼之詩而定之也。然則清朝亦有曉暮鐘。而無夜半鐘也。再按樂天云。百尺禪菴半夜鐘。許渾云。月照千山半夜鐘。李洞云。月落長安半夜鐘。唐時半夜鐘不止于姑蘇如此。

### 坤齋日抄卷上終

## 坤齋日抄卷中

西島長孫元齡著

### 陸放翁爲後賢所愛慕

李獻吉不讀唐後書。不用唐後事。然郊園省水詩云。松菊陶元亮。江湖陸務觀。可見流風餘韻。爲後賢所愛慕如此。按章居安梅圃詩話云。陸放翁名游字務觀。觀字係去聲云云。後山詩話載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王景文乃云。直翁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笑云。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作平聲。押了。近時方蒙仲有奉題劉後村文稿數首。內一絕云。昔聞秦七與黃九。後有幼安與務觀。觀字作平聲。想後村見之。亦發一笑。然則李空同以觀爲平聲。亦可謂誤用。

### 曼陀羅

邦俗謂斑文爲曼陀羅。按本草曼陀羅花條下。時珍云。曼陀羅梵言雜色也。因悟曼陀羅語有所出也。

### 萩寺榿寺

陸放翁天彭牡丹譜云。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趙師秀桃花寺詩云。舊有桃花樹。人呼寺故



名」江戶菽寺權寺亦此之類。

### 二詩一意

范石湖丙午新正書懷云。老境增年是減年。方秋厓癸卯元日云。不知最後屠蘇酒。增一年歎減一年。二詩酷相似。

### 凍湖見狐行方渡

柳巷談苑云。諏訪湖凍時。見狐行而人方渡。雖車馬過之。無復破裂。唐國亦有相似。水經河水注。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廣。寒則水厚數丈。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黃河渡水。自冬至至立春前。事見月令廣義云。黃河每歲過冬至而凍水。冰厚則車馬競渡。狐性疑而善聽。每聽水聲而渡。人必伺冰有狐跡。始敢渡。至立春前而水解。又按歲華紀麗注引述征記曰。河水始合。要狐先行方可渡。余聞諸信人曰。諏訪湖見狐行而渡水。今無之。唯見見渡者而渡。見渡者。水理也。狐聽水事。唐詩往往有之。李商隱賦月照水池云。鵲驚俱欲遠。狐聽始無疑。溫庭筠云。疑懼聽水狐。韋莊云。聽水怯似狐。

### 鍊券

鍊券形樣。書中未載其詳。一日讀雲合奇蹤。太祖賜徐元帥鍊券條云。那鍊券制度。宛如大瓦一片。面刻語文。背鑄免罪滅死俸祿之數。字畫俱把金來嵌成。一片藏在內府。一片給與功臣。兩邊相合。

因叫做鍊券。這規矩照依宋時賜錢鏐王的鍊券造成。太祖特着使臣。到浙江台州錢鏐的子孫。取樣鑄造的。由是其形樣。得以想見。然稗史之言。終難取信。後得數書。知稗史之言亦可信矣。格古要論卷五。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鍊券考云。其券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續筆乘云。高皇帝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卑。從原本。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鍊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賜錢鏐者其孫尙藏。因取為式。其質鍊。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畫。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鍊券之意。格致鏡原朝制類鍊券條云。演繁露。唐辛齊吳玉堂新制鍊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鑄字。陷金以煥之。從齊吳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鍊質金字。本行正圓。而空虛其中。鑄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甑。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此下引輟耕錄及古今事考。全與格古要論等。同。故不錄。錢氏裔孫傳鍊券事。見於遵聞錄羣談採餘孤樹哀談等。今不錄出。

### 考亭

周櫟園書影云。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



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集。公既未嘗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辨。櫟園又著閩小紀云。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交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認急當改正。按櫟園博洽。且足踵其地。為可信矣。然四朝聞見錄云。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為陳氏所造。本以實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為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為一段。段為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由是觀之。考亭之稱固出于門人。所以公之不自呼也。櫟園之言。恐未深考。世之奉朱學者。或不知之。故拈出于此。

### 鏤雞子

余曩讀唐詩。駱賓王鏤雞子云。幸遇清明節。欣逢舊鍊人。刻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暈罷空餘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玉者。合響未吟晨。溫庭筠寒食日作後聯云。窓中艸色妬雞卵。盤上芹泥憎燕巢。薛能晚春云。畫出鷓鴣宜祓禊。鏤成雞卵有鞦韆。當時不審鏤雞子事。以為遺憾。後讀荆楚歲時記。清明條云。鬪雞鏤雞子。注云。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襍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雕卵然取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也。酉陽雜俎云。寒食賜近臣麥粥帖綵毬鏤雞子。歲華紀麗寒食條云。畫鴨。注俗畫鴨子以相餉。鏤雞子之事於此發蒙。亦讀書中之一適也。

### 搗衣用石臼

余觀古畫搗衣圖。皆用石臼。雙杵對搗。而今之所為。用短杵砧上橫敲。大異古人矣。曩時玉川蓮光寺村人富澤某。得搗衣石臼。係上世調布進貢之具。實數百年之物也。因知古人所畫之不誣矣。考諸唐山。亦復爾爾。清王棠知新錄云。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雙杵。如舂米然。而杜工部詩。新月猶懸雙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舂曰搗。嗚呼異域萬里。古今習俗。何相似之至于此。

### 小兒噉稱德萬歲

知新錄云。古人以噉占吉凶。邶風願言則嚏。漢藝文志有噉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臣僚齊呼沿夔離。沿夔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今人家小兒每嚏。其母必呼千歲。



亦此意 然則 邦俗小兒噓則其父母必稱德萬歲 亦何相似之甚。

### 迂叟

能改齋漫錄載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子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余因悟公稱迂叟蓋爲是。

### 沈李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余以爲沈李與浮瓜對。取其清涼而已。後閱本草。時珍云。李味甘酸。其苦澇者不可食。不沈水者有毒。不可食。然則不啻取清涼。食法爲然。

### 以幾官稱人

明末之人。有以幾官稱人者。院本國姓爺合戰。以鄭芝龍爲一官。國姓爺爲三官。田川七左衛門鄭成功同母弟。訴狀。有國姓爺船頭何官。江戶八官町。爲歸化人某八官之居云。意當時邦人亦慣其稱。不甚怪焉。今日思之。終不得其說。余深以爲憾矣。或曰。通事某云。八閩人多以官稱。然猶不解其故。一日閱陔餘叢考得其說。不覺大呼曰吾得之。學童在榜云。子何學周朴乎。余笑曰。疑團氷釋故耳。附見于此。曰。世俗以行相呼曰幾官。此亦最古。梁書武陵王紀聞湘東王繹將討侯

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後紀爲繹兵所敗。繹將樊猛入其舟。紀曰。願送我見七官。唐摭言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爲將相。舟以書與之。猶曰「十二官足下。」又按崎陽記有陳九官鄭次官江七官蔡三官吳泰官陸一官等。共爲明末歸化之人。

### 矢口竹

俗傳矢口村新田明神祠前竹。不放鞭於籬外。子子孫孫長守本處。蓋神靈之所爲云。余謂是何足怪乎。亦一種之竹耳。此神靈爽如在。豈借艸木而顯乎。按李衍竹譜詳錄云。慈竹又名義竹。又名孝竹。一叢多至數十百竿。根窠盤結。不引去聲。他處。四時出筍。經歲始成竹。子孫齊榮。前抱後引。故得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唐明皇後苑有竹叢。密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明皇事見天寶遺事。然則矢口之竹。亦慈竹之類也。

### 樵堂集

葉子奇草木子云。吾括括蒼也。林君度先生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咒。動博千金。文士刻精嘔血。不博入一笑。士賤何獨在秦哉。按此語載今所刊行樵談。舊本題許業著。許是南宋人。子奇以爲不知何許人也。敢質于博雅者。



拳

五襍俎云。後漢諸將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鈎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按撈海一得引此條云。又詳于五代史周紀注。今時之拳是也。謝在杭之時失其傳乎。然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云。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日遙規人爲己伸縮之數。隱機鬪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遷坐曉號之漸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鈎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呼五指名五峰。則當時已有此戲矣。由是觀之。雖其名則不知。拳則有之。且李唐人已有此戲。而盛于五季歟。奇峰作五峰。似有道理。

不借

能改齋漫錄云。孫少魏東臯錄荆公詩。窓明兩不借。楊淨一簾條。古今注云。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其義可信。及觀楊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余謂陸放翁以不借對軍持。五總志亦以爲不借草履。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而儀禮喪服注。繩菲。今時不借也。疏云謂之不借者。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也。此說恐屬牽強。賤物

不相假借之說。似可從矣。然方言以絲作者曰不借。則非是輕賤易辨之物。故通雅以不爲發聲。如夫襍之夫。借與鵠錯通聲。周禮玉璽注有薄借綦。即不借。詳如此說。以不假借爲義者。亦涉強解。按天祿識餘云。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罵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名草履爲不借。說尤荒唐。齊民要術作不借。蓋賤物不足愛惜之義。一不借也。其說紛紜如此。若稽古三萬言。固不足怪矣。

雀爲佳賓

潛居錄云。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旦汛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爲佳賓。是與仙人鳳子草履之語同屬荒唐。按高誘注呂子云賓爵。老爵也。棲宿於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中華古今注云。雀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此說爲正。

檀弓句讀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云云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陳澧注。甚句。至句。以至爲門人至。誤矣。月令森風暴雨總至。家語云。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慕崩。呂覽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史記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毛公詩傳。夜暴風雨至。皆以至字屬雨。可以見也。



### 世子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注。世子太子也。蒙引云。世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郝京山曰。古世與太通。余按衛人太叔儀左傳或作世叔儀。鄭人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可見古世太通。蔡氏以爲世子太子諸侯之子通稱矣。以世與太並稱。誤甚。

### 黑瀨川

重脩臺灣府志引稗海紀遊云。海洋汎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發理。千里萬里祇藉一帆耳。自大登放洋。後初渡紅水溝。再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處。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余聞之八丈島海程有黑瀨川。其色純黑。其廣里許。奔流如箭。自北而南。一如紀遊之言。然則此黑瀨川即彼黑水溝也。

### 枕草

左襄十七年。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艸耳。釋文。王儉云。夏枕由冬枕草。余按。禮記明堂位。黃桴。注黃讀爲由。聲之誤也。禮運注同。然則草字當作黃字之訛。黃讀爲由。聲之誤也。

### 釜神

龍城札記云。凡江湖大川之處。皆鑄鐵器以鎮之。以蛟生於水而性畏鐵。故或投於水中。或置之岸側。所以豫防其害也。順天劉李河。倚橋有長鐵篙二。俗人相傳以爲梁王彥章所用之鍊槍。非也。余至岳州見洞庭湖側有鍊械。長沙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鍊鍋。江寧城側有鍊鈔。形似所以止舟者。而絕高大。十數人舉之不能勝。即城中前明鐵廠。今改爲書院。門外亦有此物。此皆余所見者。他處諒亦尚多。按梁書康絢傳。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龍。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鍊。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高。小則鏝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然則槍械鍋鈔等器。其意亦猶是也。余云。南總百首海濱有釜神。觀之一鍊釜蓋耳。土俗相傳。古者有湯鑊之刑。是即其蓋也。意是亦禦蛟龍者矣。土俗不經之言。固不足信也。

### 浮子

釣具有浮木。唐土謂之浮子。又單謂之浮。宋莊綽雞肋編云。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魚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又邵雍漁樵問答。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沈也。鈎也。餌也。可見單謂之浮也。

### 屋舟

歐陽公畫舫齋記云。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名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



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巖峯。佳花美木。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余按以屋爲舟。以歐公爲蒿矢。而後往往有倣之者。朱子和張南軒船齋詩云。考槃雖在陸。混漾水雲深。石門文字禪舫齋記云。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即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宋詩紀事云。王孝嵩吳興人。乾道八年進士。淳熙間處州推官。有舫齋詩云。我本湖濱一漫郎。生來住處波茫茫。時尋畫舸破烟水。菰蒲滿路荷花香。一川窈窕詫紅蓼。兩岸蘆葦明秋霜。船頭鷗鳥日來往。溪上風月相迎將。一行作吏便相失。合眼靈運春池塘。紛紛雁鷺實可厭。紙尾姓字隨低昂。簿書終是俗人甚。江湖到了難相忘。公餘賴有數椽在。疎櫺兩行如船裝。不如風波世路險。穩着萬斛隨風檣。人生短篷何日近。向來茗雪今括蒼。江山轉柁千萬里。故人兩地遙相望。誰能爲我幻竹葉。頃刻泛宅歸滄浪。祇憑平生氣湖海。隨所寓處爲餘艖。夜寒滿載明月窗。北風打頭人不忙。動來况自不如靜。悔吝不到虛舟傍。胸襟五湖與三江。是中莫測誰望洋。直須喚取李郭輩。相望共泛無何鄉。楊誠齋釣雪舟倦睡詩序云。予作一小齋。狀似舟。名以釣雪舟。許棐題常穆仲蘸碧云。舫樣一小亭。依山復靠池。每來分席坐。須憶下湖時。竹美當窓影。花添蘸水枝。人間風浪惡。泛宅幾天涯。是亦船齋也。載在江湖集。葉茵舫齋詩云。居家巧作浮家樣。此

即人生不繫舟。亦在江湖集。宗泐全堂外集屋舟詩云。吳人舟似屋。今子屋爲舟。四面水都繞。百年身如浮。下臨知有地。中坐恐隨流。夢裏天無際。微茫發棹歌。查慎行敬業堂集。王赤村新葺一齋。名曰野航。邀余對酌。出詩索和。即次原韻云。兩三人可同君坐。五六年應爲此留。屋舟之制。愈夫三角亭。不啻十倍。嗚乎余市井之居。無地立錫。曷得買郭外五畝之地。造屋舟以接踵於前賢之韻事乎。

### 寤生

莊公寤生。左氏中之一疑案也。余竊作寤生辨。請正于識者云。左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杜注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先儒以爲果爾生之易也。何惡之有。於是衆訴紛紛。不知適從。先杜爲說者。有應劭。後杜爲說者。有趙汭吳元滿等。應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曰寤生。吳元滿以爲寤當作造。音同而字誤。造者逆也。趙汭引史鄭世家姜氏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以爲難產。蓋吳元滿亦據史爲說者也。本邦太宰德夫以爲寤與忤同音。忤逆皆訓逆也。莊公初將逆生。故姜氏爲之驚。醫與收母治之。然後轉身順生。既生。姜氏以其初危。已爲恨。遂惡之也。是根吳元滿之說。一轉爲寤逆通用。夫寤逆也。出劉熙釋名。而德夫不引劉之書。又沒元滿之名。余爲斯人不取。逆生之說。其言是。其實非也。何以言之。以有驚字也。逆生太苦。豈止驚乎。况醫與收母治之然後轉生。於文未嘗見。實爲臆度。應之言雖近是。他未經見。



趙氏引史。為有援據。然史之於傳。異同固多。未可以彼為是以此為非。或曰。寤猶蘇也。寤生。言生之難而絕而復蘇也。品字箋云。姜氏生公。死而復蘇。若人之寤而復寤。故以為名。或說出于此。亦因史為說。粗為穩當。然至驚字。其說不協。按十六國春秋南燕錄云。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號每對諸宮人言。婦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又前秦錄。苻洪字廣世。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由是觀焉。寤生非世間絕無之事。杜注終不可廢矣。人或難之曰。然則寤生是易生。何惡之為。余云。臨草痛楚是常事。今寤寤而生非常也。惡非常者。女子之常也。世人槩以己之所見。妄掎擊先賢。不一而足。故余敢言。後讀餘冬序錄云。左傳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後梁禿髮氏祖壽闔。其母因寢生壽闔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引證與余方同。因歎昔賢考索。真無遺漏。故附于此。

### 一字行

邦俗有真一文字行之語。唐士人謂之一字行。劉賓客詩云。當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廻一字行。白司馬詩。輕衫細雨春年少。十字街頭一字行。此語自李唐已然。

### 杜牧詩

杜牧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楊升菴訂誤云。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紅綠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余謂此說未是。果如其說十里八十已犯重字。千里特言無處不鶯聲紅綠耳。若改作十里。亦誰人聞得。如是解詩。恐周無遺民也。

### 蚩吻

城上蚩吻。俗謂之鱗。或云厭火災。或云候望之物故安焉。今拈出于左。以質博雅者云。青箱雜記云。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之鴟吻也。墨客揮犀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像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細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鴟。劉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為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鴟尾為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遂鄉俗訛謬取誤。呼蚩為祠。遂為祠尾。又俗間呼為鴟吻。見其吻如鴟為。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按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



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按陳書。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待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水東日記云。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襲之。處則象吻於宮。行則懸旄於纛。以戒萬世。又聞鴟者一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鐘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夬蜺。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望曰鴟吻。雅俗稽言云。蘇鶚演義漢武作栢梁殿。有上疏者。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殿下原書有今人多作鴟字。見其吻。如鴟吻。遂呼之為鴟吻。十八字。顏之推推下原書有亦字作鴟字。劉孝孫事始作蚩尾。尾下原書有既是水獸。作蚩尤之蚩是也。十一字。名義考亦作蚩尾。又彘穀子青箱襟記皆有魚虬。尾似鴟。漢設象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鴟吻也。又菽園雜記。鯨魚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殿脊。又曰漢以宮殿多災。術者云天有魚尾星。可像形于屋以禳之。又曰鴟吻形如獸。性好望。故立屋角。又王嘉拾遺記。鯨沈羽淵。化為玄魚。噴水激浪。必雨降。漢書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鴟尾即此魚尾也。紳按。一屋上獸耳。曰蚩尾。曰鴟尾。曰鴟吻。曰鴟吻。其字不一。曰鴟尾。曰鯨魚。曰魚星。曰望獸。其物不一。要之鴟吻鴟尾總是一鴟。王嘉晉人。去漢未遠。當時已作鴟字。蘇說恐未允也。至魚之為鯨為星。皆為禳火而設。若鴟吻謂其性好望。則與禳火無涉。

當別是一種。俗人槩稱曰獸頭。蚩音痴。吻物文去聲。

操弓不反檠

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王肅注云。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說苑建本篇用此文。桃子深考云。操當作揉。揉弓所矯之弓。返當作還。古文退字。言雖所矯之弓。猶不離於檠也。余云王氏非是。子深亦不為得。檀弓云。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以此例之。反兵反檠語意正同。是謂操弓之人居恒不釋檠也。與上文御狂馬不釋策對。尤為穩帖。又按士虞禮自反兩簋棗栗。晏子反書。左傳反所。反字義可見。

馬騰園丁賣花

方秋厓湖上詩云。馬騰曉雨如塵細。處處筠籃賣牡丹。齊東野語云。馬騰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曰堂花。夢梁錄云。錢塘門外東西馬騰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奇花巧果。多為龍蟠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熙朝樂事云。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騰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西湖志引咸淳臨安志云。東西馬騰土細宜花。都城之花皆取焉。或云騰當為城。蓋錢王舊城餘杭門外地。與此相接。然則馬騰自宋時為種樹家之淵藪。猶江戶染井巢鴨之比。齊東野語夢梁錄所載。與方今種樹家之所為。無少異矣。可見人之好尚。各天一致也。



### 紫薇花

紫薇花 邦俗謂之猿滑樹。謂其樹無皮猿不能攀也。唐名亦有與之同者。酉陽雜俎云。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是也。或云。此樹搔其本。則枝葉從動。余驗之果然。唐人因之名曰不耐癢花。又曰怕癢樹。按韻語陽秋云。紫薇花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俗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本朝梅聖俞特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煎城霞。然皆着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時。亦有二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之意。南濠詩話云。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秘傳花鏡。紫薇一名百日紅。俗呼為怕癢樹。其樹光滑無皮。人若搔之。則枝幹無風而自動。亦其性使然也。是也。

### 百日紅萬年青

堅瓠集云。松江吏書徐某之子。初聰慧。其隣顧友試之曰。花無百日紅。紫薇獨占。對曰。松有萬年青。羅漢常尊。顧大驚。本邦白石先生少作云。萬年青。即萬年草。換年年葉。百日紅開日日花。更巧。見與佐久間洞崑書中。

### 匕字

俗誤寫字者。傍注一匕字。亦有所本矣。農田餘話云。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作匕體。至今相仍作卜字。

### 楊世昌

贈餘襍錄。有人問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此人設之乎。引烏衣巷談。證有其人。余按徐氏筆精云。東坡遊赤壁。時有綿竹道士楊世昌。同遊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即世昌也。吳匏庵有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此一證也。陵餘叢考云。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不着姓字。吳匏庵有詩云云。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按東坡次孔毅父韻。不如此如四川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匏菴藏帖信不妄也。世昌綿竹道士字子京見王注蘇詩。因之知吹簫之客非亡是公也。再按世昌與坡公遊。善山水。見于圖繪寶鑑。

### 宰我為田常所殺

紫芝園漫筆云。家語云。宰予仕齊。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呂氏春秋云。諸御鞅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相憎也。又云居無幾何。陳成常攻宰予於庭。他書亦多言宰予為田常所殺。恐妄說也。蓋田常殺闕止事見春秋傳。然闕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後人因誤以闕止為宰予耳。田常即陳恒。余云是剿說也。小司馬索隱已謂因闕止字子我致此誤。東坡志林引李斯上



書諫二世。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以爲是宰子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宿冤一洗。良千古一快矣。至雲谷襟記甕牖問評因學紀聞古今難餘冬序錄良齋雜說管城頌記諸書。亦謂闕止字子我。因之致誤。雪冤至于此極矣。四書釋地又云。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辨正。引闕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經史問答以百詩言爲迂。且言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全氏之言亦可備一說。余按韓非子難言云。宰子不免於田常。畢竟此說出於戰國辨士一時之妄說。不足深辨。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之比也。

### 詩中多地名

留青日札云。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着名。盧象禩詩。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四地名。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其好處。然終是一病也。」余按青蓮峩眉山月歌。四句四地名。又菴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情。又剡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二十字中着四地名。謫仙好用此體。豈必疵病。別自有此體矣。

### 甲子晴

田家五行云。凡甲子日晴。主兩月內多晴。」石湖秋日田園雜興云。秋來只怯雨垂垂。甲子無雲萬事宜。穫稻畢工隨曬穀。直須晴到入倉時。蓋謂此也。按朝野僉載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甲子欲晴。唐時已然。

### 白雲集

白雲集中多收明張羽之詩。予嘗疑之。後讀曠岡襟志云。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奉白雲集爲宗。白雲集者。元僧英所作也。俗姓厲字實存。集有卒嶽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卒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右見琉球三教條。然則坊刻白雲集者。自琉球傳歟。或自我傳彼歟。亦未可知矣。

### 城主

本邦諸侯有城主無城之羞。城主之稱。似不雅馴。而唐土亦有此稱。東涯先生名物六帖云。通鑑陳紀栢谷城主薛禹生奔城走。」恩田氏竈北瑣語云。隋書文帝紀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城主之字。華人亦用之。」余按鷄林亦有城主之稱。李退溪集。有郭景靜城主求題山水畫幅五絕之詩題。

### 倭詩

徐氏筆精云。倭夷入貢。駐舶杭城外湧金門咏柳云。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



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按此元人貢性之作。載在元詩選中。三日不來教人知道等語。決非邦人之語。蓋好事者為此說耳。且日本風土記多收邦人詩。而不錄此詩。果知出杜撰矣。再按陸次雲譯史紀餘外國竹枝詞中。又以此詩為本邦貢使咏柳作。是援筆精而誤。隨園詩話以此詩。為閩秀李金娥咏路上柳。其誤已甚。隨園粗率。如此者尤多。不可不知矣。

### 燒筆

畫工燒筆。謂之朽。又謂之土筆。或直謂之炭。圖書見聞志云。凡臨素多不用朽。崔白之事。畫繼云。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二罷。見聞志又有落土之際之語。注云。土錐朽畫者也。畫訣云。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是也。

### 摸方巨山詩

余昔歲遊玉川。投故人三田士雲家。踰山踵川。途中小占云。樵路透迤六七里。漁家寂寞兩三間。其實摸方巨山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三四花。後見仇仁近遊天臺詩云。長松夾路六七里。小墅通村十數家。是亦出于巨山矣。

### 作詩八字訣

秋星閣詩話云。作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此語本歐陽公為文有三多。事載于後山

居士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

### 蟹六跪而二螯

荀子勸學篇。有蟹六跪而二螯之語。注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蓋蟹本八跪。今云六跪。故引說文。證六跪之不誤也。說者或引爾雅大戴禮韻會等。為八跪之誤。甚則以為今觀蟹行。兩小足不着地。以無所用。略而不言。捫蝨新語嗜川蟹。皆非。涪翁襍說云。荀卿云。蝟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此說未穩。亦可備一解。按本草云。彭蠡六足者名蝟。彭蠡即蟹之一種。荀卿誤為蟹而已。六跪未可改矣。蘇鶚演義曰。蝟蝟子小蟹也。亦曰彭蠡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整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整亦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蠡子。以為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尚。尚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 放砲

農田餘話云。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寧散。凡稱荒唐欺給之事曰製炮。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炮攻擊不已。將昇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可怪。邦俗亦謂荒唐欺給之言為放炮。由來已久。遂無他異。里言巷談。又何規規怪之。

### 響卜

學山錄云。皇朝俗有街卜者。中華有類此者。朱弁曲洧舊聞云。王建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者。謂之響卜。蓋



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會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友生果被黜。又唐人所著玉泉子亦有以響卜之事。今不採。然則自唐時既有之。又謝在杭文海披沙云。俗用有響卜。則古鏡聽。然則明人亦為之耳。葛原詩話後編云。唐李廓鏡聽詞云。匣中取鏡辭竈王。羅衣掩盡明月光。昔時長着照容色。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黑人來稀。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綾花懷裏熱。銅片銅片如有靈。照見行人千里形。鏡聽者。抱鏡卜遠人之安否。歸期於往來行言也。和俗占之類也。其法堅瓠補集載之曰。賈子說林有鏡聽咒曰。並光類儻終逢協吉。法以鏡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語。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又王建有鏡聽詞。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今聽識者。禱於竈神。以枚柄投釜中。隨枚柄所向。執鏡而往。謂之響卜。即鏡聽也。響卜詳法。見月令廣義云。響卜引鬼谷子卜竈法。元旦之夕。汛掃爨室。置香燈于竈門。注水滿鍋。置枚于水。虔拜禮祝。撥枚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為主。宜夜靜卜之。諸家集有鏡聽詞。人多不知為何事。故詳錄之。右蘭林六如二公引證無餘蘊。余亦有所得。附于左以博異見云。唐撫言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一人投骨於地。群犬

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啣得。獨醒襟志。江西人遇元夕。多以入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檢蠹隨筆器用類。紫珍鏡神名。唐詩紀事李廓鏡聽詞末句云。紫珍紫珍如有靈。照見行人千里形。是也。鏡聽即今之祠竈響卜也。蜀中名卜竈是也。熙朝樂事。更深人靜。或有禱灶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唐俗既然。撫言可證。明俗亦然。檢蠹隨筆熙朝樂事可證。再按。田家五行正月類。引歲時襟記云。五更將杓插在腰。信步行出門。聽傍說。其言吉則吉。凶則凶。是亦響卜也。

### 千里蕁羹未下鹽豉

清君錦孔雀樓筆記云。某公賜辛酪。其味清淡。殆比蕁菜。殊無腥羶之氣。因悟千里蕁羹未下鹽豉之為名對。余按青藤山人路史云。羊酪羊酥也。極清淡而蕁味亦然。但蕁宜和以鹽豉。如和之則稍不似辛酪矣。故曰但未下鹽豉。君錦之言不誣矣。

### 郤詵一枝

鵬齋翁舊注蒙求注云。古寫本郤作郤誤矣。按晉書有郤詵無郤詵。正字通云。郤與郤別。黃長睿曰。郤詵。晉大夫郤穀之後。郤鑿御史大夫郤慮之後。姓源既異。音讀各殊。後世因俗書相混。不復分郤郤為二。陸龜蒙詩一段清光染郤郎。亦誤讀也。然則此誤唐人已然。舊注作郤。亦坐不分郤郤為二耳。古寫本作郤。於李翰原本則誤。從來却是正字。鵬齋翁言於蒙求則不誤。而於原書則誤矣。



### 鯉魚風

月令廣義引提要錄云。九月風曰鯉魚風。佩文韻府梁簡文詩。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李賀詩。鯉魚風起芙蓉老。又引提要錄。爲九月風。余按陸龜蒙江行云。酒旗孤葉外。樓影浪花中。醉帆張數幅。唯待鯉魚風。元呂誠秋江晚霽云。一帶寒沙秋水白。荻花吹老鯉魚風。明王達題畫云。鯉魚風起芙蓉老。一縷絲懸玉鏡秋。唐寅題畫云。鯉魚風急繫輕舟。兩岸寒山宿雨收。一抹斜陽歸雁盡。白蘋紅蓼野塘秋。郭奎詩鯉魚風熟香稻早。釣艇誰撐近竹林。共以鯉魚風爲九月風。然宋余襄公暮春詩。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又明楊載詩。向晚鯉魚風乍急。盡吹小雨作春水。汪廣洋詩。秋林崖荔雨。春浦鯉魚風。亦以爲暮春風。恐係誤用。錄以質諸博雅。再按宋唐庚詩。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元王良詩。雲暗春城榆莢雨。浪翻沙岸鯉魚風。亦以爲春風。

### 論語作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二子獨以子稱。是本於柳子厚之說也。又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拜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閔冉高弟。亦曰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林之奇曰。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至

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

子曰者。趙注本有稱萬子曰者。朱注本無之。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余云。諸說恐非是。按如孟子禮記家語孔叢子等

書。閔曾有以子稱。彼數部書豈盡成於數子之門人乎。請舉其一。家語六本云。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孟子云。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又云。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是一出於稱呼之便耳。猶今人以姓行或以字以號也。況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孝經字孔子子曾子。莊子稱神尼稱曾子。子果貴於字乎。四書釋地嘗論及之。徂來物氏曰。如閔

冉二子亦以子稱。則不可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語中琴牢原憲二子獨以名稱則成於琴原二子之門人乎。余曰此說亦非是。毛西河解憲問云。集注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

憲問自嫌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又他宰子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

仲憲言子曾子憲也。又史記原憲亡章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憲皆自記耶。由是觀之。物說之非不待多言。要

之論語出于諸子筆記。定爲何某作者。盡涉臆度。然則論語作者終不可知耶。余云。成於有曾二子之門人者。近是。楊氏曰。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言次之。蓋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尤西堂曰。論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歿遠矣。門人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曾子之門人。非孔



子之門人也。論語識曰。子貢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亦何用此紛紛者乎。是說極妙。敢質諸博雅。

### 取名連姓

日知錄云。古人取名連姓為義者絕少。近代命名。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謔也。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鏡新磨羅衣輕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呼以士大夫。而做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余按說儲云。東漢無複名。或曰王莽之禁。沿襲所致。然單名却自雅。輒近多複者。至因姓名名。尤乖雅道。合而觀之。此弊明人一甚。葛孔明過庭訓米萬鍾魯莘野丘民尹耕周旋溫新唐詩江漢曾異撰田有年之輩。不可毛舉。然不啻明人。唐人有孟浩然載重席趙冬曦趙連城。宋有葛天民丁易東夏珪李唐樓觀王佐才邵棠呂渭老傅惟肖虞允文姜大呂姚宋佐章甫華岳。元有唐棣。再按古人亦有之。左傳有齊大夫烏枝鳴莒大夫苑羊牧之。因姓名名者久矣。

### 命名不謹

李白母夢太白星而生白。故以太白為字。而有慕之者。以太碧為字。太碧有何意義。杜荀鶴名出于日下荀鳴鶴。而有慕之者杜荀鴨。荀鴨又有何意義。可笑甚矣。

### 一日百詩

祇南海一日賦二百篇。人或不信。因有再舉。喧傳于一時矣。按謝康樂半日吟百詩。頓落十二齒。則古人亦有此舉也。後世或以之應舉。終有百篇科。霏屑集云。百篇科不知設於何代。嘗考吳士孫發曾舉是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脚下玉除。陸龜蒙亦有詩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想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池春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乃詔今後應此科者。仍此題為式。長孫按。昌國事見宋王襄軒雜錄。余嘗讀唐詩方干贈孫百篇云。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功夫舉世名。張喬贈龐百篇云。都堂公試日。詞翰獨超羣。因謂如南海亦可稱祇百篇。

### 詩有所本

楊萬里云。閑看月走仍雲走。知是雲忙復月忙。是本於賈島走月逆行雲。張喬走月流烟疊樹西。高啓宮女圖。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楊基紅綠蕉二女圖。兩樹紅蕉隔禁扉。曉涼攜伴試羅衣。金鈴小犬迎人吠。應怪秋來出院稀。二詩其本于王涯宮詞。白雪獨兒拂地行。慣眠紅炭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繞金階吠晚螢。

### 門禮



世俗拜年者。通名于應門者。投名紙去。不見主人。又有寸許小筐名札入者。置之門首。來客不敢通名。直以名紙投筐中去。謂之門禮。唐土亦有此類。雅俗稽言云。元旦拜年。衣冠逐逐。例到門投帖。甚有望門馳帖者。又甚則侵晨高臥。第走一介。飛遞名紙。虛文了事。近聞一絕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弊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苟簡不嫌虛。誠鄙之也。清波雜誌云。元祐間新正賀節。有士持門狀遣僕代往。到門其人出迎。僕云已脫籠矣。諺曰。已脫籠者詐囚人也。溫公聞之笑曰。不誠之事。原不可為。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云云。已見前不錄。可見賀節投虛帖。宋朝不可。明朝不以為非。世風不古。亦因年代而遽降焉。良齋雜說云。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宋時已然。癸辛雜識載沈子公遣僕送刺。至吳四文家。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僕以酒。陰以已帖易之。其僕不知也。至各家徧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可一笑也。蘇城之路六門迢遞。今日往東。明日往西。而東路之帖又至矣。記一前輩答拜回見門上帖又滿案。怒而擲之曰。聽他連名告我可也。聞者絕倒。由是觀之。蓋有甚於我俗者矣。

唐土農估竊附主人姓

古者唐土雖士大夫。不賜氏族。則單稱名。後世農工商估亦自稱氏。無與士大夫異焉。本邦庶人不得稱氏。縱令私稱氏族。於公事文書。斷不得稱氏。亦美俗也。唐土農估私附主人之姓。猶如本

邦估人之舖號也。留青日札云。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證古。不亦尤著明也邪。是一證也。

坤齋日抄卷中終



# 坤齋日抄卷下

西島長孫元齡著

## 積句成篇

余作詩遲澁。動經旬月。然觸情逢景。得隻句一聯。乃造小冊子記之。每有所作。以嘗所得。忽足成而為篇。然不特余不佞。古之作者亦有然者。李賀奚囊是也。至讀孫公談圃。又得其人。因記于茲云。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遊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公孫莘老也。

## 飲器非洩器

通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注者以為洩器。或以為酒器。今按。呂氏春秋。趙襄子北取代。



東伐齊。使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此飲器為酒器之證也。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頭。共飲血盟。假令飲器為搜器。豈可飲血乎。杜氏通典有虎子。乃搜器。注以為飲器者。蓋亦不知飲器本非搜器耳。此說出鄭明遠批言。余按韓非子難三。此智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飲器之非搜器。又可證也。况公子之書出於文信之前。則宜引證而不引證。豈不一欠事乎。再按淮南道應訓云。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高注。飲器器榑榼也。以飲器為溺器者。拘于此。然溺字畢竟係衍字。莊達吉云。左傳行人執榑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曰。飲器榑榼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松窓先生曰。呂覽義賞篇云。擊知伯斷其頭以為觴。注謂溺器者誤矣。溺字恐衍得此二說。飲器之為酒器。無所抵辭。又千古一快也。

### 脩用地名

帝京景物略云。皇城內之太液池。天上水也。游則莫便水關。志有之曰積水潭曰海子。蓋志名而游人不知之名。游人詩有之曰北湖。蓋詩人名而土人不之名。然則今人隅田川曰墨水。目黑曰驪山之類。可謂詩人名。拘儒往往譏之非矣。東坡改黃公為皇恐。韓子蒼改小孤為小姑。詩人脩用地名。自古有之。蘇韓事見坦齋通編

### 點者以烏賊墨書契

世傳有黠者以烏劔墨書契。以借財物。歲久墨淡。遂為空紙。往往欺人。唐土黠者亦以之欺人。今檢出于此。酉陽雜俎云。烏賊舊名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癸辛雜誌云。世號墨魚為烏賊。何為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偽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為騙詐之謀。故諺曰賊云。謝氏詩源云。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誓成烏賊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解烏劔義。南越志云。烏賊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 飲酒論合升

賤者飲酒。言何合何升。不以杯器。唐土亦有類之者。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已知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餅以當酒。白詩春風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爐一椀茶。又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榼二三升。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又云。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甘澤謠云。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錢虞山詩。我飲不五合。頗知酒中味。查初白詩。湖天霽色詩兼畫。待我舟中酒二升。又云。自到君家飲量增。也教小戶罄二升。

### 稱支那為唐

懶真子云。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



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通鑑武帝紀注。胡身之曰。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也。

青藤山人路史云。凡四夷稱中國不曰漢。即曰唐。不可定為何代也。見聞錄說鈴。倭國條中引黎魏會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蒲塞。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為漢人也。本邦稱支那為唐。亦不拘世代。蓋李唐時數通使命。習故言也。徵慈錄有唐將唐兵之語。則朝鮮亦稱唐也。

馮婦

蘆浦筆記云。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為士者笑之。注以善士以善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為善士為一句。則之野為一句。以余味其言。恐合以卒為善為一句。野有衆逐虎為一句。蓋以其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此說殊有理。癸辛雜識又載此說。沒劉昌詩名。倘湖樵書引推篷寤語載此說。亦不錄昌詩名。故表出之。

蘆浦筆記。宋人劉昌詩所著。

鯨魚

中華古今注云。鯨大者長數十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八九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是真妄言也。肥之前州者魚米之邦也。鯨魚之利。往往抵租稅。余聞諸肥人。鯨魚雖極大。不過三十餘尋。豈有所謂數十里者乎。且孕子必一。又無就岸生子事。要之唐土人多不詳海物。故信口妄言耳。然海槎餘錄所載頗為詳悉云。海鯨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鯨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鯨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舢舨。裝載藤絲。綵綵為臂大者。每二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綵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綵。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鬻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所謂逆鬚鎗者。邦俗所謂毛利者也。逆鬚鎗字甚奇。

杖鬚

庚辰春余浴于熱海。道經石橋山。棘枝鈎衣。石齒嚙杖。余因得句云。棘鈎衣作眼。石嚙杖生鬚。以似諸友。人或怪杖鬚之語。余云。宋李彌遠有句云。屐齒穿沙穩。筇鬚礙竹回。然則杖鬚之語。不足怪矣。

鈴索

韓偓玉堂閒坐詩。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注曰。禁署嚴密。非本院人。不敢遽入至于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文書內臣立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

坤齋日抄卷下



余云。今侯家內外通事。必引鈴索。其應對之處謂之鈴口。亦引鈴索。其人即出應之。又按錢虞山詩。傳宣待中宵。注亦引韓詩。

### 執輿

季氏篇。夫執輿者為誰。皇疏云。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輿。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朱注云。在輿執轡也。輓近一先生云。輿字轡之誤。余按少儀云。執君之乘車則坐。鄭注。執轡。謂守之。按鄭猶以執為執轡。恐非。石經作夫執車者為誰。然則執輿即執車。執車即守車也。執秩執紼執燭執炙等之執。皆以守解之。可見執輿子路下車。孔子在輿守之也。亦可備一解。

### 方履

婦人着圓履。男子着方履。剛柔之義。賈后時婦人好着方履。事見搜神記。近日婦女好着方履。識者以為如何。

### 獨立禪師

葛原詩話云。獨立禪師者。明末人。避亂歸化。遭隱元和尚而為僧。初在彼邦。號戴笠。佩文齋書譜載之曰。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崇禎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不知所終。在長崎逢舊友贈詩云。匆匆別去忽經年。有喜重逢海角邊。爾我遭時因作客。弟兄把臂合隨緣。

遙瞻南粵家何遠。近憶西湖夢自牽。世外人情俱不問。半窓風雨剪燈前。橫海經秋。天涯再晤。拈奉子初盟兒。郵政。戴笠具草。今其真蹟在富垣龍溪家。余按戴笠之名。亦因姓名名者。故六如師誤以為號也。桐鄉縣志云。戴笠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潛究素問諸書。懸壺漢里。崇禎中楚蜀擾亂。公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明詩綜載公之詩云。老大徒傷事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涼風動地迷衰艸。白露逢人透葛衣。江漢數行鴻雁斷。天涯幾個友朋歸。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蓋傷明祚將遷也。朱彝尊云。公初名昇立。字則之。改名。楓山庫中所藏唐詩歸。係獨立所藏。每卷有印記。更字松野。又字曼公。吳江縣學生。檀字林公曰。楓山庫中所藏唐詩歸。係獨立所藏。每卷有印記。今閱其印文。初名觀胤。字子辰。號荷鉏人。後入釋門。名性易。字獨立。又號天外一闌人。按陳文沂移情集漢淡軒集。載唱和詩文。公嘗寫其印文賜余。錄以貽好事者。

戴觀胤  
字子辰

戴笠

荷鉏人  
戴笠

獨立

芳悒

上炎人

### 妖夢是踐

左僖十五年。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杜注。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余云。杜說以踐為厭勝之義。似焉。按韓非子內儲說七術云。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



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趙本賤作踐。又難四引此文賤作淺。又是踐誤。由是觀之。踐是踐履之踐。妖夢是踐。只是與妖夢符合之義耳。杜注恐非。

### 打夜狐

歲晚市中丐兒塗抹群裝鬼形。打鼓弄絃。跳躍叫呼。以乞利物。俗謂之節季侯。唐士亦有類之者。前武林舊事歲晚節物條云。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雲麓漫鈔云。歲將除。都人相率為儺。俚俗謂之打夜狐。亦呼野雲戲。東京夢華錄云。入此月。十二月。貧者每十數人為羣。裝鬼形神鬼。男婦以鑼鼓巡門乞錢。名打夜胡。亦驅祟之道。西湖遊覽志餘云。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形。叫跳驅儺。索乞利物。余按。兩漢刊誤補遺云。大儺選百二十人為儺子。嚙呼。仁傑按。淮南書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嚙呼。而後世謂之邪呼。逐除徧往人家是也。近時小說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許嵩謂俗呼野雲及野胡亦誤也。然則打是發聲。猶打聽打說打過之打。夜狐當作邪呼。林間錄夢梁錄共作野狐。徐文長集亦作打夜狐。共合從本字。

### 古人不滿詩有改作者

樂天夜聞歌者。自注宿鄂州。云。夜泊鸚鵡州。秋月澄徹。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如真珠。雙雙墮明月。

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此詩酷似琵琶行。豈不滿意而再作琵琶行。歟。或以宿構為琵琶行歟。東坡詩。西湖真西子。烟樹點眉目。此詩亦歎于意。而又有淡粧濃抹之作歟。

### 婢詩

江湖後集載萬俟紹之婢態詩云。纔入園中便折花。厨頭坐話是生涯。不時掐數週年限。每事誇稱舊主家。遷怒故將甌碗擲。傲曠剛借粉脂搽。隔屏竊聽賓朋語。汲汲訛傳又妄加。一夕話有貧家婢自訴詩云。貧家一婢任驅馳。不說傍人怎得知。壁脚風多寒徹骨。厨頭柴濕淚拋珠。梳粧娘子嫌湯冷。上學書生罵飯遲。打掃堂前猶未了。房中又喚抱孩兒。一摸其憨態。一盡其苦况。二詩各極巧妙。

### 臥龍梅

本所梅莊有臥龍梅。枝幹天矯。宛似一臥龍。唐士人謂之梅龍。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云。呂及之梅林分韵序云。紹興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馮時行從諸朋舊凡十有五人。携酒具出西梅林。林本王建梅苑。樹老可庇一畝。中間風雨剝裂。仆地上。屈盤如龍。馮時行梅林詩云。走尋屋角如龍梅。梅龍雖多此其魁。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梅龍。簪雲樓雜說亦載此事。且云。陸放翁在蜀時歲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臥穩不飛去。



鱗爪脫落生毒苔。蓋狀其假蹇如此。

### 石菖

東坡過山澗。見水中有石子奇秀者。置於盆中。種蒲於上曰。後世以此玩者。自予始也。洪容齋云。休寧村落間有奇石。如彈子渦所出。宜養石菖浦。程得藻許以饋我。以詩督之。今世玩此者未有釋石者。亦異于二公之撰矣。俗尚所熾。一根或有抵數十金者。然不知以坡公為開山祖。洪覺範詩。溪毛數葉一寸碧。風姿底事能清臞。戲將紅玉旋螺石。共置雪色花磁盆。許梅屋詩。一碧生涯水石濱。縷風絲雨瘦精神。前身恐是巢由輩。怕着人間半點塵。又葉紹翁詩。鋤地留莎草。添苦養石蒲。薩天錫詩。道士愛幽居。年來一事無。盆池新過雨。石上種菖蒲。可謂與坡公同臭味者矣。

### 穢塚

元廼賢金臺集載岳墳行。注云。守墳觀禪師至京。請加封諡徵賦此。宋將孟珙滅金捷廻金陵。命軍士尿溺秦檜墓上。其詩云。君不見滅金孟珙誇驍勇。凱還兵薄秦家隴。六軍溷穢積如山。千古行人呼糞塚。歸田詩話。岳王墓條下。有人為排律一首云。大師墳上土。遺臭遍天涯。蓋江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冢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冢。風月堂雜識云。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

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湖塘雜記云。忠武王靈爽昭昭。牧人入

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

孫按。湧幢小品云。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妻王氏萬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沈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萬二像。跪祠前。又按海內奇觀。岳王廟前。有秦檜王氏萬俟卨四人反縛之像。

分屍檜

孫按。湧幢小品云。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析幹為二。植墓前。名分屍檜。

移之牆外。而擊者愈多。因謂讒佞陷人。幸得意于

一時。不能免罪於萬世矣。薩人某著琉球進貢錄。亦載溺檜像之事。歷宋元明數百年而至今日猶爾。不豈可畏耶。

### 猿鬼戲

月令廣義。正月令日次十六日云。宛署記。燕都正月十六日。小兒多群。集市中為戲。首以一人為鬼。繫繩其腰。眾鬼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急擊一拳以去。名曰打鬼。期不意。不得為繫者所執。一或執。即謂為被鬼所執。闕然共笑。捉代繫者。名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有久繫而不得代者。有得代而又繫者。有終日擊人而不為所執者。以此占兒輕佻。亦習武之戲。是邦俗所謂猿鬼之戲也。余幼時尚見之。近日斷不見此戲。風俗頹靡。亦忘武之一驗也。噫。

### 鬪紙鳶

都下俗。每春首競放紙鳶。綫綫交加。故為勾牽。截斷他綫。以為勝負。唐俗亦有然者。武林舊事。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



### 樂天墓

賈氏談錄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墓側。相傳過者必奠扈酒。冢前方丈土常成泥濘。元廼賢金臺集載北邙山歌云。君不見履道坊中白太傅。留客高臺醉歌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去澆墳上土。注云白樂天賜第履道。既葬北邙。勅命遊人至墳所者。必酌酒。至今墓前隙地泥濘。嗟呼自唐至元。無慮數百年。遊人澆酒以為故事。與夫秦檜之墓遊者澆溺。可謂霄壤也。昔者則天武氏別王皇后蕭淑妃之手足。投釀甕中云。使二嫗骨醉。是妬氣之所致。不真骨醉也。如白傅者。真骨醉也。

### 招魂墓

某藩士謂余曰。吾藩祇役于江戶者。不幸病歿。為鄉土貧遠而不得以喪歸。於鄉里香火寺。立碑營墓。名曰移墓。昔年叩諸井太室。太室曰。招魂墓也。子亦有考耶。余時讀唐書。適有所檢出錄數條贈之。后妃傳云。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又睿宗之后。同追諡。並招魂葬東都之南。宗室傳。孝基。永安莊王。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高祖為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文藝傳。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又李華之子翰。傳張巡功狀。奏上之曰。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

又按。張籍征婦怨云。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後閱徐乾學讀禮。引陳留風俗傳水經注後漢書晉書元經舊唐書宋史。著為招魂葬一條。可謂蒐羅無遺。然不收余所錄贈后妃傳以下數節。又可以補其遺云。

### 喪家宴樂

喪家槩以初七日。設水陸齋。且宴親戚及故舊。子於此日哭則不歌。況於始死宴飲。實所不忍矣。然俗習已然。雖有識者。不能如之何。考諸唐土亦猶爾爾。嗟呼流俗之弊。各天同軌。良可嘆也。今揭二條於茲為證。元宋无吟嘯集。咏周勃詩注。漢周勃傳。勃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曰吹簫以送葬猶之可也。若吹簫以樂喪賓則不可也。今俗喪家多動樂樂之。恐古亦然。故師古注如此也。清吳晴嵩讀禮問云。或問喪之宴且樂也何始乎。曰考之國史。其蒙古氏遺風歟。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請禁之矣。宏治時主事陳江請禁之矣。皆詔行之。而迄于今沿之。嗚呼禮之數而習之難反也。賢聖之君三百年政教。而卒無以易蒙古之遺也。可痛矣。俗習之難挽回如斯。何況於今日乎。噫。

### 其未得之患得之

續筆乘云。語曰。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



一字耳。」余初以為是焦氏之新說。後讀沈作喆寓簡。僅改二字。足數字耳。焦氏襲說固多。不圖是亦係舊說矣。又讀太宰氏紫芝園漫筆云。家語所記夫子答子路語與此同。彼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意則明備。疑論語脫一弗字。太宰經說大率陳腐。獨此說援證精確。比諸沈氏引韓文。不啻雲泥。爾後又讀孫季昭示兒編毛西河四書臆言。共引家語。毛氏更引王符潛夫論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於是論語脫一不字。瞭然不待辨矣。可見古人眼網不漏一物。然太宰氏豈寓目于此書者乎。真為暗合。不如焦氏之生吞也。再按荀子子道篇云。孔子曰。十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

### 艾納

余讀東坡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不詳艾納義。後讀能改齋漫錄云。東坡詩憑仗云云。古樂府氍毹毼毼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猶未得其詳。及讀浩然齋雅談云。東坡梅詩云云。艾納梅枝上苔也。梅至花過則苔極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橄欖。坡意蓋在此也。始悟艾納是莓苔之名。又讀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梅詩云云。艾納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艸及沈氏香譜。又春風堂隨筆云。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艸謂之艾納香。因知艾納本係松上苔。雅談就物為說耳。然松梅二樹其苔相似。可通言之。獨憾艾納名義難明。余偶得一臆解云。艾以其色言之。納是補綴之義。蓋此苔點點有補綴之象。且為蒼艾色。故

得此名歟。猶墻衣地衣之義也。

### 巨人跡

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人或謂巨人巨大奇異之人。余云非。周紀注。巨人猶言大人也。又荀子正論。脯巨人而炙嬰兒。可見直是大人也。且下文云。兒時屹如巨人之志。若以為異人。則如巨人之志。不得解。

### 盜跖吟口

荀子不苟篇。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楊注。吟口。吟咏長在入口也。或云。吟口。形容暴戾之狀。其不得解。按呂子異用。盜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榷也。高註。企足莊躄也。由是觀之。吟口恐企足。字之誤。

### 狼

虎狼並稱。虎入詩料。狼不入詩料。蓋以其貪暴慘毒人賤之也。然詩人偶或及之。唐禪月大師云。狼聲隔遠烟。元張翥云。白摧野草狼同色。又楊孚云。月白風清狼夜嘯。

### 美人半身圖

李笠翁題西子半身像云。半紙天香滿幅溫。捧心餘態尙堪捫。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是蓋出于解大紳詩。解氏戲題半身美人畫云。千般體態百般嬌。不畫全身畫半腰。可怪畫工無識見。



動入情處不會描。載在羣談探餘。解詩粗率。李詩婉麗。殆爲出藍矣。

### 黃金一釜

蒙求舊注引孝子傳。載郭巨事云。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說者以爲釜與黼同。量也。然則一黃金釜。不當言黃金一釜。黃金一釜。是所有黃金可充一釜也。或曰。如子之言。釜上之語。不知所說。余對曰。釜上有物。物上有此語。今所引之孝子傳踈漏而已。按徐廣孝子傳載郭事云。有黃金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可證。

### 毛寶白龜

毛寶白龜。說者以爲放龜者。係寶之軍人。則宜言毛軍白龜。余曰。韓壽不竊香。竊香者賈充之女。而題云韓壽竊香。魏顥不結草。結草者顥所嫁婦人之父。而題云魏顥結草。韻語固不得不然。何怪。

### 口號

陔餘叢考云。杜詩有題曰口號者。如晚行口號之類。然梁簡文帝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唐張說有十夜衙前口號詩。則不始於杜也。余按此說出子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不始於趙雲崧也。今錄全文。以發雲崧之私云。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按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於杜甫也。詩云。帝京

風雨中。層闕烟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却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以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詞二首。其一云。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啣火樹千燈艷。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妬來。西城燈輕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大抵明清諸儒之說。沿襲古人。以爲己說。若不詳覈之。則多受其瞞。書貴博洽。爲是也。

### 素面

邦俗不施粉墨者。謂之素面。按宋樂史太真外傳云。鏡國不施粧粉。自街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鏡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白香山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嬌閨少年婦。白粧素面碧紗裙。又存餘堂詩話。引文苑英華所載張蕭遠詩。有素面字。蓋唐人俗語。又按元人潘純題黃大痴山水云。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痴笑曰。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顧阿瑛天寶宮詞云。月支十萬資臘粉。獨有二姨素面粧。

### 一枝紅艷

樂史太真外傳。載李白清平調詞云。一枝紅艷露凝香。錢虞山詩。一枝紅艷笑沈香。因謂唐詩選作濃艷者非。

### 焚書坑詩



堯山堂外紀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何人作。陸式齋文量常誦之。余按韋居安梅磻詩話。載蕭冰幄立之詠秦詩云。燔經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國未墟。無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黃石讀兵書。意式齋所愛者是也。後人變易字句。故蔣仲舒不知其人已。

### 全唐詩話

余嘗見全唐詩話命名。以為哀輯無遺。後獲讀之。約略大過。大失夙望。因取唐詩紀事校讎。始知是俗子就紀事抄集以成帙。偽書中之尤鹵莽者矣。今舉其二。皇甫冉西陵寄一公詩注云。姚合取四詩為極玄集。而僅收二首。紀事見收四首。又錢起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詩註云。以上四章姚合取為極玄集。紀事作寄郎士元以下四章姚合取為極玄集。然詩話僅錄裴廸書齋望月及本詩。不收寄郎士元與宿洞口館二詩。爾餘魯魚亥豕。每行逐條。殆不可枚舉。可見就紀事中抄出。不辨菽麥者之所為也。且按宋史本傳。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云云。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終不道有全唐詩話。蓋冒尤之名以求售焉。一日與北靜盧茶談。偶及此事。靜盧云。子言極為詳覈。然猶有所憾。余因叩其說云。序曰咸淳辛未重陽日遂初堂書。尤光宗時人。嘉定五年已前就木。故史云謚。咸淳辛未之距嘉定五年。正六十年。然則後于尤之死六十年已外也。輕薄子偶知尤號遂初。不窮其顛末。誤為尤作而已。余聞之爽然自失。寔服具眼。

因考諸書。癸辛後集云。賈師憲常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託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中事耳。四庫全書提要云。舊本題宋尤袤撰。考袤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以光宗時卒。而自序年月。乃題咸淳。時代殊不相及。按驗其文。皆與計有功唐詩紀事相同。紀事之例。凡詩為唐人採入總集者。皆云右某取為某集。此本張籍條下。尚未及刪此一句。則為後人刺取影撰。更無疑義。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二。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剽竊舊文。塗飾塞責。後人惡似道姦。改題袤名以便行世。遂致偽書之中又增一偽撰人耳。毛晉不為考核。刻之津逮秘書中。疎亦甚矣。良齋續說云。偶閱津逮秘書。中有全唐詩話。不著撰人。其序末遂初堂書。予思文簡公外未有以遂初名堂者。及按紀事。為咸淳辛未。咸淳乃度宗年號。文簡已沒。此為莊定公無疑也。莊定諱情文簡之孫。仕為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云。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譜稱其告老林下。築圃西湖。與序中蒙恩便養湖曲相合。所居仍名遂初堂云。莊定不以詩名。而此編遂撮三唐之標。獨無一言及李杜。不識謂何。為尤氏雪冤者可謂極矣。然偽作者初不題尤之名。後人以遂初堂書誤認為尤而已。如果嫁名于尤氏。則紀年牴牾。固不如也。古人同字號者。不可毛舉。焉知別有一遂初也。按王義山挽遂初陳尙書詩云。到得咸淳國步難。幾回抗疏動天顏。然則是又一遂初也。且紀年相當。則出斯人之手亦不可知也。義山宋季人。出于元詩選。



### 伐松詩

隨園詩話云。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有客題詩于樹云。遙知此去棟梁才。無復清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載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乃停斧不伐。或云。遙知此去不成語。結尾又蕪陋。無足錄者。太守何為停斧。余云。是隨園之疎謬也。此詩本見于明敖英東谷贅言云。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悞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詩如是。豈不動人乎。再按。此詩宋詩紀事為經山長老維琳禪師作。元詩選為柏子庭作。又為胡尊生作。又為許廣大作。一詩互異如此。

### 九言詩

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葉。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余欲見其全璧久矣。偶閱堯山堂外記得之。喜附于此。云趙子昂與明本交。馮海粟獨輕之。一日子昂強扯中峰。同訪海粟。海粟出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峰一覽走筆亦成百首。海粟猶未以為然。明本亦出所作九字梅花歌。示海粟。海粟竦然。遂與定交。歌曰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個擲。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

又按山房  
詩筆以此  
為隱  
寺主僧元  
巖作

### 唐氣

水東日記云。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譽之謂座客曰。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坐為之絕倒。隨園詩話云。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有唐氣。焉得不甜。真是一雙笑話。彼甜詩人實問其兄之言也。坐客笑之。豈知雅謔者乎。

### 同時詩人有同趣詩

樂天云。松膠粘琥珀。李賀云。桃膠迎夏香琥珀。張籍云。城中車馬應無數。能解問行有幾人。樂天云。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元微之云。都大資人無暇日。泛池全少買池多。劉夢得云。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閑人。盧同白鷺鸕。刻成片玉白鷺鸕。欲捉纖鱗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人不知謂關立。樂天池上寓興云。水淺魚稀白鷺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閒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劍得仁長門怨云。早知雨露翻相悞。只插荆釵嫁匹夫。于瀆馬嵬云。當時嫁匹夫。不妨得頭白。于瀆又賦宮怨云。今日在長門。從來不如醜。元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薩天錫有華清曲題楊妃病齒云。君不聞華清宮一齒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身濺血未足多。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本邦白石先生老年行云。君不見東家阿嫗年七十。夜來向市買臙脂。祇南海老矣行云。



東鄰妖姬尚效顰。夜買燕脂佩雞舌。諸公同時。詩亦同趣。未知孰倡孰和。吁可怪矣。

### 青蟲詩

明詩綜載戴奎字文祥。秋夜有懷詩云。欲憑詩句寄秋風。吟到宵分蜜炬終。月色如銀庭樹冷。一絲和露墮青蟲。靜思居詩話云。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秦淮海句也。文祥移入夜景。可謂青出于藍。余謂是襲張翥墮地一絲和露濕。青蟲懸在月明中之語耳。是真以沙投於金者。豈可謂青出于藍乎。詩話之言何容易矣。再按張語亦有所出。駱賓王詩。織蟲垂夜砌。是也。

### 多記典故

十友瑣記云。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為貓所觸。剗然墮地。因驚得疾。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記不。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懷七十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堯山堂外紀云。呂微之仙居人。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一日與陳剛中遇于道。剛中時猶布衣。策蹇驅行。見微之風神高遠。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微之亦問君非陳剛中乎。曰然。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論驅事。微之言一事。剛中答一事。丘至四十餘事。剛中已竭。微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復三十餘事。剛中深歎以為不能及。二事酷相類。錄可以續比事摘錄之毛。

### 旨言旨語

詩印有旨言。說者謂若可食。故以旨言。殊不知下章旨語非可食之物。則何以解旨語乎。余以為旨字只是語助。斯螽螽斯驚斯椒聊之類。古旨與只通用。左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邦。杜以旨為美。從文作解也。其實樂旨與樂只同。旨為語助。可證。又按南山有臺云。樂只君子。襄廿四年昭十三年共作樂旨。隸釋衡方碑。又有樂旨君子。

### 一句兩韻

馮定遠滄浪詩話糾纏。逐條有理。儀卿氏無所抵辭。翅有一條牴牾。固白壁蠅矢。雖不足論。為兒曹發之。曰有兩句之歌。注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馮氏云。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余謂年字固係訛誤。是非二句。一句兩韻之體也。詩云。鴛鴦在梁。掇棘在東。朝濟于西。誰與獨處。維錡及釜。易云匪寇婚媾。老子。上德若谷。知足不辱。禮記。昏定而晨省。左傳。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物壯則老。後漢書。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是其證也。

### 鍾馗詩

六研齋筆記載。文承休嘉靖戊申除夕。畫雲林鍾馗。贈其友號紹春者。亂樹縱橫。雲陰慘澹。甚得鬼神幽凜之趣。大都本之叔明。而用意則有獨到者。其題句云。朔風吹沙日欲暎。官柳搖金梅綻。盡終南進十幅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蟬磔于思含老齒。願指守



門茶與壘。肯使妖狐搖九尾。爆竹一聲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詩已流宕可喜。書法亦爽爽雄快。余每值臘盡春回。家人治松盆椒柏。輒懸此幅於中堂。以助歲時之樂。未嘗不感嘆。前輩風流點筆。即成佳趣也。余云。此詩堯山堂外紀明詩綜共為凌雲翰作。按瞿宗吉歸田詩話亦載此詩。為凌雲翰之作。雲翰嘗以宗吉為少友。則宗吉所目見不可誤矣。筆記蓋傳聞之誤。

### 藥石

甕牖閒評云。余嘗問入藥石之義。答者多不同。夫藥固無可疑者。若石則砭石也。昔王僧孺多識故事。侍郎金允超問訪以砭石。對曰。古者以石為針。初不用鐵也。是知砭石可以刺病。人有病患。有用藥者。有用砭石者。此所以謂之藥石。余按說苑建本篇云。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是正以石對藥。石之為砭石可知矣。

### 二合之音

夢溪筆談云。切韻之學。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者。如不可為巨。何不為壽。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又九經古義云。大射禮奏。狸首。注狸之言不來也。按不來反為狸。猶并夾為爾。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鞞為披。壽夢為乘。不可為巨。後世反切之學出之。余按如句瀆之丘為穀丘。扶搖之為騰。龍鍾之為癡。潦倒之為老。亦皆二合之音也。世說注。方正下

以恐似

引孔氏志怪云。盧充子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說者以為温休反為幽。休温反為婚。是亦二合之音。可見唐土自有二合之音。不朕于西域也。再按。楚語上。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章注。子張。楚大夫白公也。子張恐勝之二合。

### 梁景鸞五鶴圖詩

白傳九老會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杜祁公睢陽五老會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司馬公真率會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本邦梁景鸞五鶴圖詩。五鶴五千年。蓋本于此。

### 山人

明時有山人。山人者。士大夫罷官。武弁不得志。或大學諸生不獲薦等無位人。希名高遠。託足權門。以貪醉飽者也。馮時可兩航雜錄王元美觚不觚錄朱載鸞霏屑集等載之。元馬虛中詩云。山人行止在山林。生憎侯門說姓名。又有奴顏婢膝事逢迎語。則元時亦有此種人。然不讀馮王等書。此詩晦澁。殆不得解。書費博洽。蓋為是也。

### 木下人

湧幢小品云。平秀吉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會信長為關白。出山政獵。遇吉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說遇異人。得免。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唐人妄說多此類。因循相受。以此言為真。尤西堂外國竹枝詞。有大閣終歸木下人之語。湯尹賓國朝羣英品粹錄。載李名芳擬援朝鮮總督論日本叛夷來款



貢檄云。爾關白。以中國遁逃。竄身絕島。注云關白本中國人。走入日本。遂殺日本國王而自立。妄之又妄。

### 風十

近世懸幅。以無風帶者。為唐樣。因之人或以為唐山裱糊無風帶。誤。風帶謂之驚燕。梅花渡異林云。畫上二紙條。名曰驚燕。古于于字未詳。姑從原本。紙條不粘。任其飄動。又柳洪園一筆引齋曝寓談。載驚燕之事。

### 暴厄

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厄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厄而奚若。左僖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鄭玄曰。厄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杜預曰。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厄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鄭注憤憤。杜以巫為女巫。似得其說。未得其詳。檀弓既曰厄。又曰巫。故鄭不得其說。左傳巫尪連言。故杜以為女巫。然是大槩言之。厄之為巫。終無左證。按荀子王制篇云。傴巫跛擊之事也。楊倞云。擊讀為覲。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擊。又正論篇云。傴巫跛擊。籒釋本作跛。注匡讀為厄。廢疾之人。王霸篇云。賤之如傴。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厄而奚若。然則

厄恐是男巫。古者以廢疾之人為之。故直以厄稱覲也。猶瞽者司樂。故指樂師為瞽也。千載之疑團。一旦氷釋。真一快事也。暴如字。讀為入聲。非。

### 樂天無兒

白傅居恒歎無子。故其詩云。無兒比伯道。人因以為白不舉一子。然翹無男子耳。其詩又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可見有女子。古單稱子者。多係男子。家語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又後漢賈復被傷。光武聞其婦有孕曰。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耶。我子娶之。可見單稱子者。謂男子也。

### 我馬玄黃

卷耳云。我馬玄黃。注云。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說者或以玄為眩。以黃為倉皇之皇。可謂巧解。按何草不黃詩云。何草不黃。何草不玄。是言青草衰病。已黃又玄也。馬之玄黃亦此類。不知馬之本色何如耳。

### 放鄭聲鄭聲淫

語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群書治要以下二語為注文。人皆信之。余按漢書禮樂志。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信斯言則治要不足徵矣。

### 君子國



明季之諸賢，耻爲辨髮之民。或投緇衣，或歸黃冠。然其所戴者，滿清之天也。其所踏者，亦滿清之地也。然則如朱舜水陳元斌之輩，投化于吾東方者，其爲愈乎。朱陳二公，共爲賓師於宗濟，已免爲辨髮之民。又不爲髡頂之俗，可謂全其節矣。如虞山錢氏，黍離之嘆，往往溢于筆墨間。其詩云：世界自寥廓，吾師欲居夷。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如有意于乘槎者也。錢氏而投化，則得意豈在朱陳二公之下乎。可勝歎哉。以吾東方爲君子國。見續日本紀。

### 燕毛

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朱子云：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燃犀解云：毛老人也。以年老者論長幼，不是毛髮。逢原云：毛耄之本字。燕耄猶言養老也。按古者，毛旄通。旄即老人。所謂反其旄倪是也。然則諸解直以毛爲老人者，是耶。曰殆非。毛固爲老人，而恐非。周禮秋官司刑，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趙注云：旄老旄。陸德明云：旄讀爲耄。未敢以毛爲耄也。毛旄通用者，請舉其一二。孟子羽旄。左傳作羽毛。管子班序顛旄。國語作顛毛。左傳羽毛齒革。國語作羽旄齒革。

### 乾坤百戲場

宋毛珣詩：閱世今知百戲場。錢宗伯又云：乾坤百戲場。康熙御製：天地間一大戲場。語本于此。

### 萬物皆備于我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伊藤仁齋古義云：言苟知德性之尊，則凡世之富貴爵祿，皆我所有而無所欠闕也。其說與朱子有逕庭矣。然亦有所出。林希逸楊通老移居圖詩云：君子哉若人，萬物備於我。蓋謂知足則不羨富貴也。

### 魚清羹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魚清羹，即邦俗之潮羹也。

### 子者男子之美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或云美稱。或云古士大夫通曰子。見公羊宣六年傳：子大夫也。注：余謂恐非。子蓋五等諸侯之一。以子爲稱呼者，猶曰公曰君之比。唐人往往以侯爲稱。老杜詩：蔡侯靜者意有餘。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高適詩：沈侯不可測，其況信浮沈。岑參詩：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唐詩紀事云：獨孤常州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云：薛侯敦於詩，困於學。敏於行。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退之序云：韋侯昔以考功顯曹，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云：陳侯工詩賦，由是觀之。子之爲尊稱，猶曰公曰君之比也。

### 王粲覆棋



王粲覆棋。人徒以為強記默識之事。不知工奕者。於他事不記一二。而一著閱歲猶不忘失。粲亦工奕。故覆之不誤一道耳。縱令有識半面記染帳之人。豈無奕思而至于此乎。粲之工奕。史不載其事。而曹子建王仲宣誄云。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粲之巧奕。於此可見矣。

### 省字

先進篇。子樂集注。樂曰誤。或疑曰樂字畫繁簡異。似不可誤。余云。曰字篆體作白。白字作白。故曰誤為白。後人因之以為白是樂省文。遂改作樂。古者字畫多省。梁山灤作梁山泊。是樂省作白之證也。漢以降用隸字。而省文如此。况漆書竹筆。勢不得不省矣。問居錄云。古者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故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直以俗書妄解耳。丹鉛總錄云。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官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禮記義疏云。學記蛾子時術。蛾本作蟻。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長楊賦扶服蛾伏。皆為蟻之省。孫按。晉語。蝻。蟻。蓋蟻皆能害人。潛研堂文集云。春秋傳。鞞鞞鞞。皆所以馭馬。說文鞞作鞞。秦公孫鞅字子顯。蓋鞞之省也。以上四節。古有省文之證也。按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引古文尚書。並作放命。秘蔡編。高宗彤日。嗚乎王司敬民。史記司作嗣。尚書後案我行其野詩。成不以富。論語成作誠。假樂詩。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引

作不亡。家語正論。陳亡周之大德。左傳亡作忘。又古者有省文之一證也。又按禹貢棗幹。棗。棗省字。洪範農用八政。農醴省字。淇澳詩。綠竹青青。青菁省字。綠衣曷維其亡。亡忘省字。朱傳。亡之為言忘也。

曾子固云。無時失去也。共非。直是省字耳。車攻詩。東有甫草。甫圃省字。按。周語。藪有圃草。韋昭云。圃大也。毛傳。圃大也。朱注以甫草為圃田澤。誤。瞻卬昊天。

晉語重耳之印君也。荀子上足印則下可用也。印並仰省字。易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春秋沙鹿崩。鹿並麓省字。朱子語類。郭京易即鹿無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鹿字。脫一何字也。按。穀梁傳云。林風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杜征南以沙鹿為山名。非。是。莊子雲將見之。倘然止。倘儻省字。孝經此聖人之正也。今文作政。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政省字。此類不可毛舉。觸類長之。裨益于學者。不為不多矣。

### 王孫賈

說苑權謀。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左傳定八年又載此事。作王孫賈。注云。賈衛大夫。然則八佾篇王孫賈。當讀為上聲。讀如字者。恐非。

### 薩天錫詩多踏襲

靈徹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是分界垓子詩耳。徹公如起必無抵辭。薩天錫有句云。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是亦同病。天錫豈不見后山之語邪。天錫踏襲極甚。徐凝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襲之云。天下三分秋色。二分多在水亭。黃太史云。出門一笑大江橫。又襲之云。出門一笑青天橫。所謂活剝也。



### 傲不可長

宋晁迥晁氏客語云。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按升庵外集云。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作平聲。古人燕游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余云。古敖傲通。荀子強國篇。百姓謹敖。注敖傲也。爾雅釋言。仇仇敖敖。傲也。此傲。以敖以遊。以燕以敖之敖。非般樂怠敖之敖。張而不弛。君子不為。傲不可長。以節遊也。欲在七情之中。人之所不免矣。斷欲是後儒之言。非古也。欲不可從。亦是節之耳。豈注疏之言乎。

### 坤齋日抄卷下終

### 侗菴筆記序

初先君子中年之著。有筆記漫談等十數種。後以經史子集分門。勒成一帙。題曰劉子。而所餘零碎諸條。悉歸併諸筆記中。更補二十餘條為卷。即此編是也。夫先君子畢生苦學。終老乎鉛槧間。而其等身著作。莫一非闡明聖道。扶持人心風教者。乃如此等小冊子。原非所甚用之意也。然至引古證今。訂流俗之訛。於後學未可謂始罔裨益也。刊而傳世。亦靡所不可。獨奈捐館未久。其殫精用力之大著大編。概置而弗問。遽先以小冊子。於增繼述之道。大有所不安乎懷。而舊門生之慙慙難辭。而庸常人之口舌可慮。嗚乎言豈一端哉。論道經世之文。大言之炎炎也。隨筆襟記之類。小言之詹詹也。先君子著書。兼綜博該。細大並收。不涉於一偏。乃此編之首出。奚曾累當日學術文章全牀之大邪。亦侵焉爾。亦傳焉爾。遂召舊門生而授之。

嘉永五年壬子春仲

子增再拜識

山晉書



叙

侗菴先生著書之夥。坐則埋頭。立則等身。大之經術事業。小之制度文章。無所不述。如此筆記。瑣事末議。爲其支流餘裔。猶可見其學殖也。授業門人筑前櫛田千里。欲刻先生遺著。先校此書。來問序於余。且曰。先生述作。茫如烟海。可見其淵博者不尠。今刻此一小冊子。人其謂之何。余曰。何傷哉。一斑可以窺豹。一牙可以知象。先生學海之廣且大。亦於此一滴水見之矣。刻之哉。刻之哉。何以容疑焉。千里欣然而罷。遂書其言以爲序。

嘉永壬子仲秋

伊勢鐵研學人齋藤謙敬識并書

侗菴筆記目次

卷之上

龍稱駟虎豹稱駒	一	卵有方	一
紂作靈臺	一	音聲感物	二
支離子	二	修宅者之言	二
蒙古逢大風	三	蝦夷乙名	三
罵人以狗	四	家老	四
蒿指之法	五	鶴腸虛	五
食蛇	五	明史曲筆	六
莊子	六	歐羅巴始知有支那	七
計倪之言	七	昭君墓	七
朝鮮人詩	七	宇宙率土大將軍	八
宮殿圖聖賢	八	水甚奇	八
震旦有二	八	義弘功最大	九



惡蜘蛛	九	婁叡傳復出	九
俗諺	九	文人之言夸大	一〇
大學衍義	一一	鬪腕	一一
紙幅稱番	一一	周人不遇	一二
康熙帝語	一二	梅伯	一三
惡蜂	一三	温八叉	一三
視墨色	一三	李伯對酒詩	一四
排佛	一四	勿食羅摩枸杞	一四
湊	一五	二人騎一馬	一五
承字義	一五	結繩	一五
好古	一六	義鸚鵡	一六
詐刻偽題	一六	書名於箭筈	一六
瓜田不納履	一六	黃鵠	一七
漢高項羽優劣	一七	日食	一七
命之矣	一七	孔子學	一八

卷之下

飛龍志	一九	宋武帝詩	一九
劉超類陸秀夫	一九	典衣以買魚	二〇
海豆芽	二〇	佛國曆象編	二〇
爲甲於天下	二二	聖濟總錄	二一
豐太閣印	二二	鮮魚腥	二二
間氣	二三	下馬橋	二二
入筒細布	二三	鍾子期知音	二三
浮浪人以扇乞錢	二三	以索貫人手心	二四
刀頭用鮫魚皮	二四	孔孟	二四
古心堂	二四	拙鈞	二五
清世祖妃石氏	二五	十九而冠	二五
後世無聖人	二六	拜省拜親	二六
看朱成碧	二六	茶未必戕壽	二七
雲肆	二七	結夢	二七



王叔陳生	二七	藕絲袈裟	二七
三角八角	二八	海茸即沙箸	二八
昇夫錢	二八	李衛公問對	二九
異產	二九	苦手	二九
石守道唐鑑	二九	杜鵑四時啼	三〇
張三呂四	三〇	畫馬獻神	三〇
水有文武	三〇	煙草志	三〇
漢人屈下可憐	三一	楊椒山妻訟冤疏	三一
花向人	三一	象不受欺	三二
吟味	三二	夢圓	三二
碧鮮	三二	火酒引火殺人	三三
幼字古今異義	三三	蠓山	三三
樂工去外腎	三四	苦瓜	三四
惡近婦人	三四		

# 侗菴筆記卷之上

侗庵古賀先生著

筑前 櫛田 駿千里 校

## 龍稱駟虎豹稱駒

漢書郊祀志 時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是龍可稱駟也。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是虎豹可稱駒也。

## 卵有方

俚語有云。卵無方。妓無信。此雖君子所不宜道。而卵無方一語則未必然。不可不知也。探蘭雜志曰。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為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明陸燦庚已編曰。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獼猴。纔大如棗。然則卵固有方者。

## 紂作靈臺

晏子春秋。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世人知文王之靈臺。而不知紂亦有靈臺也。又左傳哀



二十五年。衛侯作靈臺于籍圃。

### 音聲感物

友人池田權三郎說。姉婿二木彌右衛門。少時好吹簫築。居下谷第。第中故畜一豕。及至彌右衛門吹簫築發聲瀏亮。豕輒自外馳至。扶開窗戶。穿穴牆壁。欲直入室。痛毆乃退。又若山靜虎謂某甲善朗詠。每一調腔。家中畜狗。來堂前跪聽。曲畢而起去。以為常。乃知虞書籥詔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未足深為異也。

### 支離子

余欲得一別號之奇新者。一日讀莊子。得支離無脈支離疏。大喜。遽自號支離子。蓋亦以己有足疾也。謂古來決無以此為號者。間閱一書云。宋有道士黃希旦。號支離子。有支離子集。他書用支離二字者極多。張協七命。廼命支離。飛霜鏘。紅肌縷散。素膚雪落。李周翰註。支離古之屠人。李善引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以解之。又左傳。為支離之卒以侵衛。註。陣名。又山海經。瑤碧之山。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又研北雜誌。鮮于伯機於廢園中得怪松一株。移殖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叟。恐猶有遺者。

### 修宅者之言

封氏聞見記曰。郭令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

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牆自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

老。此蓋賢而隱於工匠者也。而其言與韓子所傳圻者王承福同一口氣。且年亦大抵相及。疑一人也。

### 蒙古逢大風

蒙古之來寇也。逢大風。全軍覆沒。十萬之師。生還者二人耳。煨案。癸辛雜識曰。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西洋之書。則以為二十萬。迄今邦人嗟稱以為神風。頗近兒童之見。然元史亦以當時大風為天意。蓋非偶然也。史云。賊獲男悉殺之。女子則以繩貫掌繫於船。一書又云。有所獲。雖嬰孩必殺之。聞小兒啼泣聲。雖深山密林。必搜出斬之。父母恐其累己。往往先自殺其子女而後逃匿。其殘忍全非人理。且當時鎮西諸將士力戰斬獲甚多。其死于敵者亦不少。合而數之。計不下數萬。陰符經引太公之言曰。殺人滿萬。大風暴起。此未必為太公之言。然亦有理。蒙古之逢大風。亦惟以其死傷屠戮過多故耳。又案據顧充之言。元取天下。前後殺人。凡千七百餘萬。實為振古未嘗有之慘酷。但未知比清之取明其殺人多少如何耳。

至大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嶋。與其太宰府甚邇。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艘。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大木數圍者皆拔或中折。蓋天意也。李順丈為合史一目擊而言。癸辛雜識。

### 蝦夷乙名



蝦夷雖無大君長。村落之中自有酋帥。號曰乙名。人或不知其名所始。案史。齊明天皇四年。授蝦夷齋田酋帥恩荷小乙上。為淳代津輕二郡郡領。淳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光仁天皇天應元年五月。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曰。伊佐西舌諸絞八十島。乙代為之巨猾。所謂小乙上小乙下乙代。乃今之乙名也。齊明去今一千一百餘年。而夷人猶存舊稱。奇矣。

### 罵人以狗

今人罵士人以狗士。或以為流落無稽之言。殊不知此自古語也。案日本史曰。八幡愚童訓太平記。並云。神功皇后克新羅。以弓猶書石上曰。新羅王日本犬。史又曰。土岐賴遠夜還。逢光嚴院自伏見還。前驅稱警。賴遠醉甚。罵曰。當時欲令我能避路者誰。前驅曰。田舍人無禮。不知院幸乎。賴遠更笑曰。院耶犬耶。果犬應射之。國語院犬相近。犬即狗也。西土亦有之。北史。高澄聞東魏靜帝稱朕。怒曰。朕朕狗脚朕。又漢書儒林傳。江公心嫉王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云云。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註。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此為最古。

### 家老

當今諸侯之國。執政者曰家老。儒生惡其名不雅。及撰文。多換字以用。殊不知家老之名亦甚古也。國語。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宣子欲攻之。叔向曰。盍訪之耆祏。耆祏實直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新唐書。玄宗謂高力士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義亦略相近。若乃淮南子所謂滌盃

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老。不可以享三軍。則指父兄。意義全別。

### 蒿指之法

鐵函心史曰。昔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輩。嘗慮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則丁壯無用。後金會雍立。仁慈。恕韃舊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案雍即世宗也。蒙韃備錄云。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太定間。葛會雍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國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據此則停殺戮者章宗。乃世宗孫。繼世宗而立者。與心史不合。未知孰是。

### 鶴腸虛

有一士人頗事攝生。每食減其量。令不至饜飽。嘗以語某侯邸厨人。厨人連稱善。士人詰之。厨人曰。吾在厨中。宰鳥多矣。凡衆鳥腸胃每滿。獨鶴常虛。所食者未嘗盈半。所以保壽者。或由是也。故云然。古處堂漫筆下同。

### 食蛇



小倉有三士人。相伴入山。釣于溪水。各獲鰻鱺一。便聚柴爇炙而食之。食甫畢。有一鰻鱺蜿蜒從草中出。方知向所食者。一則蛇也。三人嘔噦爲惡。歸家皆病泄瀉腹痛。久之方愈。是知人之得病。大抵生於心思。樂廣客飲盃中蛇影而病。亦此意也。

### 明史曲筆

予嘗病明史所載事關滿清者。曲筆太甚。全不足信。而明末清初之稗說野乘。有反得其實者。古者正史可信。而稗史不足據。今也稗史翻可信。而正史殊不足信。世道之江河下至此。可慨也。因欲會萃成一叢書而未暇。姑錄嘗一見者如左。

明季遺聞 啓禎野乘 萬曆二大征考下 勦奴撮議 毛將軍海上情形 中興實錄 中興偉略 明季遂志 錄 南疆逸史 八家集 東明錄 行在陽秋 粵游見聞 也是錄 求野編 嘉定屠城紀略 楊州十日記 四王合傳 三藩紀事本末 甲申傳信錄 劫灰錄 明末五小史 明季南略 明季北略 幸存錄 南疆譯史勘本 稗史彙編

### 莊子

秋水篇云。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叟之書。滔滔數萬言。離奇變幻。使人聽獎。而此數言足以括其大意矣。予又嘗論莊周東方朔汲黯。極平易近人情。匡衡孔光張禹王導馮道。極陰險不近人情。識者肯許予爲知言否。

### 歐羅巴始知有支那

歐羅巴洲勿撈祭亞國人麻留揆須甫里俞須。年十八。出國赴韃靼。事貴俞武羅伊王。王吞併支那。從而入支那。前後十七年。稍被任用。後經印度而歸其國。貴俞武羅伊蓋元世祖忽必烈也。自麻留揆須甫里俞須歸國。歐羅巴始知有支那。右見銷國論。審如所云。則當時支那亦當知有歐羅巴。何以三百年之後。利瑪竇等入。而始聞有西洋耶。

### 計倪之言

越絕書。計倪曰。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常理也。南史。謝靈運父瑛。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爲不及我。此又一說。宋書。作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索然無味。恐非。

### 昭君墓

仙臺大河原之西。有王昭君墓及青冢村。予友樋口光大從軍戍唐狄。道經其地。聞諸土人者如此。紀州熊野有徐福祠。羽州海上有蘇武廟。世所共見聞。昭君墓人或未知。故錄之。

### 朝鮮人詩

文化七年冬十一月。有朝鮮商船。遭暴風漂至石州。船人金庭馴金子貞兄弟也。庭馴詩曰。大海颶風水逆流。三浮百覆一孤舟。窮後祈神有神助。布帆無恙蜻蜓洲。子貞詩曰。舉舟無恙繫扶桑。呼弟



謝兄喜欲狂。妻子不知吾健在。向東燒盡返魂香。

### 宇宙率士大將軍

梁侯景既克臺城。自爲漢王。又矯詔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又貴耳集。韶州南華寺有黃巢齊僧文。自稱率士大將軍。亂賊之事。如出一轍。

### 宮殿圖聖賢

陳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觀今日。清周亮工書影引之曰。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此事迥在。寬平帝賢聖障子之前。

### 水甚奇

職方外紀。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爲精銅。羽州秋田山中有溫泉。試以布裹米投之。少頃而出則稍熟。再投則可食。三投則復反於米。予聞諸秋田士人小室弁藏。云理信有不可曉者。

### 震旦有二

呼西土爲震旦。出于天竺之書。蓋以其在震方也。又案廣記。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回節。是日登避風臺。而清平官賦詩畧曰。自我居震旦。羽衛賴稷契。蓋南詔謂詞臣曰清平官。天子曰震

旦。此別一震旦。

### 義弘功最大

豐臣氏之征韓也。薩侯義弘功最大。韓人嘗欲以策離間薩將士。夜遣人覘其營。義弘方與諸將士熾火于爐。圍爐箕踞。韓人見之。知其將士驩洽。情若父子。決不可離間。嘆息而去。惟其如此。所以有成功也。後世君抗然于上。臣眇然于下。虛禮日繁。情意不通。滔滔者天下皆是。安得提其耳而諭以薩侯之事哉。

### 惡蜘蛛

丸龜有一士人。性甚畏蜘蛛。其友戲以紙粗作蜘蛛形。出其不意投之曰。蜘蛛也。少拂其面。士人駭愕畏避。既而紙所觸。膚赤腫成蜘蛛形。如真被毒螫者。可以見精誠無不通矣。

### 婁叡傳復出

北齊書婁叡傳復出。一見外戚傳。一附見婁昭傳後。其事全同。特鋪叙稍有異同長短耳。

### 俗諺

王充論衡曰。俗有大諱四。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交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案五月五日子不利父母之說。雜出於傳記。正月子則始見于此。予也。以正月念三日降。使椿萱如俗人之多忌諱。則予豈免於憎疾哉。



余歲尙舞象時。嘗作讀論衡文。未能達意。而所見與今無異。因略改正一二。附記于左。  
 余間讀王仲任所著論衡。其文數十萬言。事傳之說。物析之理。扶隱鉤深。莫不窮究。其用心也亦勤矣。仲任嘗曰。賊年損壽。禍重於顏回。不得已故爲論衡。蓋亦自歎其用力之至也。其所辨駁。明晰痛快。足以破流俗之惑。爲益不尠。抑何勞於無用也多。而勞於有用也少邪。夫如煉石補天。如頭觸山崩。妄誕甚明。乳臭兒能辨之。今見其炳載書史。自以爲己獨能晰其誕。方且誦詠不已。不幾於愚乎。即至雷霆鬼神之事。自聖人不能詳其所由。世之人信畏震響。爲之神慄目瞿者固過。雖然固執其無有。以與世人確。亦惑矣。今有鬪于市者。其一必是而其一必非也。若相與捽胡打背。傷面爪膚。則其罪維均。天下之惑者皆是。有賢者欲起而祛其蔽。明諭以理道。不可而止。可也。余熟觀雷虛死僞等篇。窮詰排詆。反覆切至。似扼腕裂眦。罵詈一世者。是其相去與幾何。物有先後。勢有緩急。源淨而衆流清。根固而萬葉茂。是以古昔聖賢先曉入于道。人能知道。則惑有不足辨者。苟不知道則索塗墮埴。茫無定向。無所往而不惑。且世俗之惑。襪屨卜筮之屬。不啻千百。必物物而爲之辨。則日亦不足矣。然仲任生聖學湮晦之日。能遠覽達觀。不回於流俗。固亦庸中之佼佼者也。

### 文人之言夸大

文人論事多夸大失實。此古今通患也。如賈誼治安策。稱爲明確切實。而其言云。今吳又見告矣。

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夫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三庶孽吳與齊趙也。三國之中。趙稍小。齊吳爲大。天下寧有權力十倍於吳者乎。此文人夸大之習也。

###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真德秀曰。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夫二女姊妹而堯女也。自非至不肖之子。未有姊妹相妬害者。自非中人以下。未有不能處一姊妹者。况聖人之女教養有素者乎。遽以此必其能處天下。何待舜之淺也。

### 鬪腕

今人有鬪腕之戲。二人各豎右腕于席。以掌迭相緊握。以較其力。折伏者爲負。案南史鬱林何妃傳。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則鬪腕之起尙矣。

### 紙幅稱番

本邦稱紙之廣狹以番。通雅。紙幅謂之番。知西土亦有此語。又案研北雜誌。古人數紙以番。紙萬番。南越所獻也。則又指紙數。簡文稱紙爲幅。奉紅牋二千幅是也。又稱紙爲枚。特送四色紙三百枚是也。張載稱紙爲番。唐



玄宗給蜀紙五千番是也。右見演繁露。附見于此。

### 周人不遇

論衡。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官。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黃徹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髮著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然後人往往誤為馮唐事用。左太冲咏史詩。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劉孝標辨命論。馮都尉皓髮於郎署。白孔六帖。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黃徹曰。老杜屢傷為郎白首。每稱馮唐而不及駟。生既不遇三君。身後復不遇老杜。可笑也已。此說得之。然荀悅論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則其所由始尚矣。今觀論衡所載。則此事屬周人。遠在顏駟之前。惜後人絕無知者。抑仲任亦誤認顏駟以為周人歟。

### 康熙帝語

日月燈。江海油。雷霆鼓板。天地一大戲場。堯舜旦。文武末。莽操丑淨。古今來許多脚色。此清康熙帝語。嘗以揭于坐側者也。聞者莫不想慕其英風。然楊用修已云。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為古今

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語氣極相類。

### 梅伯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右見淮南子儗真訓。史記。梅伯作鄂侯。豈鄂國之侯。梅伯其姓字歟。楚辭亦云。梅伯受醢。王註。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

### 惡蜂

予性惡蜂甚。見輒思撲殺之。案清王言聖師錄云。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觀此則世固有與予性酷類者。但予則聞張用良事。亦不復能不惡蜂。

### 温八叉

温庭筠八叉手而詩成。故號温八叉。人所共知。案唐摭言。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場中號温八吟。則又有温八吟之名。恐一事而兩傳也。

### 視墨色

都下賣卜人。兼有視墨色之法。使之隨意以墨畫紙。視其墨色以判決吉凶。間有奇中者。不知



其孰所傳也。西土有拆字法。宋人隨筆中。數數見之。如謝石拆朝字爲十月十日所生之夫人。解也字。知其夫人所書。知其不能遷動。知夫人無父母兄弟。知其必產蛇。又有拆奇字爲立亦不可。可亦不立。以論賈似道之必敗。卒以遘禍。此其尤著也。亦可稱一奇術。本邦未聞能此者。然視墨色之法。亦西土之所無也。

### 李白對酒詩

英雄記云。魏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以無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李白對酒詩全襲其意。又竊其語。然人皆知李白詩而或不知融書。文詩之顯晦。蓋有幸不幸也。

### 排佛

李觀排斥佛老釋教。至死不衰。鄉人嘗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德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傾囊。忻然無辭。施者顧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銖銖。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右見宋羅誘宜春傳信錄。大切今日人情。故錄之。

### 勿食羅摩枸杞

今宴飲之次。戲嘲男子之嫫居者曰。雞卵不可以爲君下物。蓋謂其補精益氣。將動室家之情也。

西土未聞有此語。獨王氏農書。引諺云。去家千里。勿食羅摩枸杞。言其補精氣也。雙屈居漫錄下同。

### 湊

今謂海岸商船四集之地爲湊。固係俗語。絕不用之於文詩。然西土古言亦有類焉者。逸周書。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刺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但此謂人民繁會之地。而非專屬之海岸也。

### 二人騎一馬

今驛馬一匹。或二人共騎。或三人共騎。西土亦有之。通鑑。爾朱榮嘗見沙彌重騎一馬。註二人共騎也。煜案阮咸亦與婢累騎而返。

### 承字義

俗帖直以承一字爲承聞之義。西土亦有之。後漢列女傳。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四。

### 結繩

蝦夷無文字。凡遭事不可忘者。必結繩。或畫木成痕以爲誌。右見迷復記。與西土上古結繩之世不期同而可謂奇矣。

日本紀纂疏。上古無文字。結繩刻木。且爲之約。我應神時。文字始東漸。卯花園漫筆引之。



好古

蘇威好蓄古器。王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此言切中今人膏肓。侗庵愚得錄下同。

義鸚鵡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右見劉敬叔異苑。此與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事類。而人未之知。故錄之。

詐刻偽題

抱朴子曰。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稚川此言。實切中今日情事。是知古今無大相遠。無他。天下心得者少。而耳食者多也。然本邦看劍。間有慧眼識得真贋者。猶不至如西土人之甘受誣罔也。

書名於箭筈

將士臨戰。書名於箭筈以射敵。本邦之俗。自古而然。然西土亦有之。五代史陸思鐸傳。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

瓜田不納履

古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人所共知。按已見列女傳。齊威王虞姬謂王曰。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污。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于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

黃鵠

文化乙亥仲冬。有一大鳥下雲州神門郡神在村湖水中。留可一旬而去。嘗集一人家上。鳥稍動搖。屋輒欲倒。其大可想。或曰。此所謂黃鵠者也。有人圖以見示。其形似鷗而喙極長大。

漢高項羽優劣

明季賊張獻忠。自為一文。歷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為最。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見綏寇紀畧。清人詩曰。倘道漢高愈項羽。試將呂后比虞姬。此詩人有意抑揚之言。不必譏議。乃明七子輩叫器怒張。動云。項羽勝高祖。任其愛憎。顛倒優劣。議論與獻賊同歸。真可一笑。

日食

日食者。日光為月所掩也。古者天學未明。無人曉得此理。於是乎謂。日之食也有物啖之。故春秋書曰。日有食之。而怪誕之徒。遂謂食之者鳥也。可笑之甚。然焦贛易林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損上顯下。鄭昭走出。則日食之理。古人固亦有知之者。

命之矣



孟子。夷子憮然少之曰。命之矣。之夷子名。迄明代。作文章往往如字用。如王陽明徐昌穀墓誌。昌國蹶然而起曰。命之矣之類。明人孟浪。多類此者。朝操子漫譚下同

### 孔子學

近代儒生山本喜六。處己甚高。自稱爲孔子學。目今浪華大鹽後素。自稱孔孟學。而西土亦有相類者。望溪集曰。顏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

## 侗菴筆記卷之上終

## 侗菴筆記卷之下

### 飛龍志

有一書名飛龍志。一貴人見其題識。而未見其書。不知何所載。以質於先子。先子亦不記憶。下問於煜。煜亦以不知對。今而考之。蓋馬志也。案蘇氏演義曰。春秋左傳載參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二十里。尙有參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參龍池者飲馬池也。樞者槽樞也。即今以內厩爲飛龍。乃參龍之義也。通鑑。上玄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仗內六厩。飛龍厩爲最上乘。此可以見矣。

### 宋武帝詩

歷代創業之主。大抵善詩賦。獨宋武帝如椎野少文者。而其實亦不爾也。金樓子曰。帝始游軍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郤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匡謬正俗曰。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金樓子又載光武嘗著瑞火籠賦。此亦世人所未知也。

### 劉超類陸秀夫



陸秀夫方崖山危逼垂亡之際。日講大學衍義。此衆所共知。或稱其自靖。或斥其不識務。其是非未易遽斷。而古人已有相似類者。通鑑曰。時饑僅米貴。峻問遺超。劉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尼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 典衣以買魚

都下俗尚侈靡。凡飲食之屬。競求其價貴者。以相誇揚。網鯉魚以春暮夏初爲首出。價極翔貴。少年輩欲食之。力不能辨。則甘典袂衣以買之。案書隱叢說曰。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雞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誇奢之風。東西一轍。可嘆。

### 海豆芽

重修臺灣府志曰。海豆芽似蜆而大。形扁殼綠。吐尾如豆芽。故名。一曰塗杯。此物西肥極多。人以爲常食。味美而不宜人。間有中毒者。都下絕不見。人又不知海物有此一種。其他海錯。西肥所有而都下絕無者。更有十餘種。嶺南雜記曰。水豆芽蟬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縮小如豌豆莢。此物予未見。

### 佛國曆象編

數年前。有釋某者。著佛國曆象編。以須彌山爲軌。以推度日月星辰。專闡明佛氏天文。而彈駁

西洋之說。其所言固不合天度。然其強記悍辨。亦非醒齷者可辨。案井金峨病間長語曰。沙界釋覺州者。釋鳳潭弟子也。著俯仰審問。以斥天經或問。據勾股弦術。制須彌山軌。務主張俱舍之說。可謂有功於佛門。然強求說於不可行之地。於天度失之甚遠。蓋亦知而故犯者。要之不可謂非英俊之材。據此則固已有先著鞭者。

### 爲甲於天下

或曰。物茂卿記長崎人某園。有爲甲於天下之語。清人見而嗤之。謂爲字全屬蛇足。豈非牽於和習乎。人多信之。予參考諸書。如甲於一方。甲於一時等語。皆無爲字而義自明。然用爲字亦自通。不必斥爲和習。案四庫全書提要曰。製器之巧。實爲甲於古今。

### 聖濟總錄

數年前。官命於醫學館。以活字刷聖濟總錄。凡二百部。又以其佚於西土。及清商之還。令附載若干部。以贈西土人。西土人大喜。謝以珍器重寶數種。按揚州畫舫錄云。黃履暹字仲昇。于倚山旁。開青芝堂藥舖。城中疾病賴之。刻聖濟總錄。則彼已先我刻聖濟總錄矣。然恐或非全書也。

### 豐太閣印

豐太閣刻印文曰。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其印今藏在攝州北山某家。予所識篠崎弼。爲賦七古一篇。郵寄見示。予疑其印文語太俗。頃者閱雙槐歲抄。有云。天順年中。方俊詞云。福如東海壽南山。



則明人固已有是語矣。

### 鮮魚腥

會津米澤去海遠。不得屢噉海魚。海魚至此地者。必經數日。大抵餒而味變。土人習食之。來都下食海魚之鮮者。反惡其腥。而郡人至海上獲魚。便煮而食之。亦有恨其太鮮而反無味者。莊叟所謂孰知正味者。適謂此也。清波雜誌曰。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其事情與本邦類。故錄之。

### 間氣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秀氣為人。緯書雖有此語。後世間氣之稱。特以極贊賢者。別自成義。非襲緯書意。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案伊川亦惟贊美之評耳。清王棠乃云。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以緯書之意。解程叔子語。失其旨。至所謂只是爭間氣之語。則只是間言語之類。全係譏諂之言。

### 下馬橋

江戸城中有下馬橋下乘橋。下馬橋西土亦有之。通鑑。唐文宗時。薛元賞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

橋。註。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是也。下乘橋則未聞。古心堂隨筆下同。

### 入筒細布

通鑑。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此必其布極精細織薄。可藏之一竹筒中。故以為名。今北越所產布極細者。謂一端布可貫錢孔而出入。乃又出入筒細布之上矣。

### 鍾子期知音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右見呂氏春秋。此與子期知峩洋事酷類。且係親子天倫之重。儘可引用。而人多未之知。故錄之。又案戰國策。吳人之游楚者病而吳吟。此亦與莊烏越吟事全同。而知者絕無矣。

### 浮浪人以扇乞錢

今代浮浪人窮乏無餬口之術者。以笠藏頭面。出在街衢多行人之地。以扇乞錢。西土亦有之。童蒙訓曰。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彥和央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為耻。



### 以索貫人手心

蒙古之攻掠筑紫也。擒獲男女。便以索貫其手心。纍纍如連珠。係之船側。其殘酷全無人理。聞之猶堪戰慄。案李忠定公集。馬友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為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事全同。

### 刀頭用鮫魚皮

邦俗刀頭用鮫魚皮。實為一定之習。又間以此為室。西土以鮫魚皮為甲。遠見荀子。近見蒙韃備錄。而未聞以裝刀頭及室。案山海經。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註曰。鮫有珠文。尾青毒。皮可以飾刀劍口。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鑪物。觀此則西土亦用以裝刀。然纔止於刀口。未知製為頭及室也。

### 孔孟

馬融長笛賦曰。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大宰純引此以為孔孟並稱之最古者。案枚乘七發。孔老覽觀。孟子籌之。五臣作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翰曰。孔老孔子老也。孟子孟軻也。此又迥在季長之前矣。

### 古心堂

予夙以古心名堂。人不晰其出典。屢舉以為問。然其實非僻典也。韓文公贈孟東野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此予所本也。邇者閱孟東野集。有云。夫子失古淚。當時落濯灌。詩老失古心。

至今寒皚皚。是東野亦有古心語矣。

### 拙釣

韓文公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裡。温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輻。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晡時堅坐到黃昏。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鬣。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此詩叙拙釣之狀。宛然在目。足令人噴飯。洵見韓公筆力。藤煥圖游中川記。謂其釣得小魚。不堪喜躍。衣帶盡濕。略與韓詩相似。意文人自古拙釣類若此。韓子又有羽沉知食映。縉細覺牽難等句。知其篤嗜垂釣也。又案溫庭筠有寄湘陰閣少府乞釣輪子及寄裴生乞釣鈎詩。知其貧而好釣也。然本邦士人即貧而好釣。亦未聞有至乞釣具於人者也。

### 清世祖妃石氏

世祖章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右見池北偶談。世人多謂清主妃嬪專用滿人。中州人不得進。幸今觀偶談所載。似不如世人所云。

### 十九而冠

左傳。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致至也。杜註。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是冠子



貴賤不同其年。案韓詩外傳。夫為人父者云云。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定其意。據此則貴賤未始異冠年。予謂十九而冠。即二十而冠也。二十必當冠。故及其前年。亟著之冠。欲二十時業已為成人。只是同一事。二十之冠猶之三十之昏。不應以貴賤殊其年。杜註恐謬。

### 後世無聖人

三代以還。絕無聖人者。非獨氣運之衰。人才之日污。亦時俗使之然也。古昔風俗仁厚。好成人之美。故聖者相踵。末俗憤忮苛酷。吹毛摘瑕。不一毫假借。故世無完人。欲聖者之出難矣。王充曰。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也。洵為不易確論。清吳中堅以張子房。諸葛武侯。慕容恪。郭子儀。李鄴侯。程明道。李綱。宋澤。岳飛。孟珙。為三代以下聖人。亦是卓識。但覺許與宋人稍太過耳。

### 拜省拜親

稱人還鄉省其親為省親。用之詩題中。本杜少陵送韓十四江東省親。學世遵奉之。又有拜省拜親等語。人或未之知也。岑參有送張真公歸南鄭拜省詩。又有送許拾遺恩歸江寧拜親詩。唐曹松有邊上送友人歸寧詩。歸寧本係婦人事。今用之男子尤奇。

### 看朱成碧

心眼昏亂。錯認白黑。稱為看朱成碧。人咸謂本武曌看朱成碧思紛紛之句。然梁王僧孺詩已云。

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 茶未必戕壽

茶之戕人壽。唐以來人所俱知也。然重修臺灣府志曰。張士柳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年九十九卒。

### 雲肆

唐人有似將亂蓋添雲肆句。案晉趙至與嵇茂齊書曰。布葉華崖。飛藻雲肆。此唐詩之所祖。雲肆蓋謂雲之散布如陳市肆者也。

### 結夢

邦人作詩。好用結夢。夢將結等語。余嘗斥其近俗。然元稹詩。有間窻結幽夢語。則唐人已用之矣。

### 王叛王叔陳生

左傳。王叛王叔陳生。東魏高洋曰。陛下反臣。靜帝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觀此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天皇御謀反之事。不足深怪。又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

### 藕絲袈裟

近聞有士人家女。以藕絲製袈裟。蓋與聞佛氏故事也。案太平廣記百十六卷曰。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



### 三角八角

一日有人來問曰。邦俗稱物之菱頭形者為三角。西土果稱云何。予應之曰。亦惟稱為三角而已。案通鑑。史思明命朝義築三隅城。胡三省註。新書作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又唐岑參詩。八角紅亭蔭綠池。一朝青草蓋遺基。明鍾惺花墅記曰。有亭三角。曰在澗。

### 海茸即沙箸

西肥有海茸者。其狀如箸。心白而及淡黑色。視之頑然。而實活物。聞人足音。則遽潛沙中。故漁者必屏息輕進。方始可獲。案嶺表錄異曰。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如骨。白而且勁。可為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按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知沙箸即海茸也。海茸生食熟食皆佳。而生食為勝。今錄異所載止供酒籌。蓋未知食之之法也。

### 昇夫錢

都下市井中以醫為業者。抵人家治疾。則必就病者家索昇夫錢。主人或靳不與。或所與不慊其意。則昇夫曉曉罵詈。甚至臥而不肯起。醫不能呵禁。蓋昇夫俸金極蹇。豫以昇夫錢當俸金也。故醫無如其桀鰲何。而其竟也。昇夫錢之費。反倍蓰於藥價。此今時之弊習也。案清洪若阜南沙文集曰。京師醫者。類鮮衣怒馬。數請則至。至則不審病之因由冷熱。馬錢箱錢藥錢。阿堵累累。留兩紅丸而去。不唯一醫然。十醫百醫無不然。觀此則西土之弊習亦同。而取箱錢則更甚矣。

###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雖未必成於李衛公。亦自五代以前人所作。近人率論斯書成於阮逸。而其實不然。大學衍義補云。說者謂。蹟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 異產

古之異產。如破母脇以生。如楚王之先者不眡。後世則殊寥寥。人因疑古書記載之不實。然後世亦間有之。案太平廣記曰。晋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產。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下同。又曰。長山趙宣母妊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又曰。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妊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又曰。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被廢見害。所生女至齊猶存。

### 苦手

世有所謂苦手者。以手持蛇。玩弄任意。而蛇不敢噬。似有所畏。案餘冬序錄曰。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毒之語出此。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案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 石守道唐鑑



石守道探撫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右見性理大全卷六十三。此與范祖禹所著書名同。且在其前。而人多不知者。

### 杜鵑四時啼

一啼艷陽節。春色亦可替。再啼孟夏林。密葉堪萎翳。三啼涼秋曉。百卉無生意。四啼玄冥冬。雲物慘不霽。右唐鮑溶子規詩也。是子規之啼。四時未嘗絕。然詩人咏子規之啼於秋冬者。溶之外未有聞也。

### 張三呂四

全唐詩。何承裕戲爲舉子對句曰。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觀此則古者以呂四對張三。後世則呂四一轉爲李四。人不復知有呂四之稱矣。

### 繪馬獻神

吳泰伯廟。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右見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極與本邦祠刹所揭繪馬者相類。

### 水有文武

吳道子所畫水。一壁文水。一壁武水。右見汪啓淑水曹清暇錄。是不獨火有文武。水亦有文武也。

### 煙草志

仁和倪一擊秀緝有煙艸志八卷。右見水曹清暇錄。其書比大槻玄澤葦錄。未知孰先後。而編輯躋八

卷之多。其記載必詳。惜未得一寓目也。又庭立紀聞云。汪韓門嘗輯金絲錄四卷。惜未見此書。亦未聞清商齋來也。

### 漢人屈下可憐

庚申外史曰。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三千餘。此元制也。今清亦定爲滿州蒙古漢人三等。亦以漢人居最下。漢人洵可憐矣。

### 楊椒山妻訟冤疏

楊繼盛妻請代夫死疏。不獨其哀音深情動人。其文字亦自峻潔可誦。在閨秀之作。良稱僅見。案明史彙王世貞傳。楊繼盛下吏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爲代草。旣死。復棺斂之。嵩大恨。據此則文成於兗州之手。宜其佳也。

### 花向人

予所識山形人若山靜虎云。嘗師事鬼谷子者。住淺草之地。享壽百二十。鬼谷子能令園中花背我開者轉而向己。詢其故。則吾惟深愛念其花而已。然予謂吾儕即愛念終日竟夜。烏能來其回顧。意鬼谷子別有異術耳。湧幢小品曰。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旣移。其花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花朵背主面。真可異。此又與鬼谷子園中花相反。



### 象不受欺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云云。象奴貧窘，向乞借糧，預為說明，則草束糧減去亦食，否則不肯受欺。右見水曹清暇錄。往年和蘭貢象，公命畜之。守者減其糧，而私于己。象怒以鼻繞其人而撲殺之。公復命鳴象殺人之罪而戮之。象性之伉直激烈若此。

### 吟味

國語有吟味，猶言考勘也。南唐徐鉉詩：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此專就詩言。與國語在政務上說者，所指不同。然考勘之意則相似。

### 夢圓

門生某嘗以詩卷乞予刪正，中有殘夢圓語。予謂古來有圓夢，無夢圓。圓夢占夢也。因改正此一句。嗣後閱南唐耿玉真菩薩蠻詞，有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夢圓蓋道夢之穩妥也。則夢圓固有出典。讀詩之不可不博如此。

### 碧鮮

碧鮮者竹也。唐令狐楚詩：齋居栽竹北窗邊。素壁新開映一作見碧鮮。陳陶詩：丘壑誰堪話碧鮮。靜尋春譜認嬋娟。釋皎然詩：竹杖裁碧鮮。步林賞高直。皆指竹也。獨孤及詩云：春草漸碧鮮。又云：山水含碧鮮。則道草與山水也。

### 火酒引火殺人

多飲燒酒。醉未醒而吹火。火入喉中。以致燒死者。世人間有之。案楊循古蘇談曰：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飲燒酒過多。夜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久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火。非但燒酒也。

### 幼字古今異義

幼字古所用義博。惟為少字用者有之。後世則專為幼穉幼童用而義頓狹矣。左傳棄北之良而用幼弱二也。注幼弱謂司馬子反也。魯男子之與寡婦問答。亦云：子幼吾亦幼。此皆似指三十歲左右人為幼。予意成王之幼。惟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智思未密。德性未堅定。故周公恐王業之或傾危。而盡心輔翼之耳。因其稱幼。遂有在襁葆之中說。後儒之附會也。鮑廷博之內子幼余三歲。與古語之旨同。

### 蠓山

予門生佐田修平。久留米人也。探討北州山水。遂遊松前蝦夷之地。為予說土人之言云：蝦夷濱海之地。有牡蠣無數。混合而自成一小島者。欲啖牡蠣者。惟携一炬火而往。便可果腹。案太平廣記曰：蠓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蠓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蠓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蠓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篋。赴虛市以易醋米。蠓肉大者鮓為炙。小



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出嶺表錄異。此其情狀。全與蝦夷島上同。  
炊爨上魚身。自註。大魚出浮。身若洲島。海人泊舟於旁。因向炊爨其上。魚不之覺。元稹詩

### 樂工去外腎

俄羅斯樂人。多拔去睪丸。以為如此則聲音極清明。猶夫犬去睪丸則力絕壯也。祝允明枝山前聞曰。高皇帝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顯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瞻給優厚。據此則明代樂人。亦不近婦女。但未知其拔去睪丸與否也。  
蘭學醫某曰。英機黎近歲臨敵之際。間選男子去睪丸者數十人。執短兵為先鋒。去睪丸者不少。怯死。競進死敵。而以大砲繼之。雖勁敵莫不立摧破。

### 苦瓜

予性頗嗜苦瓜。覺諸苦味中。惟此為最佳。廣東新語曰。苦瓜一名苦達。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操焉。新語之言若此。亦可想見其味之美矣。舊鄉西肥人。皆知及其苦而食之。既熟而甜則棄之。東都人則專食其色丹黃而甜者。且不呼苦瓜而呼荔枝。苦瓜又名錦荔枝。見西土書。全不知苦瓜之真味矣。

### 惡近婦人

李卓吾性癖潔。惡近婦人。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欲歸趣歸之。右見帝京景物畧。案梁蕭譽亦

惡婦人。數十步外。便知其臭。而有子。則又未至卓吾之甚也。古來以婦人妨礙德業力斥遠之者。固自不尠。其中心惡之者。僅見是二人耳。

## 侗菴筆記卷之下終



書侗菴先生筆記後

侗菴先生學海之大。溢爲著作。皆藏諸篋底。未嘗輕示人。暇侍教多年。所觀歷々不過五六種。及歿後始得悉窺遺編。自六經四子。以暨正史野乘。靡不有詳說。自他文詩小品。不下數百卷。要之蘊蓄之發於自然者。是以浩々乎其盛大也。如斯編特其緒餘。而猶海之有支流。其紆餘縈回。亦使人不能揆測。追憶少時侍教也。日執經以析疑義。距今殆二十年。茫如尋昨夢。試繙斯編。閱之。曩之所聞。亦載而炳如也。反復之餘。不堪感愴。遂手校以行于世。嗚呼。先生在焉。未輕示人。今也不幸末由就正。豈得不開雕以供津逮乎哉。

嘉永五年龍集壬子春二月

受業

櫛

田

駿

謹

識

澤

俊

卿

書



嘉永五壬子八月

筑前 櫛田駿平改正

京都五條寺町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安道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發行

書林

學資談

田中願大藏 著

學有要 有次序 又有先後 苟不得其道 則成業固不可希望也 予下帷歷歲 門生頗進 而新入門之徒 或病其難聽焉 於是作為一書 目曰學資談 庶乎使學者知方有所矜式矣

○天命之為言 誠昭顯矣 詩曰窈窕淑女 書曰欽明文思 若曰天命之謂性 願誕天之明命 在明明德 克明峻德 或稱潛龍田龍 或稱良知良能之類 皆天命之謂也 血氣之為言 蓋幽微矣 曰私 曰己 曰野 曰慝 曰死麤 曰頑鼠 若稱憂心勞心 及獯狁嶮讒之類 皆血氣之謂也 而孝悌仁義諸德物名 乃天命之表見乎行事也 而名利色慾諸醜物名 乃血氣之表見乎行事也 正也直也是也善也 亦皆天命之屬也 邪也曲也非也惡也 亦皆血氣之與也 故履諸德物名 即配天命也 踐諸醜物名 即放血氣也 配於天命 謂之君子 放於血氣 謂之小人 堯之與桀 舜之與紂 是特其大分也 故曰 道二矣 仁與不仁而已 又云 善與不善而已 萬品千種 雖有等差 要之靡不出乎斯二者矣 而人之有耳目口鼻也 雖有精粗清濁之異 巨細黑白甘苦芬臭之莫不分明也



既已分明之。則亦心之是非善惡之莫不彰著也。既已彰著之。則又其天命血氣之莫不辨識也。然而人千萬殊類。各有不同何也。譬諸修射。天命即鵠也。苟志于鵠。則雖不中不遠。然禮之未習。力之未熟。或不達。或不貫。不達不貫。猶不中也。必也體習力熟。然後可得也。人之於天命。名之未明。物之未昭。或似朱而紫。或似苗而莠。其紫且莠。亦何用焉。必也名明物昭。然後可庶幾也。是其人之所以因學而可得尊也矣。

○人固不可無學也。何謂之學。學詩禮之謂也。詩以導志。禮以立行。故曰。興於詩立於禮。詩禮蓋載道之器。道在乎彼。不具乎我。故我博學之。我審問之。我慎思之。我明辨之。故曰。不成章不達。而其為事。苟非躬善體任。經實施之地。則不可得焉。故曰。學而時習之。蓋謂得諸己也。既有諸己。則身修行立。是謂成人。成人者。即學者之謂也。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稱之好學。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亦稱之好學。內有操心。外有恒行之謂也。孟子亦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子夏氏乃謂賢賢易色。曰之學矣。亦是之旨也。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孔子一則說。一則惡。蓋欲待學成行立而仕。與不故也。是知學者。因詩禮而操心立行之謂也明矣。今則不然。讀書誦語。賦詩作文。輒謂之學。或誇博辨。或競華藻。多言利口。奇吐新出。唯是之務。率聖賢之所不容也。謂之讀書詩文之人。則可也。惡謂學者。夫讀書。成材德之用也。詩文。乃成材德之一

助也。故讀書之業。固不可少。賦詩作文。亦不可廢。但讀書有要。賦詩作文有法。須明本務實也耳。切毋誤認焉。

○書籍莫尊乎六經焉。子史次之。既明六經。以覽子史。猶臨明鏡。妍媸不可掩。又如良吏聽訟。無斷不理也。而其文特簡約難通。聖人非故簡約之也。俾夫學者思而得之。不如此則不足裨益也。蓋舉一隅示三隅之意也。苟得其道。則無難解者。固不待後人註解而後明也。何謂得其道。開物是也。從後世喪開物之法。註家數十氏興。各立異見發新義。而聖人之道益湮晦。殆乎熄矣。夫聖人所言。自有聖人之旨。曷有數異義。然而有註家數十氏。則學者其誰適從。如孟子四端。註家或云。緒也。或云。本也。殊不知端有端之義。不可以他字易也。今揭一解。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者。物既作兩。無復有緣之謂。母者。用心無之之謂。言子欲除去四者。無復有緣。而每事用心無之也。註家解之。則曰。絕斷也。毋無也。既曰斷。又曰無。何有此重複乎。凡解六經。辨說如此。則亡復有異論矣。由此言之。經之不明。字義不明之所致也。盡務其本。

○聖人沒而易學不傳。開物廢而名物不明。然先王聖人之道。猶載存乎方策爾。秦漢以降。無聖人繼起。則儒者之道。分離乖散。為諸子百家。莫不皆曰我能屈邪說退暴行。然此皆逞私臆無徵證。槩無足道者耳。夫道者一也。六經所言。即先王聖人之道也。唐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夫孟子之於道，固深且至矣。然以其志急於濟當世，故其言率隨流而施。是以有及於其委而不及其源，孟子已後，儒者自是遂以議論辨說，為道之所資，而不知其當本之於其淵源，偶有以易為道原者，亦不過借此以飾其辨說，而不復能細究之其所由然之義也。吁其壞廢亦極矣。吾洪園先生以天縱之才，勃興二千餘年之後，夙通大易之蘊奧，闡開物之道，昭達神明之妙言，弘述往聖之遺經，而其門人數千人，雖未有悉通六藝者，英豪俊雋，往往承之芳軌，則如今之世，可謂能繼其傳矣。何得敢不勉勵。

○洪園先師嘗意，漢宋諸儒，率為利祿名聲所蔽擾，不遑細究道義，經之不明，職是之由。而又自顧已以凡庸之質，繼聖人之緒，材美何得兼立，乃絕去名利，不拘細行，奉事天心，無毫矯飾，惟明經之務，自彊不息。至於嘔血，始獲古開物之法，用以註諸經。於是道義復昭明乎今矣。願始讀書，善疑頗多，及謁先生，叩以孝悌仁義，先生為我啓發，頓獲瞭然，竊謂海內之廣，碩儒鴻學，不乏於世，何不嘗試之博參，乃周遊關東西，討論上下于茲，退又閱漢宋諸儒註解，皆不合意，於是益竭力盡心，一從先生之指教，爾來十許年，私謂從今以往，可期於成矣。而世之不知先生者，或謂特善文章，或譏行事不篤，此齊東野人之囁囁者為之辭耳。余在師塾，以親炙之久，觀之，先生之善文章，為註明經也，勤乎明經如先生，何敦篤之如，假令先生謹細行務矯飾，取

青紫如拾芥，亦復如漢宋諸儒而已，不出於彼而勤乎此，得失孰大。然責之以不求名利，豈不亦妄乎。且人不視瑾瑜，欲察其瑕疵，抑亦何心。顧世之或囁囁乎先生，固先生之所甘，功業蕩蕩，然不與，其嘉遜自晦之跡，蓋自非古吳太伯之流，不可比並也。願之不肖，敢議先生，僭瀆之罪，不有無懼，而師弟之義，有不可聽，寧能默默。夫學者在成材德於己，是乃聖人遺經之意也。亦先生明經之志也，抑又所以吾之望乎學者已。

○吾先師諸經釋解，以重於編次為名矣。宋儒解大學曰：大學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首章釋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止於至善，四章本末皆有次序。至於五章乃曰：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因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云：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於家於身正心誠意，要出格物致知，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又復次第至於家國天下，則格物之義，固至重不可易也。而謂其義已亡矣，曷可得見古人為學次第之審詳哉。且其補之者，程子之意，程子果意之與否，未可知焉。縱是程子之意，亦彼其徒，况一旦豁然之說之不足信乎。其無明據如此。夫大學孔子之遺書，猶且不得其解，又况聖人手澤之經乎。在昔孟子排楊墨，曰我豈好辨哉，不得已也。然則言苟害於行，事有損於人，則不得不辨斥焉。余雖不敏，奉洪園先師之訓，其一二所聞，自謂確乎不可拔矣。於是復云。

○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非學則不可得成，學非德則無所為用，故學而思，思而學，二



者相須而後能成矣。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譬諸暗夜喪燭，無知所嚮，思而不學，譬諸瞽者亡杖，無知所陷。詩教周南主內，召南主外，內成而外立，外立而內成，亦必相待，然後能成也。

○行欲速到者，其趨如馳，其息移時，不若徐步無止。今其所進，雖似躑躅一處乎，功必立于後矣。欲進於學者，須要無却行。

○洪園先師每謂讀書，日讀了數紙，不如日知得數字。此似迂回，還甚便捷。余因又云：粗涉萬卷，不如精通一卷。此似狹隘，亦實博達。世謂多讀書者，以為博學，輒欽羨之。不知是此多識，不可謂博。博者莫所不通達之謂。精通一書，亦可稱博學。余常誨兒童，初不授句讀，但日課授數字，及見其讀書，大有殊効。勞省功勝，益覺師言之卓焉。

○字猶象戲子也。字音猶曰銀曰金也。字義猶曰金可橫行，不可斜下。曰銀可斜下，不可橫行也。字有各字義，子有各子行。為象戲者，先必識其行道。今不諳字義而作文章，猶不識行子之道而為象戲，豈不哀哉。

○字以限界對偶，易為分辨者多矣。上下貴賤，尊卑賢愚，浮沈進退，大小巨細，遲速先後之類，不悉枚舉。

○德達於天，謂之聖。材擢於凡，謂之賢。至於奇異恠人之目，則難指定矣。

○字非開物，不能精通。然以醜類可粗得之知。譬攝躡皆通。攝者執收物之將脫去之稱。攝政攝衣及史記貨殖傳躡利屐是也。張耳陳餘傳：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誤也。淮陰侯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皆謂執收其將脫去也。又賈誼過秦論：躡足行伍之間，註謂馳驅，亦誤也。以見遷徙之徒，輟行遽還之狀，同是一義也。鑷亦音通。

○散文，助語活用為重。虛字次之。實字又次之。譬實字干戈也。虛字兵卒也。助字旗鼓也。旗鼓者，將帥之麾兵卒，以為進退所號令也。蓋號令正嚴，而部伍齊肅。部伍齊肅，而兵卒作用矣。後世四六文體，隊伍雖似齊整，猶無旗鼓以示號令。號令既不正嚴，隊伍何得齊肅。

○于於助字。書禹貢至于岳陽，至于衡漳之于。史記多更作於。似甚無辨。然禹貢為紀既定之事之文。史記探而活之，以為己文耳。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言吾雖夙學，志意外馳，不能一定於學。比至十有五，而始其志一定於學，不復外馳也。設作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是為始志於學之文。此於聖人為甚後矣。游於藝興於詩之於，皆為分別其類之辭。是不可不審辨也。中庸多用乎字。論語多用斯字，並皆有所主立意而然也。

○字有二字之旨，句有一句之旨，章有一章之旨，篇有一篇之旨，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其揆一也。

○讀書固不可疏，雖一字一句，有難解不審者，不可不細究而質也。或謂欲成大者，不願小。



欲多讀者，必省力。如字句者，捨而可也。但求篇章之大意耳。是殊不然。凡物不積小，則亦不成大。不用力，則不進達。小且不積，曷能成大。力之不用，曷致進達。

○古文無冗字贅語。三代無棄民曠官。

○讀古書。當如己作之。某字不用某字或某字，以何必用此。假易置數字，得其允當而已。某句作某句或某句，亦似義通，以何必用此。假轉倒數句，亦得其允當而已。一章一篇皆然。行事亦宜爲然。

○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讀者以博爲多，則猶字當作獨，視字之疎。大亂文理矣。

○禮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不慈言父母喪。子如子夏喪。明是也。不孝言子喪父母。如王戎骨立是也。蓋謂喪過毀傷。則子非冀父母之情。父母非求子之意。故比於不慈不孝也。註家見不勝喪。輒爲親喪。失不慈解。殊不知世多可比不慈之父母。少可比不孝之子。是以不慈在上爲主也。經之不苟如此。

○諸葛武侯前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句存亡之秋也。讀者輒以危急存亡爲一氣讀。不知危急可爲句。蓋危急與罷弊相對。否則危急當作安危。雖西土人。後世間用危急存亡。皆坐此繆讀而然耳。

○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滅沒倒景不得望。注云。謂世之人老死。而滅沒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也。果然則上汗流籍湜走且僵。下作書詆佛譏君王。並皆不與此接應。蓋微言當時君王沈溺佛法。猶滅沒倒景。群臣不得望救之也。東坡擬古文。雖間有疎脫。亦決無此唐突。初學未通古文本。勿輕議先哲。恐己之暗傷人之明也。

○用字有輕重深淺。猶句有冒頭斜插補添。先儒評註多謂字法句法。文決辨此誤既明矣。而用字又有眼目。猶畫人點眼目。極精神處。以此生。以此死。史記刺客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奉字是也。以見敬重聶政。以表其赤心也。奉設作以。是以金要聶政也。故聶政之許不許。在乎此奉以矣。須着眼。

○詩有連章成義。文亦宜有互文。關雎左右流之左右采之。流采是也。

○詩草蟲。一章憂心忡忡。與我心則降。二章憂心惓惓。與我心則說。三章我心傷悲。與我心則夷。次第意深。此類甚多。當細味焉。

○文有接應。不勝枚舉。晏嬰傳。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下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與節儉應。危言危行順命衡命。與力行接。

○古文多脈絡貫通。管仲傳。始叙管仲貧困常欺鮑叔。中次因循之政。終卒管仲富擬於公室。齊人不以爲侈。贊乃謂孔子小之之旨。准陰侯傳。信拜將之前。每事不成。既拜之後。每事必成。其



遇不過幸不幸。大抵較均矣。酷吏傳序。首引孔子以刑以德之語。又證老氏上德不德下德不失。次曰清濁。又言刑之弊及德之効。卒曰。在彼不在此。貨殖傳。始叙大。次叙小。逐第說破。皆可以為作史之法矣。

○文章須知賓主若賓中賓。主中主。詳略。先後。照應。遙接。占地。預伏。抑揚。頓挫。開闔。關鎖。轉折。描寫。推擴。順逆。正反。深淺。虛實。斤兩。肯綮。牽上搭下。結上起下。總束。掉尾諸法。

○凡晰文理。須知以紀實體用道。

○余就師習作文。初射覆文。次用和語作漢語。既連用助語。知古書一定通用之語。譬雖乎。此為插入外人之評語之辭。莫大焉。此為衆見必認之辭。然後始作文。

○凡子傳引經云詩曰詩云者。易混同矣。詩曰者。今引詩猶從其口吐出之。詩云者。今引詩以證己所言之旨。既在詩中。一則見當。一則借喻。

○問學舉要揭不用助語反語之例。已詳矣。不止詩經。散文又有之。淮陰侯傳。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是也。言如真大丈夫。何不能自食乎之意也。是亦為下豈望報乎省助語。不令文勢拗滯也。

○項羽本紀。項王乃謂海春侯某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高祖本紀。項王乃謂海春侯某等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改則欲二字。

作一若字。欲與母應言實。若與無應言體。主客詳略。文勢自異也。

○初學作文。宜紀事記言。貴簡而易通。須構思剋冗除繁耳。謹記孝悌義烈。與於世教者。慎勿紀鄙陋猥褻。傷世教者。

○作文。要人之可聞。不可己自領得。言語亦然。

○言欲意之達。文亦欲意之達。文之求巧。猶言之求巧。既惡巧言。亦胡不惡巧文。語曰。辭達而已矣。

○作文。須腹藁既成。然後下筆。余見無條理文。如狂人謾語放言。無所忌諱。豈不足耻哉。

○作文與晰文。本末有異。作文。欲喻某旨。故非某事。其旨不可曉。欲明某意。故無某言。其意不可通。逐段要人之可聞。晰文。有某事。此某之旨。有某言。此某之意。却復次第見作者之所為。

○作文。猶譬者曉物形也。語山乃想象山狀。語川乃想象川狀。文決謂之立象。先師所謂。談語人聞語人是也。倘語山不想象山。語川不想象川。徑就山形川形。謂之泥實病。先儒解經。此病尚不少矣。論語。曾子啓余足啓余手。以為見四體無毀傷之言。殊不知手足語其持捉之用者。而言恐命之輒而易喪。常用四體。以固護守之狀。故曰。戰戰兢兢。知免夫。中庸。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豈可謂善用拳可服於膺哉。亦謂其固執之狀也。



○文章大抵當極正義。議論不正。見識鄙陋。則辭巧文美。又曷為焉。王符潛夫論貴忠篤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豈謂君子不任職則不思利人。不達上則不思進賢而可乎哉。此論正與豫讓報智伯之言。同是鄙賈賤商之見也。豈宜以為士君子之心哉。蘇老泉諫論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諫之與游說。名異實同。非游說者特有機智勇辨。諫者獨無機智勇辨。但人臣與游客。分誼不同。是以處置自異。豈謂為人臣者視其君。猶游客之視他人而可乎哉。此其易知也。顧王蘇寧不之知乎。要欲強立己見。以自蔽其明耳。如夫出師二表。及陳情表。可以為法者。無他出於其正也。

○先師嘗謂。歐蘇諸家文。如表狀無間焉。至於議論文。獨多過失。

○余講文章軌範。嘗揭韓文公之駕迭諸家。而諸家之不可企及焉者。與于襄陽書。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此解一方圍。令得免脫也。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四圍痛攻。無所得遜也。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此反說出於人意表也。文公是類甚多。其雄辨誠似孟子。然是言語科。我非必所望乎學者焉。

○先師自謂。我長乎晰文。而拙於作文。使我用力於作文。則韓柳不足配焉。顧不遑也。

○勿論六經四書。左國近於古。韓柳近於今。唯史記通乎古今焉。皆當最研究。

○對經。當如六面受口。授升降周旋乎一堂之上。

○大槩古文多上起下承。後世文多上起下承。文成而題立。題立而文成。總之一也。

○余嘗與牛子景論文。曰從左國而班馬。而韓柳。而歐蘇。而李王。世而下低何也。子景曰。華過於實。言行背悖。愈奇愈降耳。雖屬武斷。要為確論。

○心有條理。謂之文。辭有條理。謂之文。行有條理。謂之文。皆有條理之謂也。

○余不喜子弟輩夙作詩文。無論巧拙。綴詩文之外。不復曾講孝悌。稍少敏捷者。號稱神童秀才。不啻己自畫。師父隨贊揚之。乃退讓之心寢消。而驕謾之心已萌矣。須切警焉。

○余患父兄望子弟。或謂。誦讀如衆人。則可也。子弟亦意。誦讀如衆人。已足矣。父兄不曾督責子弟不敢勉強。初期以凡庸衆人。曷得大材宏器秀逸之士。

○賦詩作文。固不可少。非為嚮名邀譽也。以述其志懷耳。且夫已作詩文。則覺古詩文。自不輕躁。必欲得於心。誠得於心。則古詩文即猶己作出。是以詩文之作。亦為成材德之一助也。

○後世四六之文。斷不可為。五七之詩。亦不謾作。不翅使人輕薄流於華麗。又恐傷太平之氣象。○余於唐詩選五言中。深嘉楊炯夜送趙縱。王維竹里館等諸作。如賀知章題袁氏別業等諸作。我不取也。



○凡歷史。須觀識世之治亂安危興廢。及古人事跡之得失如何。

○凡傳奇小說。雖徑於知文理。亦非可求博涉。所得小而所失大也。

○書字。須慎擇其所由。人心因此移矣。

○今世儒者之目有三。曰經學家。曰文人。曰才子。經學家者。徒知經之可誦讀。不識經之可施日用焉。文人者。但知詞之可華藻。不識詞之可敘事實焉。才子者。偏知材之爲己用。不識材之可充人用焉。爲迂濶。爲浮薄。爲放誕。皆無益於人矣。噫。

○儒者通天地人之三材之名。如其行事。具於禮備行篇。

○問學舉要曰。夫聖人之道。始於修己。而終於安人。六經之言。紛然多端。要皆不過以明夫二者也已。願謂。後世經獨委之學官。人君往往置而不講。學官亦不通於夫修己安人之道。則士大夫因不從學。視經如他。遂爲虛器。豈不哀哉。夫脩己之要。在乎孝悌。安人之要。在乎仁義。如斯而已矣。

○家國天下。猶字句篇章。脩身以孝悌。治天下以仁義。蓋學者莫先乎務孝悌。語曰。本立而道生矣。

○大學以修身爲本。脩身而下。胸內不可他見也。然修身之成。莫不始乎心意之正誠矣。

○禮曰。男女不親授受。蓋言雖無邪惡之心。慮其兄弟父母之有疑貳也。

○語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悌之人而不好作亂。固若可知也。大學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家之仁讓。與一國之作亂爲對。亦似失類。夫治亂。天下之綱紀。君子之治。期於無亂矣。讓與爭對。孝悌之人。固有仁讓。而仁讓乃孝悌之旨也。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或曰。書堯典。但序堯德。不必次孝悌。何以曰孝悌。余應之曰。堯之允恭克讓。舜之克諧以孝。豈不亦昭昭孝悌乎。

○人多艱於經濟。以余觀之。不甚難辨。夫國有土地。家有常祿。庶人有恒產。當應計入制出。出納有度。裁省冗費。以贍不足。孰謂勒儉率身。財用不給哉。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千乘之繁。尙可以節用經濟。况小於此乎。

○世之癡於生計者。家稍匱乏。便事借貸。不知其用費息錢。益至於不可支。譬猶虛陽病而投苦寒劑。虛火愈熾。命根隨亡矣。治之以何。曰信矣。

○語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夫敏於事。則居不求安。慎於言。則食不求飽。蓋慎言出而節食入也。語又曰。貧而無諂。夫貧而諂。有求於衣食也。無求於衣食。則不用諂也。此言已可。然尙待勉強。未如其樂道之自安也。余謂學者。無求於衣食。則大本立焉矣。



○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也。然富貴而危。固不如貧賤而安。惑矣人之將去安就危也。

○顏子居陋巷。原憲隱蓬蒿。此二賢者。身其所享雖多闕乏乎。心則安逸矣。

○今書生或有衣服無度。結髮無常。

○學生乍作乍輟。且彼且此。詩謂之棘心。棘極也。極亟也。謂多而不壹。

○我先考適所先生曰。凡百事業。百之千之。莫不能成者焉。而尙謂未成者。志之不立。本之不能一能勤。而不樂者有矣。不一不勤。而有能成焉者。未之有也。

○嘗聞之以天下奇士自期者。僅免爲齷齪士。以宇宙大業自任者。僅免爲衣食兒。蓋言取法于上。僅得乎中也。今學者費天下之衣食。不飢而食至。不寒而衣成。然而其所自期。所自任。何等志也。何等事也。

○欲爲大丈夫。須立志勉勵。參身天地。爭光日月。豈宜偷惰安佚。縱嗜慾競名利哉。

○夫過失者。生於其不敬慎。然過人未必無之。但過而不改。謂之重過。過莫大焉。故曰。過而不改。謂之過矣。盍思自悛。

○人須猛省於己。痛自奮興。而就義爲善。故曰。不憤不啓。願聞之先人。京人宗七者。爲干切。

屋某贅子。嘗困其父苛刻。將絕去矣。偶商一儒家。聞講孟子。宗七翻然忽謂。舜盡事親之道。而二親底豫。吾父固非瞽瞍。從是承顏敬勞弗懈。遂獲其慈歡云。

○文決曰。初學作文。用心之甚。動至於生疾病。余謂。不特作文。講習道義。亦當然。夫學者而爲道義。或至於亡命。亦所可甘心。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唯恨未見其人也。

○人或云。非不欲爲學問。惟恐其不能成。然其人未嘗學問。焉占知其成不成乎。夫聖人之遺訓。欲以使人學而爲君子也。固非誣也。故人不爲君子者。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所謂自棄自賊歟。

○易曰。我匪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求相待而授受可成也。禮曰。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大鳴。此言應其問者而答也。若夫無求之人。慈父不能教其子。仁君不能誨其臣矣。今夫乳兒學步。不習而能立乎。故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須要困而知之。強而行之。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學之不困不勉強。而知行猶有能成者。我未之知也。語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知而後好生。好而後樂至矣。故余謂學者。須先立志要困知強行。好之與樂。自是生也。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計過無憾而即安。我取爲法。

○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詩曰。寤寐思服。乃知精神所極。注念想象。發乎夢寐。可謂至篤矣。管子曰。思之思之。神將通之。孟子亦謂夜氣。古人間有夢中賦詩作文之事。憾不令此易詩



書之道義矣。試問學者夢間所見。或是何等事。

○人之初同矣。既學也。在乎其人勤勉如何耳。

○中庸曰。道不遠人。可見道者在尋常平易之中。非可他求於高遠也。

○先師曰。凡居業。莫若以靖。靖乃所以立基定本之道也。

○書生粗聽論語講說。輒謂。既已了得。余試問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何以父母曰竭其力。君曰致其身。且為何如則可謂能竭其力。為何如則可謂能致其身。率莫之應者。豈謂既了哉。

○帝舜之從人。顏子之屢空。皆虛己也。凡問答之間。須審彼所言本旨在何。而可則從焉。不可則已。慎勿挾私意。豫自領焉。今學者多泥舊聞。不唯不能聽新。又不能先入之守。徒抱疑貳。以費歲月者。不為不少矣。既知彼是己非。不能改其惡從其善者有焉。要出於不能虛己。易曰。包荒用馮河。言己自訂謨。善有少勝。果決可從也。夫聖賢猶且虛己。矧尋常庸人乎。不思耳。

○是之不是。非之不非。善之不善。惡之不惡。是謂謬惑。為之者則血氣也。

○人多識善之可以為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為警。斯兩者。其功均矣。詩曰。一以貫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而是學知之事。如其思慮。則不可然焉。故曰。思無邪ニスルコト。

○心之主宰。謂之人中人。可善可惡。可天命可血氣。顧在乎養之如何耳。

○吾先師吹煙徹燼。不直以管投於唾壺。必用掌助之。又開闔戶牖。未嘗急遽。曰恐擾血氣。雖真瑣事。慎微如此。

○有一儒先生。雖對賓客。不能正坐。君子謂。不終矣。果罹刑。

○世見擊跪。曲拳。嚴顏。矩步。輒謂之篤行。毋乃或有鄉愿之徒。顏閔諸賢居篤行科。孔子稱之以孝哉賢哉。皆未必然。

○人之為言。胡我得兮。不可不省。既省不疚。何懼何憂。故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凡百事業。內省實不疚。可以成矣。

○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抵過失。明處少而幽處多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而始可得內省不疚矣。有內疚者。詩謂之慝。

○學者雖孤身獨居。凡動作飲食。常欲如侍坐君子。

○小人有畏怯憂患。君子無之。唯敬畏天命。憂恤人之非命也耳。

○顏淵曰。彼何人也。我何人也。孟子曰。所願學孔子。又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今學者學孔子之道。是亦欲為孔子耳。而孔子不過孝悌仁義。則復為孝悌仁義而已矣。



○願常憶 曾閱平生庸言 非甚難行 每誦曾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之語 輒殆媿死焉。

○人之有護短守垣可厭 有愧耻之心可嘉 護短守垣甚 則褊心生矣 愧耻甚 則思自奮矣。

○鄙諺曰 太陽置冰 幾何不消 夫教導雖孛孛 獨奈何小崩而大亡矣 我今而後 益知古學一隅 以待人也。

○中庸曰 好學近乎智 可見學以可長其智也 智蓋原於日月之明 故非知乎道義 則不可謂智矣 夫忠信者人之質也 而文之以學 則可以長善良防邪曲矣 然世皆未必忠信之人 而文之以學 則適足以長邪曲亡善良矣 故雖詩書 可以美習善之人 不能美習惡之人也 况不慎學之所由乎。

○人之習乎慾 飲食不能自節焉。

○語曰 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 今夫飲食 爲養生也 肥甘膏粱者 未必壽焉 蔬食菜羹者 未必夭焉 則肥甘膏粱蔬食菜羹 是均養生也 而肥甘膏粱者 非烹龍炮鳳 則不能飮矣 蔬食菜羹者 雖蔬食菜羹 亦能飽也 衣服爲保軀也 貂裘狐貉者 未必煖焉 布袍蒲絮者 未必寒焉 則貂裘狐貉布袍蒲絮 亦同一煖保軀也 近世多嗜吹煙者 煙不必關乎攝生 然絕此一日 猶飢渴求食 飲 豈不其習之所使然乎 人初未甚欲勤於善 徐積小善 寢安於大 初未甚欲務於惡 徐積

小惡 寢安於大 豈不亦足致其遠乎 豈可不思焉哉。

○孝悌仁義 人之綱紀 學者莫先乎明此 名利怨慾 亦人之所有 莫次乎明此 學者未之究明 而妄讀書 猶登高行遠 不知其道路 安得無有迷惑 先輩云 昧乎孝悌仁義之名 而處於世 如不設植矩楸之欲張准繩 又何所施 夫孝悌仁義諸德物名 莫詳明乎名疇焉。

○孝者 善繼述之名 以安父母爲要 而其安之 以仁義可能矣 須知設父母於己胸內 可敬順以事之 謂之體任父母之心 舜之感化頑父瞽母 蓋以是道也。

○先師說悌曰 幼少者爲長老服役執勞 其服役執勞 亦所以生其善心 以防其身怠惰 而以習人事之宜然者也。

○義制其宜也 仁勉強其宜也 有仁者必有義 有義者必有仁 二者兩立不偏廢焉 凡經單言仁若義者 特揚其意重者 言仁則義在其中 言義則仁在其中 如連稱仁義 旨無輕重也。

○管晏之功勞於天下 曾閱之孝順於父兄 孟子未許同科焉 嗚呼大矣孝悌之爲德。

○夫父母之與其子 猶一體軀也 既生長之 又教誨之 其將善 以欲之遂 其將不善 以思之除 既善 更願其益 既不善 亦冀其損 善未必安 不善未能自絕 皆有諸己 莫以不哀喜 亦未曾不憊憊乎斯也 故人視其子 其賢 以謂父母成之 其不賢 以謂父母就之 其訓至也 而苟不良 亦稱父母 其訓未至也 而猶能良 亦稱父母 其賢不肖 皆未曾不口其父母也 豈



可不懼而勉哉。

○余謂學者。慎求卑邇。毋馳過高。文始於明字。天下始於修身。與其為智者誤人。寧為愚者不誤身。

○要名之弊。害人大矣。大抵要名在於求利。求利在於遂慾。而慾者生於愛己。在於貪安佚。安佚者生於懶惰。在於逞放肆。放肆則泰奢。泰奢則謾易無所不至矣。名之難得。巧言令色。諂媚譖讒。名之不得。怨尤憂患。愠悶忿怒。於是乎爭亂起矣。刑罰至矣。

○古惡鄉愿。亦似太甚。名利固不可以為心。惟為善求名。則可也。然既為善。名必隨之。不須自求。故德不孤。必有隣。

○今世欲為昇平治運之罪人者。所謂儒者。不可不察。吾甚懼焉。既無善人之材。又無善己之德。昔者阮籍之曠達。阮咸之任放。王戎之簡。劉伶之酒。彼遭晉時之頹風。矯激戾世。放浪敖俗。雖非無所見。固異乎聖賢之所為矣。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二聖賢亦值亂世。然而如是。當今之世。不學孔孟之所為。襲晉時之頹風。出於禮制之防。縱乎慢易之域者。豈不亦欲為昇平治運之罪人者哉。吾大警焉。

○今世封建猶古三代。不從三代封建之教。而欲由後世郡縣之誨。恐者多所睽矣。當省裁焉。  
○先師創建學堂。曰弘道館。修投壺鄉射。及祭菜合語。願幸悉與焉。惟惜未及行冠婚喪祭。而先

生已亡矣。願最冀合語之播于世。合語者。設題疑問。以合衆答。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所以取賢斂才也。非後世對策及第之倫也。事詳禮文王世子。及先師所著祭菜考說。余輩合語前後數次。其所問答。多既散迭。今摘錄其所存者。有明者擇採焉。

問 孔子以學而時習為說。此所以說何也。

答 本欲得通達。而今得之也。

問 使民富者。當以何術。

答 薄稅斂。省力役。

問 外國求通商。以何辭謝之。

答 通商之事。祖宗有定制。不可以新亂舊。敢辭。

問 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成焉。是何與人事。

答 天人一致。

問 俎豆之事。與軍旅果全別乎。

答 別則別矣。同則同也。

問 事則別。而道則一。

同 軍旅寓於俎豆耳。



問 孟侯在途 而欲我去 今所當宿之驛次之辭。

答 我藩雖小 從伍頗多 當速傳令 前後反命 願少為待之。

問 貧人之所困也 顏回何以不改其樂也。

答 所樂 在其得與天相適合 而如其貧乏 非其所累心也。

問 寓兵於農之法如何。

答 伍ニセ

問 君好微行者 固忌人知之者也 而欲諫止之 其辭宜以云何。

答 聞世有矯君名而微行者 宜命有司追捕抵罪。

問 言寡尤 行寡悔 唯是寡而已 以何曰祿在其中。

答 慎言行者 心存敬天 故雖未能無尤悔 祿已在其中矣。

又 欲無尤悔 是祿之所由也。

問 君命遠役 事亟而親病臨危 處之如何。

答 廢私徇公。

問 諷戒士之好奕者 其辭當以云何。

答 無與為奕者往來 而以辟疑可也。

問 不慍人之不知 何以為君子也。

答 或慍者小人也 此期於成己 所以為君子也。

問 凡人以為賢 則皆賢 以為愚 則皆愚 何以判賢愚 以黜陟之乎。

答 捨私取公。

問 孟侯使人來索我國世寶貨者 何以應之。

答 隣好之舊 不敢唯命是聽 但祖宗所傳 且不敢使人謂君為以勢奪之 敢辭。

問 士志于道 而耻惡衣惡食者 何以不足與議也。

答 未免為身營謀也。

問 始就封國 何以為政治之始。

答 惠民輕刑。

問 以穀之少 施之於衆之飢者 以何辭。

答 乞糶鄰邦 未至而事急 因先賜此米 其數不能遍及者 然亦欲使爾衆民均分 以免數日之

飢耳。

問 孟子不答於有所挾者 何義。

答 有所挾 則以瀆其敬也 瀆則不告。



問 堯之施治。何以親九族為先也。

答 欲明中和之德者。宜先本之於其身也。

問 君有偏聽。而執理不正者。何以開悟之。

答 張所言李者。恐有餘罪未盡。仰願上更召李親詰。幸為虛心加察。

問 為政以德者。其以之之法如何。

答 從民心所有耳。

問 御四民之道。何以為其要。

答 和而別。

問 幣之有偽。何以為辭。

答 前所授者。或云似劣矣。恐非使者之意也。而外臣又懼獲罪。不敢不懇告也。

問 孔子稱君子不多。其少者謂何也。

答 唯義之比。

問 欲國中無居姦。其法宜以如何。

答 保結連坐。

問 流民將入境。拒之其辭如何。

答 封內亦艱乏。不可容爾眾也。然今不忍徒拒。將欲少施米以見我非不憫之意也。汝眾須退

十里許。獲所施之後。轉之他土可也。若強犯者。亦唯有殺耳。

問 巧言令色。何以鮮仁。

答 其巧言令色。欲以取媚者多。而欲以安人者鮮也。

問 其所建之言可用。而其人未可舉用者。其於取舍宜如何。

答 不以人廢言。

問 異邦舶湊岸。求水及薪米。何以應之。

答 官禁不許謾取與。然今少出私儲米薪。與水並送。速去而可。

問 子桑伯子之太簡。何以為不可也。

答 本因惰放。所以為不可也。

問 文之學。何以當於行孝弟餘力。

答 皮之不存。毛將安屬。

問 管仲所為以何如。則謂之大。

答 為之以禮。而不止於強齊則大。

問 人謂我行法古君子為僭者。何以明其非。



答 貧富不異粟。孰謂貧夫之食粟。為僭之乎。

○平常多記佳篇好章。方已作文。覺有神助焉。平常博識善言嘉行。及身當事。覺有夭祐焉。

○語曰。興於詩。立於禮。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可見詩禮之為至重矣。後世說

詩。以為田峻紅女歌謠。若褒刺時政之篇緝。則斷知不足與不足言。必如我釋解而博依乎此。庶

幾可以興可以言也。至於禮。則世異邦殊。何以為軌。蓋嘗聞之。有天地然後有人民。有人民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義禮生矣。宜之所在。謂之義。義之為典。謂之禮。有國家必有斯禮。

四夷八荒。咸莫不然。但其宜之。各有等差耳。是以禮世有沿革。因時而施。殷因於夏。周監於

二代。必有明君。然後可以監焉。可以義興矣。庶人不敬議也。夫禮者義之本也。宮室器服。

禮之末也。學禮而斟酌時宜。以接於世。則亦庶幾可得立而不負也矣。

○曲禮曰。毋不敬。凡視聽言動思。皆無所不可用敬。而應事接物。每常用心。使無有不敬之

目也。

○書可以斷大疑。

○學行之成。譬猶書字。體形習得。點畫適宜。可以通姓名。詩禮學了。動作中義。可以立於世

矣。若夫入神之妙。知命之極。從是生也。抑亦在乎其人矣。

○言心之表也。行心之體也。聽其言而足見其行。視其為而足知其內矣。而言行之所重。在於

信而篤之。信者可為人所憑依之名。篤者反復積累。履而不息之名。故言信之信。行篤之篤。雖

之蠻貊行焉。反是則雖州里不可行矣。故言信而行篤。人必賴之。以委任矣。語云。信則人任焉。

言華而行浮。人必怨咎。以致災害矣。禮云。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言行者。榮辱之

本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孔子遇人。觀以言行。子貢徒為利口。所屈抑。

顏淵輩以寡默見贊揚。豈可不重哉。要之學者之於言行。無口不可言之行。無躬不能行之言。

則可也耶。中庸稱。言顧行。行顧言。謹旃勉旃。

○詩配命。之謂樂只君子。不能配命。之謂心之憂也。是知憂樂者。善不善之所為。蓋人為善。

則其心寧焉。為不善。則其心疚焉。寧足以樂矣。疚足以憂也。今夫廣堂華室。居之身不適。則

不安焉。卑屋頹窓。居之身適。則安矣。食前方丈。無適其口。則不甘焉。一簞一瓢。苟適其口。

則甘矣。所甘在口。所安在身。憂樂豈不亦在於心乎。惑乎夫世之說憂樂。索乎外不在於內。

求乎物不在於意。是以其欲為樂。不能樂焉。欲除憂。足以重憂也。余恒曰。樂莫樂乎為善。

憂莫憂乎為不善。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安土敦乎仁。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各

有位分之宜。守之則安榮矣。失之則危辱矣。天子平天下。諸侯治國。卿大夫齊家。士修身。農

之理耕。工之利器。商之通貨。皆守其宜也。天子不能平天下。卿大夫不能齊家。士不能修身。

學資談

二九



庶人不能務其職。皆失其宜也。蓋人固不可獨立孤行。必以相輔相安之道而生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皆莫不由乎斯道矣。夫天地覆載。日月代明。四時行焉。萬物資焉。經乎千古而亘于萬世。悠久無疆。人也者。生乎其中。亦以夫相輔相安之道。善繼父祖之志。善述之於子孫。雖身則亡。其神亦可得亘於萬世。譬之置郵而傳命。身能勤勉。毋敢淹滯。則其物可以致遠矣。苟怠惰稽留則廢矣。故人各身能勤勉。誠守其宜。則可與天地悠久。是天意所在。可以安榮。謂之奉天。詩所稱天祿旱麓是也。己自怠惰。良失其宜。則已。此非天意。必致危辱。謂之自禍。書所云。自爲之孽不可活是也。是故古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又自王后至匹婦。亦皆有度。事見于國語。蓋士而上。君子而勞心。士而下。小人而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大者勤於大。小者勉於小。皆務勞思戒逸淫。夙夜匪懈。乃所以就安榮而遠危辱也矣。三代之有天下。勤勞之所致也。三代之亡天下。怠謾之所爲也。有勤勞者。斯得天祐。有意謾者。斯來入禍。堯舜桀紂其豈可謂不然哉。雖然世有污隆。時有衰盛。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由是言之。成功

在彼。勤勞在我。雖無成功。勤勞則名又匹矣。譬如醫師。未見治病之効。然信能得乎治病之術。則可也。士則修己而得乎安人之道。以俟命矣。孔孟即我師也。要之人能勤勞。盡竭心力。欲誠守其宜。則莫不奉其天也耳。今之世猶古。天子平天下。諸侯治國。卿大夫齊家。士修身。庶人務職。上無曠位尸祿之人。下無游惰愉生之民。人人期於不素餐。則其庶幾矣乎。

文化七年庚午秋九月

田中頤謹述

### 學資談畢



# 國字示蒙附錄

榛間 源 勤 著

○古學ト理學ト。其說異同アル。

○吾門ノ古學ノ一派ノ大畧ノ話。

或人問テ曰。先生ノ恒ノ言ニ。夫レ古學ハ。吾邦ニ程朱ノ學イマタ東來セザル邈ニ前ヨリ。朝廷ニ尊奉シタマヒ。今ニ於テ廢墮セズ。サレバ專ラコレヲ尙ヒ學ブベキナリト。而ルニ又曰。程子朱子モ聖人ノ道ニ合ヒ。儒學ト雜學トノ辨別分明ニナリタルトイフ說ヲ取リタマフ。ソレニツキテ惑ヲ生スルコトコレアリ。其惑トイフハ。其說ノ如クナラハ。漢唐ノ儒者ニハ。龜峇固陋多ク。宋儒ニ至テ始テ正大ノ識見ニテ。道ヲ見ルコト明ニナリタルナルヘシ。又今ノ世ノ人。宋ノ諸先生ハ。義理精密ナリトテ。其諸說ヲ引テ。古學家ハ龜漏多ク。文字ノ解モ膚淺ニテ聞クニ足ラス。且ツ性ヲ說クニモ。本然ノ說ヲ聞カヌニヨリテ。理ト氣トノ本末ヲ辨ゼズ。コレ學問ノ本ヲ知ラズト申シ候トモ。無理ニテハコレ无キカ。前ニ古學ト宋學トノ二派ノ說ヲ列シテ。其優劣ヲ定メズ。故ニ小子適從スル所ヲ知ラズ。



此二派ノ義ノ得失如何ン。明ニコレヲ曉シタマヘ。答テ曰。コレ切問ナリ。今吾子カ爲ニ詳言シテ。吾子及二三子ノ爲ニ惑ヲ解カズンハアルヘカラス。サレモ事ノ是非ヲ辨スレハ。争ヒノ端ヲ啓クコト多シ。コレヲ持シテ他ノ意見異ナル人ト争辨スルコト勿レ。凡テ古今ノ儒者ノ説ニ於テハ。適莫スルニ意ナクシテ。聖經ニ折衷シ。コレニ合ヘルヲ取リ。コレニ乖ケルヲ捨ツヘシ。先ツ程朱ノ先王ノ道ニ大功アルハ。其事實ニシテ世人ノ遍ク知ル所ナリ。サレモ人聖人ニ非ルヨリハ。安ソ能ク事々善ヲ盡サン。宋學ニ於テモ。一二ノ論ズヘキコトナキニアラス。而ルヲ彼ノ徒。程朱二先生ノ忠臣トナルコトヲ欲セスシテ。却テコレガ爲ニ其疵瑕ヲ隱蔽セントス。其意善ニ似タレモ。恐クハ程朱二先生ノ九原ニテ喜バルベキコトニアラス。何ントナレハ。二先生ハ賢者ナリ。苟過アラハ。人ノコレヲ知り人ノコレヲ告ルヲ受ケ悦ビ。コレヲ改ルコト日月食ノ如クナルヘキコト必セリ。然ラハ則チ後學ノ回護ヲ專トスルモノハ。二先生ノ説ヲ尊奉スルコトヲ知ルノミニテ。二先生ノ本意ヲ失セリ。甚キモノハ自己ノ意ニ透徹セザル處ヲモ。強テ回護ノ説ヲナシ。四母ノ聖訓ヲ忘レ。同ヲ褒シ異ヲ伐チ。旗鼓ヲ張ルコトヲ務メ。伊物二家ノ説ニ於テハ。其説ノ當否ヲ辨セス。彼説ヲ持スル者ヲ仇視シテ。一概ニコレヲ排撃セントスル者ナキニシモアラス。簡様ノ處ニテハ。宋學者モ古學者モ。其末徒ノ弊甚シク。大學篇ニイヘル畏敬スル所ニ辟シ。賤惡スル所ニ辟スルノ言。自欺クコトナカレノ言ナンドヲ。ツラク思テ恥チ戒ムヘキニ。此義ニ暗キ者ハ。互ニ其非ヲ舉ルコトノミニナリタリ。吾師龍溪先生嘗テ此事ヲ深く嘆カレタリ。吾師

ハ幼ナル時。京儒堀景山先生ノ族人ニ。正民先生ナル人アリ。參州岡崎府ノ醫者ニテ。暫ク京師ニ游テ。近隣ニ寓居セラレシ。コレニ就テ句讀ヲ授カラレタリ。其人郷里ニ歸ラレシカバ。其後ハ東涯ノ門人筠圃宮先生ニ從テ學フ。不幸ニシテ筠圃早ク没セラレタリ。時ニ吾師未タ立年ニ及ハズ。其レヨリ先生學常ノ師无ク。一時ノ諸耆宿ニ謁シ。滯疑ヲ質問シ。又堀川ノ古義童子問等ノ書。及古文辭學ノ論語徵辨道辨名等ノ書ヲモ熟覽シ。漢魏五經ノ古注。唐宋ノ諸疏ヨリ。性理家ノ學ニ亘リ。又佩蘭清原先生。伏原二位殿也。ニ謁シテ。彼ノ家相傳ノ古學ノ論語ノ説ヲ聞ケリ。先生學問功積テ。和漢古今ノ諸家ノ説ト合セ考ヘ。得失ヲ取捨シテ。生徒ニ教授セリ。嘗テ學者ノ問ニ答ル語ニ。學問ノ緊要ハ。古ノ聖人ノ道ノ眞ヲ求ルニ在リ。其コレヲ求ルノ方ハ。後世ノ説ノ經傳ニ合サル者ヲ去テ。當時ノ言語文字ニヨリテ。聖賢ノ政治脩身ノ實跡ノ正意ヲ知ルニ在ルナリ。如何ンシテコレヲ知ルトナラハ。經傳ノ本文ヲ主トシテ。注ヲ主トセサルナリ。後世ハ本文ヲ曲説シテ注ニ就クコト多シ。コレ注者ヲ信スルコト。聖人ヲ信スルヨリ甚キノ過チナリ。故ニ注解ノ説ニ得タルト失セルトアリ。サレハコレヲ諸經ニ折衷セスンバアルヘカラス。其コレヲ折衷スルニハ。正ク其是非ヲ明辨シテ。取舍ヲ嚴ニスヘシ。調停回護スベカラス。コレヲ讀書ノ用心トストハイハレタリ。其古人ノ説ヲ取舍シテ。大旨ヲ説カレタルハ。先ツ道トイフハ。道路ノ道ノ字ヨリ轉シ用ヒタル名ナリ。人ノ行ヒモ行歩ノ行ノ字ヨリ轉シ用ヒタル名ナリ。サレハ漢ノ董先生ガ對策ニハ。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ト云リ。コレ道ノ



本原ニテ。古學ニコノ説ヲ取レリ。後世ニハ朱文公モ其説ニ從ハレタリ。凡ソ人ノ行歩シテ過ル所ニ。自然ニ足跡ガ付テ。其條ガ蹊ヲ作ス。ソレガ漸クニ弘カリ。且ツ人方ヲ加ヘテ通行ノ便リ好キヤウニ修治シ。遂ニ大ナル官道トナルコト也。彼ノ先王ノ道モ其如ク。天下萬億ノ國ニ。混沌開闢ノ時ヨリ人民漸クニ生聚シテ。土俗ニ隨テ治教ノ道ガ興レルナリ。其道トイフハ別ノコトニ非ス。凡ソ人民ノ聚リタル處。等輩ノミニテ君長無レハ。智アル者ハ邪計ヲ爲シテ。愚ナル者ヲ欺キ誑カシ。強キ者ハ弱キ者ヲ凌キ奪ヒテ爭擾止ム時ナシ。故ニ天ノ命ニヨリテ。自然ニ衆ノ中ヨリ秀テ傑レタル人出テ。億兆ノ人ノ君トナリ師トナリテ。コレヲ治メ教ヘタマフ也。其萬億ノ國々土地ノ風俗ニヨリテ。ソレ々ノ異ナルコトハアレハ。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ナキ所トテハ無クシテ。モトヨリ比隣ノ地ト互ニ言ヒ合セタルニハアラザレハ。是五ヲ明ニスル教ノ道アリテ。國ヲ治ルコトハ。イカナル戎狄蠻貊ニモ。君アリ政アリ。但シ其國俗ニヨリテ教ヲ設ルニ。文ト質ト勝ト劣トアルノミ。中ニモ中國ハ古ノ世堯舜禹湯文武ノ如キ。聖人出タマヒテ。司徒ノ職學校ノ設具備シ。民ヲ教ヘ國ヲ治メ玉フニヨリテ。其君長ハ即師ナリ。其教ヘ玉フ道ノ大原ハ。皆天ノ自然ヨリ出タルコトニ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ノ五ツナリ。コレヲ五品トモ五常トモ五典トモ云フ。コレヲ訓導スルヲ五教ト云。此五教ヲ奉スルニ誠心ヲ以テ資トス。故ニ孔子忠信ヲ主トセヨト曰ヒ。中庸ニハ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ト見エタリ。誠ハ偽ノ反對ナリ。サレバ偽无キヲ誠ト云ト知ルベシ。誠ノ字ヲ制セシ始メハ。言ヲ履ムノ義ヲ以テ

シ。言ヲ成スヲ誠ノ字トスルナルベシ。信ハ人ノ言ノ違ハザル也。又人ノ言ヲマコト、スルヲモ云。忠ハ己レガ中心ノ誠ヲ竭スナリ。又恕トイフモ文字ニ心ノ如クト書シテ。誠信ナラス心ニ偽詐アリテハ行レヌコトナリ。サテ五教皆自然ヨリ出ツ。上ミ一人ヨリ下億兆ノ民ニ至ルマデ。此教ヲ奉ゼザルコトナシ。是レ人ノ人タルノ道ナレバ也。禮樂ノ制作モ。徹底ハ此ノ人ノ人タル道ヲ脩ル爲ニシタマヘルナリト知ルベシ。皆自然ニ因テ。數聖人ヲ歷テ。成就セルナリ。其禮樂ハ時有テ興衰スレハ。世ニ人アルウチハ。五倫ハ去ルヘカラズ。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昆弟之序。朋友之信ヲ以テ教トスルコトハ。孟子ニ見ヘタリ。コレヲ五常ト云。五常ノ名ハ。尙書ニ見ヘタリ。秦漢以後五行ノ説盛ンニナリテ。仁義禮智信ヲ金木水火土ニ配シテ。コレヲモ五常トイヒ。君臣父子夫婦ニ三綱ノ名ヲ立ルコトハ。戴聖ガ禮記。班固ガ白虎通。馬融ガ論語ノ注等ヨリ始ル。古名ニハアラズ。夫レ吾カ道ハ自然ノ大道ナルニヨリ。タトヒ不學ノ人ニテモ。又ハ異教ノ人ニテモアレ。家國ヲ治ルニ於テハ。五教ノ大畧ニ率由セザルコトヲ得ズ。彼ノ老佛ノ談ハ。空理ニ於テハ吾聖人ノ道ヨリモ。負カニ高妙廣大ナルガ如クナレハ。其レ等ノ道ナクテモ世ノ中ニ事ノ闕ルコト无シ。五倫ノ道ハ一日片時モコレ无レバ亂ヲ生スルナリ。古人老佛ヲ金玉ニ比シ。儒ヲ穀ニ比セシモ宜ヘナリ。サレバ禮記ノ中庸篇ニ道ハ須臾モ離ルベカラズト云ヘリ。是レ人ノ人タル實ノ大道ナルコトヲ知ルベシ。老莊ノ己ガ道ヲ三皇以前ノ大道トシ。儒ヲ小道ノ如クニ言ヒ成シタルハ。後世ノ儒者禮義ノ末ニ拘リ泥ミ。又甚シクシテ



ハ内ハ利欲ヲ專トシ。外ニハ仁義ヲ飾リ。聖人ノ道ノ本色ヲ忘レタルヲ觀テ。煦煦タルヲ仁トシ。子  
 子タルヲ義トシテコレヲ毀ルナリ。ソレハ彼ノ人衰周ニ生レ。仁義ノ盛ニ行レシ世ノヲ考ヘズ。  
 一己ノ見ニテ此言ヲ出ス。大ナル誤ナリ。韓子ノ井中ニ坐シ天ヲ觀ルノ喩ヘ。至當ナルカナ。サレモ  
 正キ教ニテモ。世ノ末ニナレハ弊起ル者ナリ。莊子ノ言ニモ。後ノ儒者ノ道ヲ失フ者ノ爲メニハ藥石  
 トスベキヲ甚多シ。他ノ毀リヲ以テ己ガ弊ヲ改メハ。コレ亦道ヲ學フノ一助ナルベシ。又儒ヲ學フ人  
 ニモ。少シ才智アル者ハ。コレヲ自負スルノ意甚ク。故ニ聖人ノ道ノ正シキ義ヲ聞テハ。平平トシテ  
 奇シキヲ无ク。膚淺ナルヤウニ思テ心ニ悦ハス。サレハ人ノ意表ニ出タル新奇ノ言カ。又ハ空談無用  
 ノ高遠ナルヲ好ム者ナリ。コレミナ末學ノ弊ニテ。晋人ノ清談禪宗ノ語録ト一間ノミ。其萬國必有  
 ノ五倫ノ教ノ中ニテモ。吾東方ニハ。神代ノ昔ヨリ五ツノ者ノ大綱立テ。正直淳素ヲ以テ本トス。中  
 世以來ハ治教イヨク隆ニシテ。禮樂ヲ興シタマハントテ。隋唐ニ使ヲ遣シ。彼ノ中國ノ教ノ本末文  
 質具備シタルヲ取り用ヒタマフナリ。其教トイフハ。前ニ説ク所ノ古ノ五帝三王ノ時ヨリ。其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ソレノ行ヒノ跡遺テ。自ラ道トナリタルナリ。サレバコレヲバ人ノ人タル道トイヒ。  
 天ヨリ出タル自然ノ道トイフ也。又性ニ率フトモ。性ヲ盡ストモイフテ。其性ト指スモノハ。人ノ生  
 レツキトイフ也。人ノ性ハ物ノ性トハ異ニシテ善ナルモノナリ。率フトハ。其ノ善ナル所ニ率フ也。  
 盡ストハ。人各々天分ヲ盡ス也。此事ニヨリテ古學ト宋學ト説ニ異アリ。其性ノ字ノ義ハ。論語折衷

公治長ノ篇。夫子ノ文章云云ノ章。陽貨ノ篇ノ性相近也云云ノ章ノ條下トニ記セラレタリ。前ニモ先輩  
 ノ言ヲ舉テ畧イヘル如ク。惣ジテ古キ經書ノ語ヲ解スルニハ。其時代ノ語意ト字義トヲ考フベシ。コレニ  
 違ヘハ聖賢ノ意旨ヲ失ス。サレハ今ノ人ノ心ヲ以テ臆度シ出シタル解説ニハ。其味深キカ如クナル者モ。  
 上古ノ語意ト字義トニ徴シテ合ハサル所アル者アリ。是正解ニアラズ。ヨクノ意ヲ注テ取舍スベシ。  
 今宋儒性理ノ説。一ニヲ舉テコレヲ辨明ス。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塗人二也。又程子論語性相近ノ註ニ。  
 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  
 之有哉ト。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也。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コレ皆理之性ヲ説クトニ  
 テ。宋ノ時ヨリ始リタリ。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朱子曰。  
 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善惡混是也ト。愚云。宋ノ儒先  
 生ハ。理ノミヲ以テ本然ノ性ヲ説ントスレモ。古書中ノ性ノ字ハ。皆氣質ヲ兼ネタル義ナレハ。自家  
 ノ説ト古説ト合ズ。故ニ此處ヲ彌縫セントシ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トイヘリ。此レニテ孔孟  
 ノ本旨ト同シカラサル所ヲ知ルベシ。又性理ト云熟字ハ。魏晉ノ間ニモアリト見ヘテ。世説文學ノ部  
 ニ。習鑿齒カ性理遂錯トイフコトアリ。コレハ人ノ心ノ常度ヲ失スルヲ謂フノミ。性情ノ條理ノ錯亂  
 セルトイフコトナリ。理ヲ以テ性ノ本トスルコト。唐ヨリ以前ニハ經驗セズ。今穀種ヲ以テ喩トセンニ。



宋儒ノ本然ノ性ハ。穀ノ以テ發生スル所ノ理ヲイフ。古ノ經傳ノ性ノ字義ハ。發生ノ氣ヲイフ。サレバ發生ノ氣ヲ兼ネズシテハ。穀性ト言フベカラズ。既ニ氣ヲ兼ヌレハ種ニ善惡アリ。既ニ善惡アレハ。本然ノ説立ガタシ。此ヲ彌縫スルニハ。僅ニ穀性ト説ケハ。是穀性ナラストイフベシ。若シ古來ノ字義ノ如ク。人性モ穀性モ氣ヲ主トシテ説カハ。明白ニシテ知り易シ。何ノ解説ヲカ費サン。則チ明ニ知ルヘシ。本然ノ説ノ新奇ナルヲ。古聖賢ノ言語盛大明白也。公孫龍カ白馬非馬。禪家ノ狗子佛性。有トイフモ三十棒。無トイフモ三十棒ナンドノ口氣ノ如キ語アルベキヤ。學者經傳ヲ熟考シテ。古ノ字義ヲ知ルベシ。又此外ニモ理學者ノ禪ニ似ル意思アルハ。豁然貫通ノ語ハ其最ナル者ニテ。程子嘗テ能ク靜坐スル者ヲ見ルゴトニ。便チ其レヲ善ク學フト嘆ジホメラレシ。鶴林玉露ニ見エタリ。皆孔孟ノ教ヘ方ト異ナル所ナリ。又東涯先生宋儒ノ彝倫ノ道ノ然ルユエンヲ求ルヲ非トシ。又其佛氏ト有無寂滅ノ別ヲ辨スルヲ非トス。此説ニ於テハ宋學ノ徒ト古學者ト。互ニ一は一非ナリ。此レ學者ノ惑易キ所ナリ。平心ニシテヨク々思惟スヘシ。若シ理ノ字ヲイフヲ惡ンデ。道ノ然ル所以ヲ辨セスンハ。何ヲ以テカ君子時ニ中スルノ宜キヲ知テ。先王ノ禮ノ實用ヲ得ベキヤ。但シ理學家。事ヲ末トシ理ヲ本トスルノ體用ノ説ハ。聖人ノ制作ノ意ト反シテ甚不可ナルノミ。又佛氏ノ寂滅ノ説ヲ非斥スルモ。物理ノ至極ヲ推シ窮メテ。實用ノ大道ト空言ノ勸懲トヲ辨明シ。而後ニ世教ニ善アル者ヲ除キ去ルベキノミ。然ラズンハ彼是互ニ己ガ信スル所ヲ主トシテ他ヲ駁セバ。適ニ以テ爭訟ヲ階スルニ足

ルノミ。何ヲ以テカ萬人ノ心ヲ服スルヲ得ンヤ。學者此處ヲ熟思セズンハアルベカラス。吾龍溪先生ノ説ニ云。宋儒ノ性理ノ學ノ是非ハ。伊物ニ先生既ニ明ニ辨ゼラレタリ。而シテ本然ノ性ノ熟字ハ。張程以前ノ古キ儒書ニハ其有無未タ考ヘス。曩キニ偶々楞嚴經ヲ見シニ。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眞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トイフ語アリ。此レ性ノ字ニ就テ本然ノ語ヲ着ケタル者ナリト。又嘗テ古來ノ性ノ諸説ヲ記シ。宋儒復性ノ説ニ於テ。刀劍ノ喩ヲ設テコレヲ曉セリ。今コ、ニハ童蒙初學ノ爲メニ。國字ヲ雜ヘテ畧記スルヲ左ノ如シ。夫レ刀劍ハ鐵ニテ作りタル者ナリ。其初ノ利モ鈍モ无ク。物ヲ斷スル理ノミナル時ヲ以テ。本然ノ性ニ喩フヘシ。其既ニ鍛成シテ後ハ。利鈍齊シカラザルヲアルヲ。コレヲ氣質ノ性ノ稟受ニ厚薄アルニ喩フベシ。理學家ノ復性ノ説ニ於テ。奈良物モ砥礪ノ功ニテ其初ノ利鈍ナキ時ニ復リテ。宗近正宗ナドノ利刀ト同ク爲シテ優劣无ラシムルノ理アリトイハ。恐クハ事ノ實ニ遠カラン。又生物ト死物トノ譬喩ノ類ニ非ザルヲ疑ハバ。試ニ劣種ノ犬鷹ト。逸物ノ犬鷹トヲ。幼雛ノ時ヨリ同シク養ヒ。成長セシメテ其ノ優劣ヲ見バ。上智下愚ノ性ノ移ラザルヲト。教育ノ効ノ至ル所トヲ端的ニ知ルベシ。犬鷹ヲ養フ人ハ。其幼雛ノ時ニ逸物ヲ取り劣生ヲ捨ツルニ。品題ヲ誤ルヲ无シ。諸技藝ノ師ノ。弟子ノ才ノ利鈍ヲ見定ルモコレニ同ジ。是等ノ道理ニテ。ヨク々思惟スベキヲナリ。サレモ理學家復性ノ説モ。究竟ハ勸勉ノ旨ニ歸ス。大學或問ノ。明德之功效能若是ノ問答。及ヒ語類ノ下ノ。天命之ヲ謂性ノ下ノ語ニテ。朱子ノ本意ノ在ル所ヲ見ルベシ。余



ガ心性贅話ニ詳記ス。事長キニヨリテ此ニハ畧セリ。古聖經ノ本旨ニ非ストイヘル。コレヲ以テ一家言トシテ。人ノ善行ヲ勵マスニハ益アルベキナリ。初學ノ人漫ニ非議シテ。爭端ヲ啓クベカラス。仁ノ字ハ善行ノ大名トイフ說ニ從ヒ。且長人安民トイフヲ仁ノ功用ノ極トス。又宋儒ノ愛之理心之徳トイフ注ハ。仁ノ字ヲ理トシ。其理ノ字ヲ愛ノ本ト解スルノ說ニテ。古ノ字義ト異ナリ。故ニ取ラズ。此類ノムツカシキ注解ノ古經傳ノ旨ニ非ルヲ。東涯先生ノ古學指要ニモ見ユ。今吾徒ノ仁ヲ說クハコレヲ樹木ニタトヘバ。惻隱愛憐ヲ根トシ。孝悌忠恕ヲ幹トシ。施シ賑スヲ枝葉トシ。其根幹枝葉マテヲ總テ名ツケテ樹木トイフ。仁モ其如ク徳ノ成就セル名稱ナリ。又屋舎ニタトフ。屋舎トハ。功成テ後ノ名也。サレモ其中ノ一ツヲ擧テイヘバ。ソレニ付タル柱モ壁モ皆屋舎ノ内ナリ。又車トイハシ。樹ノタトヘモコレニ同ジ。仁ニ一ツノ善行ヲ指シテモ稱スルヲ有ルハコレト同ジ。サテ仁心トイフコトハ。仁徳ノ名出來テ後ヨリ。世人コレヲ借テ身内ニアル所ノ愛惠忠恕等ヲ指テモ仁心トイフナリ。凡ソ物ト我トノ交リニ於テ。愛ヲ主トシテ禮義ニ合ヒ。カノ忠恕トテ。人ニ誠ノ心ヲ盡シ。人ノ身ノ上ヲ我身ニ引キクラベテ能クオモヒヤリアルノ行ヒ積リタル。其徳ヲ譽メテ仁ト云ナリ。善ト仁トマキラハシキヤウナル所アレル。善トハ人ノ言行又ハ徳ニモ心ニモ惡ニ反對シテイフ名ナリ。仁ハ成徳ノ名也。徳トハ行テ身ニ得ルコトアルヲイフ。此ノ如キ所ノ身ノ字ハ。心ノ字ヲモ包ル也。是レ心

ハ身ノ内ニ在ル者ナレバ。仁心アリテ仁行ヲ身ニ積得タルヲ仁徳ヲ成スト云也。サレバ仁心アリテモ。コレヲ行ヒニ積得サレハ。仁徳アル人ニハ非ス。サルニヨリテ心ノ字ニテ身行ヲ包ルノ義ナシ。古書皆然リト知ルベシ。サレバ義ニ合フテハ不善ナルヲ无シ。善ニシテハ義ニ合ハザルヲ无シ。善ニシテモ仁ト稱スルニ足ラザルコトアリ。義ニ合ヒテモイマダ仁ト稱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アリ。仁ト稱スル者ニハ。義ニ合ハザルコトモ善ナラザルコトモ无シト知ルベシ。禮トイフハ。身ヲ脩メ家ヲ齊ヘ國ヲ治ルニ就テ。皆ソレノ節文儀則ヲ爲ス所ナリ。コレヲ世俗ノ語ニテイヘハ。躬ニ爲シ口ニ言ヒ萬事ニ用ル行儀作法ノコト也。而其古禮經モ廢亡シテ。後世ニハ僅ニ大畧ヲ存シ。一々ノ儀則ナケレハ。學者ハ古ノ遺經ニヨリテ禮ト義トヲ考テ時中ノ宜キヲハカリ。事ニ能ク處スル也。又權トイフハ。經ニ反對スル語ナリ。經ハ常ト訓ス。故ニ漢儒ハ經ニ反シ道ニ合スト譯セリ。(通鑑北魏祖瑨力言ノ胡氏カ論ハ。常ト變トヲ混淆セリ。觀者審ニスベシ。) 禮ニハ經常ト應變トアリテ。變ニ應スル禮ニハ。必ス義ノ輕重ヲ稱量シ。輕キヲ舍テ重キヲ取ル。コレヲ權ト云。(別ニ成說アリ文長キニヨリテ此ニ載セズ) 孟子ノ嫂溺ノ章ニテ畧知ルヘシ。サテ又禮ノ常ヲ得テ仁ト稱スルコトアルハイフマテモナケレル。其中ニモ細小ニテ仁ト稱スルニ足ラサルコトモアリ。禮ヲ權シ變ニ處シテモ仁ト稱スヘキコトアリ。古經傳中ノ事跡ヲ考ヘテ其實ヲ知ルヘシ。又前ニモイヘル如ク。天ヨリ稟タル上智ヨリ中人以下ニモ。性分ノ中ニ各々仁義禮智等ニナルベキ者ハ。自然ニ備テ。其端緒ノ情ニ見レタルヲ四端トハイフ也。猶仁ノ字ノ義。委キコトハ折衷ノ學而



篇ノ其爲人也云云ノ章ノ條下ニ審ナリ。」又禮ノ字。樂ノ字。義ノ字ナントモ皆折衷筆記ニ詳ナリ。樂トイフハ管絃歌舞ノ總名ナリ。コレニ雅ト俗トノ二ツアリ。雅樂ハ。今モ少シ殘テ世ニ行ハル。淫靡ノ聲无クシテ。人ノ善心ヲ養フモノナリ。俗樂ハ。淫樂トテ。人ヲシテ樂ニ淫シムル惡キモノ也。古キ樂ノ中ニモ。俗樂淫樂アレハ。ソレハ今ノ世ノ音聲トハ迥カニ物サビタルコトナレバ。今ノ民ノ風俗ヲ惡クスルコトハ无キ也。唯今ノ三味線・胡弓・尺八・淨瑠璃・小歌・時花曲ハヤリウタ・歌舞妓・人形舞ノ類。皆甚シキ淫俗ノ樂ニテ。萬人ノ心ヲ蕩スモノナリ。サレバコレヲ深ク好ム人ハ。次第ニ人柄惡シクナルナリ。聖人ノ鄭聲ヲ放チトノタマフノ意ヲバ是ニテ知ルベシ。唐ノ太宗魏徵。及ビ明ノ代ノ儒者ノ。樂ヲバ聖人ノ治ヲ飾ルノモノ具トイヘルハ。孟子ノ今ノ樂ハ古ノ樂ノ如シトイヘル。暴政ヲ止ル爲メノ異與ノ語ニテ。色ヲ好ミ貨ヲ好ムノ對ヘト一般ナルヲ。意ヲ以テ志ヲ逆フルコト能ハズ。一偏ニ解シテ。聖人ノコレヲ以テ。風俗ヲ善ニ遷スノ義ヲ考ヘザルノ過チニテ。司馬公コレヲ論スルコト詳カナリ。聖人古ノ雅樂ヲ以テ教化ノ用トシ。世俗ノ淫樂ヲ放チ去リ玉フ。諸經ニ明カナレバ。今復コレヲ論スルコト須ヒス。而ルニ雅樂ヲ以テ善ヲ養フハ。譬バ白朮黃芪茯苓等ノ藥ヲ用ルカ如シ。即効ハ見難ケレモ。漸ヲ以テ人ノ身ニ益アルナリ。淫樂ノ風俗ヲ惡クスルハ。美食ノ過キテ痰疾ヲナスガ如シ。強壯ノ人ハ。即時ノ害无キガ如クナレハ。漸ヲ以テ脾胃ヲ損シ。甚キハ命ヲ殞スニ至ル者モ多キナリ。南唐ノ韓熙載カ聲妓ヲ蓄ヘシハ。其疾猶淺ク。後唐ノ莊宗ノ倡樂ハ。其病甚ク深シ。又悲喜ハ心ニ在テ樂ニ由ル

アラズトイヘハ。歡宴ノ席ニテモ哀レナル淨瑠璃ナンドヲ聽ケバ。涙ヲ流ス人モ多シ。音頭ヲ取テ踊レハ。人ノ心浮キ立テ喜フナリ。感恨ノ甚キ人ハ。花ニモ涙ヲ濺キ。鳥ニモ心ヲ驚カスコトアリ。コレモ前ノ藥物ノ譬ニテ其理ヲ知ルベシ。昔モ今モ人情ハ一般ナリ。」義ト云ハ。古人事ニ臨テ其條理ヲ考ヘコレヲ禮ニ質シ道ニ謀テ。是事ハ此ノ如クスレバ宜シト定ムル所ヲ義トイフ也。サレバ言行ニ於テ義ニ合フ合ハヌトイフコトアル也。因テコレヲ以テ物事ヲ決斷スルニヨリテ。制斷ノ意ヲモ含メリ。是皆聖人ノ禮ト道トヲ以テ當否ヲ定ル也。一己ノ料簡ノミニテ定ムルニハアラズ。サレハ仁ト云モ義ト云モ。皆道ニ合フモノナレハ。仁ハ人ヲ愛スルヲ主トシ。義ハ事ニ處スルニ制斷ヲ主トシテイフコト多キ也。」又脩身ニ就テ。先ツ言行ヲ禮ニ正シ。コレヲ以テ意ノ發ヲ誠ニシ。又此積習ニヨリテ心ヲ正クスルコト。聖人ノ通教ニテ。タゞ大學ト中庸ト孟子トノミニニアラズ。易ヲ始トシテ諸經ノ文。及論語ニモ其義昭々タリ。」ソレ孔子ノ言ニ誠ハ天之道也トモ曰ヒ。又宰我ヲ責メテ。女チ安クハ之レヲ爲セト曰ヒシハ。心ノ正ヲ責ルニアラズヤ。恕ヲ以テ子貢ニ告タマフハ。己レカ心ノ誠ヲ人ニ推スニアラズヤ。禮ヲ以テ心ヲ制スルノミニ非ルコトヲ見ルベシ。」書ヲ讀ムニハ。先ツ其書ノ實行ニ益アルト益ナキトヲ擇ブベシ。コレハ事新ク言フニモ及バズ。十歳ノ童子モ知ラザル者ナシ。サレトモ善クコレヲ擇ブ者ハ。知命ノ齡ニ及ベル學者ノ百人アル中ニモ。一人ハ得難カルベシ。コレ激語ニ似テ激語ニアラズ。實ニ道ニ志アラン人ハ。心ヲ靜ニシ氣ヲ平ニシテ。世上ノ學ヲ好ムト稱スル人ノ上ニ於テ觀レバ。



余ガ言ノ激ニ非ルコヲ知ルベシ。」サテ書ヲ見ルノ次第ノ大畧ハ。論語ヲ最初トス。コレハ今ノ世ハ聖學ノ教衰ヘ良師乏シケレバ。昔時七十子ノ徒ノ孔子ニ事ヘシ事跡ト。心ヲ用ヒシアリサマトヲ知リ。其教ヘタマヒシ様子ト。其學ヒシ人ノ問答ナドノ様子ヲ彼ノ書ニテ見テ。コレヲ法トシテ習學スルナリ。次ハ孝經孟子。次ハ大學中庸ナリ。學庸ハ其來歷論語ホド明白ナラズ。且ツ其言義モ論語ニ及ザル所アリ。サレドモ二書トモ儒書ニ疑ヒ无レバ。コレヲ論孟ニ次テ用ユ。サテソレヨリ五經ヲ治スルナリ。」シカルニ孟子ノ書ハ。漢ノ王仲任ガ刺孟ヲ作りシヨリ。後世宋ノ司馬君實ノ疑孟。李泰伯ノ常語。晁以道ノ非孟等アリ。王仲任ノ書ニハ鹵莽多シ。君實ノ言ニハ義理ノ正ヲ得ルコト少カラズ。以道ハ一得一失ナルベシ。鄭叔友カ崇正論ニ至テ。孟子ヲ辨士ニシテ蘇秦張儀ガ流ナリ。詩禮ヲ以テ塚ヲ發クナンド、罵詈ス。抑甚シキコト也。本邦ノ學者ノ中ニモ。コレニ左袒セントスル意思ノ人アリ。正見无クシテ聲ニ吠ルノミ。」孟子ト孔子ト同轍ノ處アリテ。仁義ヲ尙ヘリ。辨士ノ巧詐トハ年ヲ同クシテ論スベカラズ。」羅景綸ガ言ニ秦儀ガ齒舌ヲ以テ周孔ノ肺腸ヲ明ストスルハ是也。泰伯ガ孟子ヲ非トスルハ。當時周ノ天子ニ在スナレバ。孟子齊梁ノ君ニ天下ニ王タルコヲ勸メタルハ義ニ合ハズトスル也。然ルヲ羅景綸ハ呂東萊ガ武王紂ヲ伐チタマヒシヲ。當世ノ君无キコヲ憂ル者トシ。伯夷ノコレヲ非トセルヲ。萬世ノ君无キコヲ憂ル者トイヘルヲ引テ。孟子ノ當時ノ亂ヲ救フノ志深キヲイフ。其意甚善シ。然レモ又或人說ニ泰伯ガ言ハ天命ヲ知ラザルヨリ出ルトイヘリ。其レハ却テ古人ノ天命ヲ

稱スルニ。天下ノ公議ト臣子ノ頌讚ト二義アルヲ知ラザルニ因ル者ナリ。タトヒ武王紂ヲ伐ツノ後ニ。微子箕子ノ間ヲ一人ニ殷ヲ嗣カシメ天下ノ主トシテ服事シ玉フトモ。豈天命ヲ知ラズ至德ニ非ズト誹ラシヤ。殷湯慚德ノ言。宣尼不盡善ノ語。學者ノ深ク味フベキ所ナリ。」サテ又孟子ノ意。孔子ニ異ナル處ナキニシモ非ズ。其一二ヲ舉ケバ。孔子ノ言ニテ舜ト武王トノ樂ヲ論シ玉フニ差等ナキニハアラズ。孟子ハ垂拱ト放伐トヲ一揆トセラレタリ。サレモ猶性ノマ、トコレニ反ルトノ言アリ。後儒ハ此ニ於テ又多ク解ヲ費スナリ。サレモ人心ノ靈ニシテ味マザル。千載ノ下。孔子ノ言ヲ誦スレバ。隱然トシテ低昂ノ意ヲ含メルコト明カナリ。注者ノ彌縫ノ說ニ聽熒スベカラズ。孔子若シ吾本邦ノ古今一皇統ナルヲ見玉ハ。豈美盡セリ又善盡セリト曰ハサランヤ。又孔子ハ齊ノ桓公ニハ正クシテ譎ラズト稱シ。管仲ニハ其器小ヲ嘆惜シ玉ヘ。猶盛ンニ一匡九合ノ功ヲ褒メ。コレガ仁ヲ稱シタマフ。孟子ハ桓公ニモ管仲ニモ貶語ノミアリテ褒辭无シ。是孟子ハ道ノ醇正ナランコヲ欲シテ。王霸ノ辨ヲ嚴ニシ。孔子ハ天下ノ人ノ被髮左衽ヲ免レタル大ナル恩澤ノ忘ルベカラザルコヲ示シ。其大ナル仁功ヲ舉譽シタマフ。學者ノ深ク意ヲ致スベキ所ナリ。夫レ孟子ノ時ヲ濟フニ急ナル。且ツ異端ヲ排擊スルコト。譬ヘハ物ノ枉レルヲ直クスルニ。一タビハ反矯メテ直ニ過ギザルコトヲ得ザルガ如シ。サレバ古今ノ書ヲ讀ムニモ是意思ヲ存スベシ。【其性善ノ說。放心ヲ求ルノ說。澆季ノ人情ノ詐僞多キ病ヲ醫スル良方ナリ。】今ノ世ノ孔子ノ道ハ孟子ニ賴テ傳レリ。サレバ唐ノ韓退之ハ孔子ノ管仲ヲ褒美シ玉ヒシ語ヲ用テコレヲ褒



メテ。向キニ孟氏ナカリセバ。皆服ハ左衽シ言ハ侏離セントイハレタリ。嗚呼孟子ノ聖道ニ大功アル  
 一美盡セリト謂フベシ。宋ノ諸儒。及ヒ本邦ノ仁齋東涯二先生ノ深ク推尊アリシハ宜ベ也。其聖人  
 ノ未發ヲ發ストイフハ。ソノ義理アリテ昔人未タ説キ出サザルコアルヲ今説キ出ス也。コレ甚タ道ニ  
 於テ補益アルコト也。敬テ其説ニ從フベシ。若シ夫レ古經中ニソノ義理ナキコトヲ新ニ説キ出シタルハ。  
 タトヒ其言一理アリトモ。聖人ノ遺言ヲ繩墨トシテコレヲ規正シ。ソノ旨趣合ハザルモノハ疑ヲ存シ  
 テ可ナリ。何ノ書ヲ讀ムニモ此旨ヲ忘ルベカラズ。而ルニ孟子楊墨ヲ排キ。淳于髡。宋軀等ノ諸ノ辨士  
 ト論争セラレシコナレバ。吾道ノ勝ンコトヲ欲シテ辨ヲ好ムニ似タルコトモアリ。其末ニ至テハ。孔門ノ  
 教ヘト少ク參差有ルコト免レズ。是レ勢ノ以テ止ムベカラザル所ナリ。宋人ノ孔子ヲ玉ノ温潤ニ譬ヘ。  
 孟子ニ銳氣圭角ノ文字ヲ加ヘタルコト當レルコトナリ。而ルニ其書ニ於テハ。古今ノ注者一々皆コレヲ孔  
 子ノ意ニ同シヤウニ説キナサントス。故ニ牽合ナルコトモ少カラズ。孟子モ予豈辨ヲ好ンヤト自ラ言ヘ  
 リ。其時勢ヲ能ク考ヘ知テ。意ヲ以テ志シテ逆ヘテ解スベシ。是レ即孟子ノ世人ニ教ヘタマヘル讀書  
 ノ法ナリ。孟子ハ大賢ナリ。豈其好ム所ニ阿リテ強テ旗鼓ヲ張リ曲説ヲ作スコトヲ悦バルヘケンヤ。孔  
 ト孟トタトヒ少シノ差ヒアルモ。孟子ノ大旨ハ孔子ノ道ノ正大ナル所ヲ得ラレタル者ナリ。荀子トハ  
 年ヲ同フシテ語ルベカラズ。吾門ニテ經義ヲ解スルニ。古注ヲ主トシ其當否ヲ考ヘ。善キ者ニ從フ。  
 大畧ハ仁齋先生父子ノ意ヲ祖トシテ。少シク取舍スル所アリ。唯孟子ニ於テハ取舍甚タ多シ。又徂徠

春臺ノ二先生ハ。字句ノ上ニ於テハ發明セラレシ所取ルベキコト多シ。サレモ孟子ヲ讀ムニオイテ。吾  
 徒ト意見ノ異ナル所アリ。其他ノ書ニモ二先生ノ説ハ。更ニ取舍ヲ詳カニスルナリ。ソレ孟子ノ書ハ  
 階梯トシテ。論語ノ堂ニノボルベキ所アリ。仁義ヲ崇ヒ。詐力ヲ卑ム是ナリ。論語ヲ以テ規矩トシ。  
 孟子ノ方圓ヲ正スベキ所アリ。其雄辨ニシテ淳于髡等ト争ヒ。其他ニモ銳氣圭角ノ見レタル所ト。古  
 人ノ事跡ヲ論シテ。虛實義理ノ疑シキ所是ナリ。又孟子ハ戰國ノ時ニ當レハ。諸ノ辨士ト問答スルニ  
 ヲリテ。其説是ノ如クナラザルコトヲ得ズ。タトヘバ是レ病症ニ因テ藥ヲ與ルガゴトシ。藥ニ建中湯。六  
 君子湯。桂枝湯ノ如キアリ。承氣湯。大柴胡。小柴胡アリ。柴桂湯。和解湯モアリ。其症ヲ知り其劑モ知  
 ルベシ。只タ補瀉アルノミニアラス。純ト雜ト常ト變トアリ。孔子ノ言ト孟子ノ言トニ辨別アリ。讀  
 者コノ喩ニテヨク辨ヘ知ルベシ。其性善ノ説ノ如キハ。前ニ已ニコレヲ辨ズ。サレバ論語孝經孟  
 子ヲ熟覽シ。大學中庸ヲコレガ補助トス。コレヲ解スルニハ。大學ノ明德ハ。古ノ諸經傳ヲ徵トシテ。  
 文義ヲ考ヘ正シテ。人君徳ヲ天下ニ明カニスルノ義トス。本文及ヒ引クトコロノ尙書ノ意義明白ナリ。  
 宋學ノスベテ天下億兆ノ人ノ明德ヲ明カニスルトイフヲ取ラズ。(大學ノ作者ノ本意ニ非ルコト。本文明白ナリ。朱  
 注ノ遷就ノ處ハ。大學温故録ニ詳カニ記セラレ  
 タリ。致知格物ノ解ハ。宋儒ノ補ヘル窮理ノ語ヲ取ラズ。前後ノ本文ニ據リ。禮記ニ徵シ。論語ノ性  
 相近習相遠ノ語ト併觀シ。且ツ伊物二家ノ説ヲ取舍シテ古ニ復シ。物子ノ解ニ引レタル緇衣篇ノ。言有  
 物而行有格也云トイヘルヲ徵トス。又魏晉ノ間ニモ。格物トイフ語アリ。蓋古言ノ遺レルナラン。